

我看到的美国

到美国去

看西方电影和读了一部接一部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把童年的我迷惑得如醉如痴，难以自拔，朦胧中期待着将来有机会到地球的另一边去探个究竟，看看那里的真人真事到底什么样？

学生时代的我，功课压力大，父母管束严，不敢有什么非份之念。

出了校门走上社会，才知道出国是很多人向往的“美差”，是名利双收的好事。可在那时的环境与气氛下要想出国又谈何容易！

岁月在希望与失望中悠悠地往前走着，已经不再拥有青春的我，终于等到了可以实现童年梦想的日子。1985年，我下决心要去美国闯天下，但因受当时“走穴”风的影响，忙于与歌剧院的同事外出演出，所以迟迟没开始学英文，我想反正自己语言感觉很灵，等环境改变再赶也罢，既然半路出家，就不必在乎几个月的早晚了。

但当我第一次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地前往美国驻华使馆面试的时候，却碰了一鼻子灰，领事先生在我的签证申请表上写下了一行批语：“此入英文程度一字不会”，就连这句批语，还是请同路人翻译给我听的。

出师不利，这当头一棒把我从梦中敲醒，它清楚地证明着成功之路没有捷径，于是我赶紧着手向亲友们搜寻些英语面试中常涉及的问答，请英文水平高的朋友替我记下来录好音，然后我再用中文、俄文和方言夹杂在一起替英文标上读音，拿平日学外国歌曲的老办法死记硬背。

我的儿子自幼就开始学英文，为了帮我尽快练熟会话，自告奋勇和小姨轮流扮演领事，日以继夜对我进行突击式的考问。儿子看我收敛了平日的急躁情绪，不仅态度谦和有问必答，甚至对他偶尔有些淘气的举动，也较前宽容，这使他更加觉得扮演领事乐在其中，于是一育主就提着一张方凳追着我——因为他年幼个子矮，每次扮演领事要完登上方凳高喊一声：“Next（下一位）！”等我走近站好，他就开始提问。经大家一番折腾，我还真的长进很快，没过多久，我就去要求第二次面试。

这次应试，我有点孤注一掷的心态，事前我警告自己，成败就此一搏，因此决不能紧张，而且要懂得把握时机，运用“技巧”：背熟的内容与语句要多发挥多讲，这样不仅能够多占一些领事提问的时间，同时还可以冲淡第一次那个“一子不会”的印象。

当领事叫到我名字的时候，我稍一定神就疾步走过去，从容自若地照章行动。功夫不负有心人，那次我临场发挥极好，得以顺利拿到了赴美进修的签证。

朋友来送别的时候对我的儿子讲：“你妈妈要出国了，你英文讲得很好，长大了可以出国去留学。”他煞有介事地叹了一口气说：“嗨，现在有些事难说，没能力的人不一定出不去，有能力的人不一定出得去”！顿时语惊四座，他说的没能力的人显然指我，这有能力的人自然是非他莫属了。

经过数日紧锣密鼓的准备，我终于踏上了迈出国门之路，记得是1985年8月上旬。那年头出国每人只允许用人民币兑换30美元，外汇要比现在希罕得多，我出发前正巧有位朋友上免税商店买冰箱缺外汇，我想反正我到美国就有朋友接，既然他有急目，就慷慨分赠给他20块。我身上只剩下10美元零用金。

启程之日，除家中老小外，来送行的还有几位挚友，我同大家依依话别

后，转身走进海关。

以前见许多来华观光的游客穿着很轻便，并没有在意其中的道理。在国内，人们总把出国看得比较隆重，穿着当然也想尽量考究一点。出发那天我穿一身套装，一双全高的皮凉鞋，鞋带缠在脚脖子上。上了飞机，坐好位子后就闭目养神想想自己将要生活在一个全然陌生的国度里，一切均需迈步从头越，心中不免有几分茫然和惆怅，所以当飞行小姐在像打哑语似地示范紧急时候如何使用救生设备和穿着救生衣的时候，我也只是漫不经心地扫了两眼，心想若真遇上不测风云，只要时间允许准会有热心人挺身而出为大伙儿张罗的……时间就这样在无端的遐想中一分一秒地流逝着，突然我的思路被一连串责怪声打断，只见一位身材高挑的飞行小姐杏目圆睁，正在批评我邻座的那位大个子先生：“谁让你把救生衣拽出来的？充了气还怎么能用？这救生衣光叠好就要花费好几美元……”小姐越说越有气。大个子红着脸结结巴巴他说：“我……我在跟你学呢。”喔，难怪刚才我从眼角的余光里看他在那里比比划划紧忙乎，此刻我见他神情沮丧，有点同情他，就同他聊上几句安慰他，谈话中得知他来自东北，是出国考察有关生态平衡的访问学者。

飞机起飞不久，另有一位飞行小姐推来一车冷热饮料，逐个询问，品种自选，我和大个子各要一杯桔子汁。问到后排那一位，只听他敞开喉咙喊道：“小姐，劳您驾递我一罐汽油皮！”推车的小姐长着一张白净的小圆脸，说话细声细气还带着点江浙乡音：“对不起，我实在听不懂你要的是哪种饮料？”大嗓门欠身往推车上绿色的“易拉罐”一指：“就是这种嘛！”原来他要的是 7UP，现在中国市场上翻译成“七喜”，这老兄把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分别用中英文混读可不就成了“7（汽）U（油）P（皮）”了吗？引起人们一阵窃笑。旅途飞行了 12 个小时，飞机准时降落在旧金山机场。我欲站立之时，才感到双脚肿胀疼痛难忍，我一瘸一拐跟着队伍往外走，刚出机舱口就看见中国民航驻旧金山代表大程正在招呼我，他乡遇故知，令人分外欣喜。大程和我打过照面后，又去忙他的地勤业务，我就等着取行李。我看见一旁有一排排装行李的小车，就过去拉，但怎么也不脱钩，听人说要先放一块钱硬币才行，我身上只有那张 10 块也不知上哪里换硬币。带去的两只箱子部超过了 70 磅，当时尽管我双足很痛，但凭着当年在张家口农场扛稻子练就的力气，一咬牙同时拎起了两只箱子，活像打醉拳似的冲到大厅口。来接我的是中国驻美公司的一对夫妇，夫人梁希是我高中时的同学，她从外贸学院毕业后分到外经部工作。他们把我接到住处，劝我先洗个澡解解乏，美国能源充足，所以几乎家家都是每天 24 小时供应热水。走进澡间，为研究如何调节冷热水，我花了起码也有 20 分钟的时间，美国洗澡间里水管的设计非常多样化，有压、拨、转、推……为区分冷热水方向，开关上画着不同的颜色和箭头，一般设计都是澡盆淋浴两用……我边琢磨边洗着淋浴，一不当心脚下“咕咯”一声巨响，险些跌倒。梁希在客厅尖着嗓子问：“出什么事啦？”跟着又听见她丈夫老罗那浑厚的低音：“你快去看看她怎么啦？”我在里面挺不好意思地大声回答：“嗨，滑了一下没什么。”但心里直纳闷：有点响动这俩口子干吗那么大惊小怪的？等我洗完澡出来，才听他们说：“刚才我们吓了一跳，以为你摔倒了，你刚到美国，还没有买医疗保险，千万要当心，在美国受伤或生病可不得了，你不也认识以前国家足球队的李××吗？他的儿子小宁在学校打球受伤，住了一星期医院，就花了 4 万多美元，邻居那个国内来的女孩韩青青，割了个盲肠就用了 9000 多美元，不说别的，就连补个

牙齿少说也得三四百……”如此昂贵的医疗费用，真让人难以想象，难怪他俩替我捏把汗。

在旧金山我只呆了两天，走马观花地游览了金门大桥、艺术宫、电报山、渔人码头等几处名胜，然后就飞往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纽约。

人们对纽约的评价不一，有人夸为天堂，有人贬成地狱，耳听是虚眼见为实，究竟如何自己去感受才能知道。

从旧金山飞纽约航程加时差用了8个小时，去机场接我的是妹妹和她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同学符兰克。符兰克出生在台湾，但在美国受的教育，他曾同时攻读下了法学和商学两个博士学位，他一开口必有引证论据，书生气十足。那天他开着一辆银色的德国奔驰车，车身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夺目，他载着我们一路上天南地北侃侃而谈，车开了40来分钟，我见路上没有行人就问符兰克为什么，他告诉我说：“高速公路上车速快很危险，所以下准行人上路……”话音未落，只见立交桥上窜出一个披头散发衣衫褴褛的白人男子“啊”地一声大吼，纵身向我们车头扑下来……没想到符兰克这书生反应挺快，一拧方向盘加大油门一冲，奇迹般地躲过了这次劫难，我紧握拳头捏出两手汗，符兰克却若无其事他说：“你别紧张，这种人我在纽约常见到，下是神经有毛病就是刚吸过毒。”进城后，开过三个路口遇上了红灯，车刚停下，只见三个黑人手举丁字形的家伙朝我们冲过来，一看这阵势我以为碰上抢劫啦，正屏住呼吸考虑是宁死不屈“战”？还是破财消灾“降”？却见这哥儿仨每人操着一把丁字刷，在来自上下来回一通刷，符兰克立即放下玻璃窗，塞出几个硬币，他说：“其实这是一种变相行乞，他们刷了几下就算替你打过工了，用你们大陆的话讲叫做‘按劳取酬’，对吧？”符兰克开的是辆连牌照都还没上好的新车，经这哥儿仨一通刷，车窗上布满了一道道脏肥皂水，想必符兰克一定很懊恼，但为了保持绅士风度又不便发作，我却忍不住一直想笑。

次日清晨，妹妹要去律师楼上班，邀我同往。她的办公楼座落在曼哈顿岛的派克大道（ParkAve）上。纽约市有5个大区，其核心要数57.9公里的曼哈顿岛，岛上南北的路称为路，大道（Ave）东西向称为街（St.）。由东南向西北延伸最长的是百老汇及第五大道，它们在下城部分是最繁华的地段。过去曾听纽约人介绍过：“最美的江边道，繁华的五大道，富甲天下的是派克道。”今日有此良机一睹曼哈顿的风采，倒也不想轻易放过。

当记起盛装上飞机吃的那次苦，我想这趟不过是进城去看看热闹，又不访亲会友，穿着以轻松随便为好，我上身穿件白底蓝花T恤衫，下身穿着条印度式的裹裙，脚上一双国内生产的草编旅游鞋。到了她办公楼的下面，妹妹给了我一些钱和硬币，匆匆对我说：“你自己去逛商场吧，有事给我打电话，5点前回到楼下等我。”说完转身走进电梯。

我独自行走在派克大道上。纽约的城市风格有点像上海，当然比上海更要富有得多。我兴致勃勃地逛着一家接一家的商场，这里可真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有世界各地的名产异物，有最贵最美的东西。

我所感兴趣的还是时装，但稍有点品味和特色的，标价竟高达3000至6000美元，有些质料也不过是小珠子和亮片妆饰起来的，在国内时我认为用珠子和亮片做妆饰很俗气，这里却把价钱抬得如此之高，我甚至怀疑这些价格是唬唬人的，也许不一定会有人去买，有些商店里顾客真的是寥寥无几，商店没有足够的营业额那又怎么支撑得下去呢？

我就这样边走边看边想，也不知过了多久，越走店铺越少越冷清，熟悉的街道名称已看不见啦，想必是刚才在哪个商场出来的时候走错了门转了向，这下可糟了，迷路啦！我试着找公用电话，电话找到了，但不知该怎么打。我每拨一次，接线员就告诉我该往机器里塞进多少钱，那时我还听不明白，以为拨得不对，直到把所有的硬币都塞光了，也没有拨通电话。看一下表才两点多，心里倒不着急，反正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想起有篇材料里介绍说纽约有30%的人是出生在外国的移民，共有170多个族裔，既然这里有中国城就不愁碰不上中国人问路。但又一想亚洲那么多国家肤色一样也不一定是中国人，所以必须先问一句英语，我想起电视里常用的一句问话：

Do You speak English? (你会讲英文吗?)

我把English(英文)改成Chinese(中文)，把这句话说成Do You speak Chinese? 不就可能派上用场了吗?

我耐心地站在路口等待着东方面孔的出现，正在想着，从对面马路过来3位夹着公事包的青年人，我很客气地问：“先生，您会讲中文吗？”对方回答道：“Sorry we are Japanese (对不起我们是日本人)。”走在日本人后面的，是一位小眼睛八字眉面带羞涩的东方男孩，一打听是位韩国人。我只好耐着性子再等下去。大约又过了一刻钟，过来两个个于不高、眼窝有点深陷的年青人，起初我以为是越南或老挝移民，后来想想不妨再问问试试，没想到是广东人。我就同他们讲广东话，问他们派克道425号往哪里走？他们说：“你要朝反方向走啦，数5条马路再向右拐啦，慢慢数门牌就能找到啦……”两位广东人很热情，我知道了方向，心里踏实了就不紧不慢地往回走。突然脚下像踢着个什么异物，低头一看，坏啦，草编凉鞋底脱胶了，前面张了个大口，鞋底脱落一半，举步甚为艰难，这如何是好？翻翻皮包，幸好带有透明胶条，勉强把鞋底帮捆在一起凑合着走。

总算坚持回到了律师楼，看看时间还早，我就直接上了15层。走进办公室，瞧见一个个西服毕挺，再看看自己这身“潇洒不羁”的打扮，特别是鞋底还裂着大口，有点悔不该上楼来。我坐在妹妹办公室的长沙发上，把右脚往沙发套底下藏，这时老板的秘书葛瑞丝女士进来送电传，妹妹当即把我介绍给她，葛瑞丝又转身将我到来之事告诉了大老板戚烈夫先生。戚烈夫先生的夫人是一位有名的雕塑家，因而他对音乐美术都有很高的鉴赏力。他们早就知道我是专唱各国民歌的歌手，得知我到来，非常高兴，让秘书转达了对我的欢迎和问候，又热情为我安排了三天的活动日程：第一天派中文小秘书劳伦琼做向导陪我游览纽约名胜，第二天由妹妹和葛瑞丝女士陪我去林肯中心看歌剧，第三天全体去老板的别墅参加晚会。

劳伦琼长得玲珑可爱，一副过大的墨镜遮挡着半张脸。在小秘书的陪同下，我紧赶慢赶地参观了联合国大厦、洛克菲勒中心、大部会博物馆、自由女神像和高耸入云的世贸中心。每到一处劳伦琼都为我认真讲解，她还买了一副深色墨镜，非让我立即戴上不可。怎奈我这人有点怪，我虽不晕车也不晕船，甚至去西藏也没有高山反应，但却下号贯戴墨镜，一戴上墨镜就觉得大地顿时离我遥远了许多，不论墨镜质量好坏，时间稍长照样头昏。我谢绝了她的美意，但她坚持说戴上墨镜可以保护自己，否则目光与坏人对视，就容易惹来被袭击的危险，因为纽约常发生抢劫案。6年前劳伦琼曾在地铁被抢，当时她被歹徒从台阶上踢下来摔伤的伤痕，至今在小腿上还清晰可见，

难怪她“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林肯中心的歌剧票很难买到，要在几个月前预订。那回我们的票的位置在前区，每张票价是 50 美元。美国人把欣赏歌剧看作是极高尚的艺术享受，一般人进剧场习惯穿礼服，男士风度翩翩，女士竞相争艳。出发前妹妹提醒我上剧场不要穿得太随便，当天纽约气温很高，我挑了一身质地柔软的纱衣服。

刚迈进剧场，我知道上当了。室内冷气很强，平时我就比较怕冷，坐下不到半个钟头，就冻得我直发抖。当晚上演的是取材于法国的世界著名歌剧玛依（Manon），男女主角唱演俱佳，全场观众为之倾倒。我曾多次要打喷嚏幸好都憋住了，岂料就在女主角大段咏叹调唱下来，还差一句就到结束的高潮，在这中间有那么几拍抒发情感的休止，偏巧就在那一刹那，我喉头突然奇痒难熬，终于引发一阵急咳，打破了剧场鸦雀无声的静谧，带给我无地自容的难堪。

过了两天“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日子，使我想到了，上戚烈夫先生的别墅作客，要保持风度少出洋相，唯一的办法是扬长避短，英文说不好可以少说多唱，向大家介绍各国民歌。这招果然奏效，那天我选了 10 个国家的民谣用原文演唱。戚烈夫夫妇曾出访过许多国家，见多识广，他俩不仅对我的演唱大加赞美。而且还赠给我宝贵的礼物，戚烈夫先生送给我一整套从 60 年代到 80 年代精选的美国民歌录音带，戚夫人则以不同国家的几套民族服装相赠。

晚宴设在离西点军校不远的高级餐厅，那里无论从装璜到服务都称得上是第一流的。

席前，先由两位口齿伶俐、模样俊俏的男女侍者轮流为我们背诵当晚的菜谱和甜点。

上饮料后，侍者递给每人一本印制精美的菜单，要我们自己选各自所喜欢的菜，这菜单我当然是既看不懂也叫不出，但当服务生走到面前时，我也不甘露馅，当我发现每道菜后面都清楚地标着价目时，心想今天既然是大老板请客，咱也得跟上谱，就往价格高的几样菜一指，顾不上爱吃不爱吃。当时对我来说，应付过那个场面才是最主要的。

直到上菜的时候，才知道自己究竟要的是些什么。摆在我面前除一些生菜和海鲜汤之外，还有带血的牛肉，另外又上了一盘炒小螃蟹……席间老板夫妇一再问我是否喜爱这种法国风味的食物，我便适时地点头微笑答谢。他们夸我会点菜，还介绍说炒小幼蟹是可连壳吃的，我试了试很硬，根本没法咽，趁人不备，赶紧用餐巾纸包上扔掉。

正餐过后又上些水果甜点咖啡，晚上快 10 点了才结束盛会，相互告别道谢祝愿一番后，老板叫来了一辆最豪华的加长高级轿车，把我们送回住处。第二天中午我就飞向我的目的地——达拉斯，去南方美以美大学麦德艺术学院报到，开始了我的留学生涯。

新的一页

报到与拜会

达拉斯在美国中南部德克萨斯州，并不是州府所在地，30 多年前它还名不见经传，人们对达拉斯的了解，也仅限于它地处沙漠盛产石油和夏季烤人的高温，但在这个城市里陆续发生了这样几件大事：

（1）1963 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

（2）达拉斯美式足球牛仔队一举获得全国冠军。

（3）连续三年选美的优胜者——美国小姐均出自德州达拉斯。

年复一年的新闻报道，不断提高着达拉斯的知名度，美国人最不爱学地理，经常出笑话，但提起达拉斯几乎是家喻户晓。

美以美大学在达拉斯颇有名气，是一座私立贵族学校，旗下法学院在国内排名趋前，麦德艺术学院也是从属的学院之一。

我去麦德艺术学院的时候尚无其他中国同学，为了报到和拜会校长，无奈只好临时从电机系拉来一位台湾同学小庄帮我当翻译，在国际留学生办公室和办医疗保险时，我除了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说句“你好”和“非常感谢”之外，基本没有再出声音。

尤金校长是位大提琴演奏家，留着一脸大胡子，长得颇似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态度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是艺术学院接受的第一位中国大陆进修生，所以校长相当重视。经美国朋友推荐，他曾听过我用原文演唱不同国家民歌的录音带，大约在的印象里，我一定会说好几国语言。

当我带着中国工艺品来拜会他，感谢校方对我的邀请时，他见我很少开口，一切均由小庄代言，有点纳闷，当他得知我一个月前的英文程度还是“一字不会”时，吃了一惊。好在美国这个民族的特点是很鼓励佩服生活中充满着激情的挑战者。校长本打算向我介绍一些该校的强项目，帮我选课的，这下可吹啦。他注视我良久说：“既然你不能很快参加考试，那么进修课程就全部由你自由选择吧。”

校长的真挚和宽容着实令我感动，我想除了“谢谢”、“再见”一类最简单的语句外，最好能再找出一句哪怕是夸赞他的话也好，我突然回忆起在国内时看过的一个德国电影《英俊少年》，我会说：“Handsome（英俊）”，告别时我突然冒出一句“您很英俊！”逗得大胡子校长开怀大笑，还给我一个左右拥抱的礼节。初次拜会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我大大地舒了一口气。

选课的困扰

怎么选课又是个难题，校长虽然任我自选，但课还得照上，我既然是来进修就不可以停课到外面去找事做。

在同学门的帮助下，我绞尽脑汁才拟出了个选课方案，原则当然是先躲开英文的读与写。我选修的课程如下：爵士乐、爵士舞基础、俄语和俄国音乐欣赏课、钢琴课，我之所以要选这些课部有一定的原因。

我曾学过几年俄语，酷爱苏联音乐。不论歌剧《叶夫根尼·奥涅金》，《依凡·苏萨宁》，还是像《山楂树》、《田野静悄悄》、《伏尔加河小唱》、《卡秋莎》一类的民歌，任何时候听到都能沁我心肺，引起强烈的共鸣，让我仿佛又回到那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时代。美国的艺术学院设这样的课程使

我感到既新鲜又亲切，在课堂上我也不至于一言不能发了，我接触过的俄国音乐，绝对不会比班上的同学们少的。

爵士乐是听大课，茫茫人海难辨良莠：爵士舞则用肢体语言表达，跟着模仿就是；钢琴课我可以专练美国民歌，以备自己可以边弹边唱。

走进课堂后，觉得和预料的情况相差无几。去上爵士乐课的有百十来号人，几乎都是清一色白人，我是唯一的一张东方面孔。课室前低后高，我择后排，居高临下，除了入座时同学间打打招呼外，也并未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环顾四周一个个俊男俏女，头发染成什么颜色的都有，最醒目的要数红色和蓝色。老师授课边放唱片边讲，有些同学忍不住随着音乐节拍在座位上来回扭动。

爵士舞是换上体操服和一群小年青在一起又蹦又跳，我自我感觉在他们中间活像ET（外星人），好在大家都非常友善，教师对我也格外关照，免去了我的矜持和窘迫。由于我过分地投入和卖力，不慎腰部挫伤，动弹不得。幸好我在达市有位中医朋友，赶来为我连续几次针灸，才得以很快康复。

凯罗教授

上俄语课时发生了奇迹。随着上课铃声踏进门来的教授竟然那么眼熟，我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记忆把我送回到一周未的晚会上：那天是去石油公司副总裁费尔查尔德先生家聚会，到场的宾客很多，费先生请我们欣赏他新近配齐的一套高级音响，其中有一首名为《MEMORY（记忆）》的抒情歌曲，十分悦耳动听。这首歌我只记下音乐但没有歌词，我就试着问费先生是否有，费先生转身指着一位瘦瘦高高戴眼镜的女士说：“请我们公司的秘书凯罗帮个忙吧。”凯罗女士微笑着走到打字机前坐下，费先生又去重播那首《MEMORY》，随着歌曲的进行，只见凯罗女士十指飞舞，打字机键盘上响起一阵阵如急雨打芭蕉的声响，就在音乐声终止的同时，凯罗打出一份完整无误的歌词，博得全场一片喝采声，令我惊叹不已……眼前这位教授怎么可能和石油公司的打字快手是同一个人呢？再说我可不只一次因记不准人的相貌而出洋相了。

整节课我都被这个疑问所困惑，两眼发直什么也听不进，等到下课时，教授走过来拉着我，我才如梦初醒，不冷不热拘谨地用俄语同她相互匆匆问候了一下，为免谬误赶紧避开。

回到宿舍后我仍然坐立不安，只好请朋友代我打个电话婉转地向费先生打听，才得以将谜底揭晓。原来凯罗女士曾到前苏联留学3年，她不仅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钢琴系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且还在国际比赛中得过大奖，但回美国后一直没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为了生计只得先屈身在石油公司当秘书。这学期刚被麦德艺术学院聘用，教授钢琴和俄国音乐史。

遇上了凯罗教授对我来说好比绝处逢生遇贵人，她对我的帮助太多了。我的钢琴教师就是凯罗教授替我甄选的，是凯罗的研究生，一个很可爱的新加坡女孩。当她发现我和她语言沟通有困难，就用教小孩的办法教我。她剪了许多小星星，我的课回答得好，琴谱上就贴颗金星，中等就得银星，没弹好要回去继续练，练熟了再上课。

我的新朋友

随着时间的迁移，我和周围的同学已经能够作些简单的沟通和交流，除

了凯罗，首先成为我朋友的就是我俄语班上的左邻戴维和右座的查德。戴维学的是低音提琴，并在学校管弦乐团参加集训和演出，他个性活泼好动，上课总想回头和我说话。查德则含蓄内向，当我们合唱一首俄文歌时，我听出他音色优美，气息通畅，才知道他是声乐系的研究生，因是同行，由他引见，后来我也跟随他去听瑞切森教授的课。他俩和我熟悉之后，周末假日常来我宿舍做客，顺便混一餐中国饭吃，有时他们也带些西方食物来搭伙，我的室友们都很有礼好客，回回热情接待，从不厌烦。

有时大伙在一起也唱唱卡拉 OK 和表演节目，查德常常唱些美国教会中流传的歌曲，我则向他们介绍些中国民歌。因为有其他中国同学在场，我每唱一首就会有人当现场翻译，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和观念的不同，有时他们对中国民歌的反应实在叫人捧腹。尤其是戴维经常大放厥词。当我介绍作曲家王洛宾先生那首脍炙人口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时，歌词中有那么一句“我愿抛弃了财产，跟她去放羊，每天看着那粉红的笑脸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查德说：“爱情真浪漫伟大。”戴维则很务实他说：“我认为他是一个大傻瓜，财产丢掉了吃什么喝什么？用什么付房钱？既然你有钱又爱她，娶回家天天看嘛，姑娘她也不用那么辛苦去打工了……真的丢掉财产，没吃没喝着着急，爱情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完美啦。”还有一次我和几位台湾同学合唱《大板城的姑娘》，唱到最后那段“带着你的嫁妆，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马车来”，有个叫海蒂的女孩很天真他说：“喔，这个中国男孩不好，什么都想要，太贪心。不能嫁，一定不能嫁给他……”

入学 3 个月后我已基本适应环境，精神负担减轻了，参加校内外的交往也就多了，偶尔上台高歌凡曲总是载誉而归，这下子我的心又开始了动荡。我想我到美国来不是来进幼儿园，而是要进大学进修，研究美国的乡村音乐，为的是取长补短充实自己。我决不能否定自己。于是，一个大胆的设想在我心中产生了。

凯罗和她的安格隆

当我刚透露出打算在学院开独唱音乐会的设想时，立即得到了校方和同学们的全力支持。校方首先表示愿意免费为我提供剧场、灯光、音响甚至包括节目单和入场券的设计和印制，这对我来说，既是一副兴奋剂又是一粒定心丸，紧接着当然就进入有关节目的筹划和准备工作了。

我这个人办什么事都想刻意创新，不喜欢墨守陈规。我开音乐会的目的很简单：宣传中国民族民间的优秀文化，借艺术来增强海外侨胞间的亲和力，我还要用出奇制胜的办法在美国朋友中间显示中国民歌的魅力。

一场音乐会的完美，有多种因素，演唱固然重要，但伴奏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于是我开始物色伴奏，第一位被我相中的当然是凯罗教授，她不仅答应为我担任钢琴伴奏，而且搬来家中珍藏的安格隆为我演唱印尼民歌增添光彩。

安格隆是印尼的民族乐器，由长短大小不等的竹筒排列出音阶，按照曲谱两手抖动竹筒，就能够演奏出非常奇妙的音乐。在这以前，我只在《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的记录影片中见到过。

安格隆对凯罗来说，是她对人类爱心的见证。凯罗教授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参加了美国的一家资助世界贫穷失学儿童的慈善机构（颇似中国的希望工程），每月交 20 美元，8 年来从未间断。她寄的钱被分配到一个印

尼家庭，后来，她所资助的孩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于是慈善机构赠机票给凯罗去印尼同孩子见面，孩子合家便以安哥隆相赠谢恩。凯罗以昂贵的运费把它托运回美国，却正好为音乐会派上用场。伴奏除凯罗外，我又邀请了戴维的低音大提琴，还有戴维女友雪莱的竖琴也来声援。雪莱皮肤白，头发金黄，闪烁着一双令人销魂的眼睛，来我们的乐队更是锦上添花。

出个绝招儿

曲目的调配，我牢记八个字“扬长避短，推陈出新”。我的特长是不仅能使用多种语种演唱，而且还可根据作品的风格变换音色，所以前两个单元的12首中外民歌和地方戏曲我选了五种外语（俄、日、印尼、朝鲜、阿拉伯）与六种方言（四川、广东、台湾、上海、河南、新疆）来演唱。

我把推陈出新的绝招儿放在查德身上，在最短的时间里我不仅教会了查德用中文独唱《草原之夜》，而且还和他一起突击练出了10首中英文的男女声对唱。查德踏实用功，中文歌不仅学得字正腔圆，更可喜的是风格掌握得极好，特别是几首土得掉渣儿的陕北民歌《崖畔上开花》、《信天游》及安徽黄梅戏选段《夫妻双双把家还》，经他一唱，别开生面妙趣横生。找到了这样称心如意的合作伙伴，更让我对音乐会抱定了必胜的信心。

音乐会公演了

音乐会公演那天，室友、邻居加上几位医学院的同学个个梳理打扮好赶来帮忙。我在后台准备，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他们各自分工：迎宾、收票、带位、放录音，甚至连挪动三角钢琴，层层都有人把关，大家相互并不都认识，当时也没人在意谁是大陆谁是台湾来的，心中只有一个共同的概念：今晚的音乐会是我们中国同学开的。摄影则由美中友协主席傅伯斯先生担任。看到这众志成城的场面，几次使我热泪盈眶。

上半场我的节目已引起观众啧啧称奇，掌声不绝。下半场查德唱完，紧接我俩男女对唱的时候，把观众情绪推向了白热化，只要查德一开口就满场叫好，为让观众听清歌词，凯罗不得不临时加些间奏。演出成功了，观众的激情，是对我们两个月来辛苦的最高奖赏。

晚会结束了，我们接受了一阵阵赞美一束束鲜花，尤金校长还送来热情洋溢的贺卡，他说我不仅为中国也同样为学校争了光。我的一曲《万水千山总是情》打动了广东同胞的心，他们到后台来找我，邀我参加他们同乡会活动，自那以后连续几个周末我都与他们共享美餐。查德的父亲是位医生，夫妇俩邀请朋友一起来看演出，他们为儿子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大概做梦都没料到，他们那害羞的儿子，如今在台上高唱中国歌，竟会受到观众如此狂热的喜爱。

戴维也兴奋异常，在我演唱《阿里山的姑娘》时，他抱着大贝司走到台前与观众交流。雪莱用竖琴演奏的山西民歌《绣荷包》更是陶醉了一大批年青歌迷。

凯罗的丈夫从大老远出差赶回来，抱着爱犬来向我们祝贺。

达拉斯的中国民歌风

音乐会的成功使达市刮起了一股中国民歌风，哪里有中国同胞欢聚哪里就能听见《信天游》。我和查德成了达拉斯的名人，凡有大型聚会，如：美

中友协新年联欢会、华人狮子会、中外各种不同的教会，为残障儿童募捐会。给孤寡老人送爱心会，都来邀请我们。只要时间调配得开，对所有的公益活动，我们都是尽力参加的。

一阵阵中国民歌风刮得傅伯斯先生直着急上火，他心想堂堂一位美中友协主席连一首中国歌也不会唱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就趁一次访问中国的机会赶学了一首贺绿汀先生的名曲《游击队之歌》。

傅伯斯先生很有音乐素养，我不只一次见他一脸陶醉抱吉他自弹自唱。《游击队之歌》节奏快词又多，可真难学，加之他年纪一大把，记忆力有些退化，要唱完整这首歌实在不易。但他表现欲极强，坚持把《游击队之歌》放在他的节目里。每当友协有活动，他必定要大唱特唱《游击队之歌》，记得多少词就唱多少，忘词的就一律唱“蹦”字。他的演唱，在中外朋友中引起一次又一次的小高潮。他的一位曾经学过一点中文，在保险公司工作的老朋友勃克森为此羡慕不已，赶紧去学唱了一首《志愿军战歌》来与他比高低。开始听勃克森演唱此曲令我非常吃惊，尤其是听他高歌“打败美帝野心狼”时，我想大约他不明白歌词的意思，就小心翼翼地探问他到底懂不懂什么是美帝？他扮了个鬼脸笑笑说：“就是我们嘛！”美国人无拘无束的个性实在风趣。

查德学中国民歌上了瘾，不但想唱还想演。有一次演出前，不知哪位老兄教给他一个中国农民挑水的动作，《天仙配》里有一段词：（女）“你耕田我织布”，（男）“我挑水你浇园”，我唱完前一句侧过脸想同他交流，找不着人了，再回身一看，他正平展双臂在台上大跑圆场，观众笑出了眼泪，我也乐得几乎唱不下去了。

新闻界助威

我们的音乐会能有如此深远的影响是多亏新闻媒体帮了大忙。达拉斯有两份主要的中文报纸，《达拉斯新闻》和《达拉斯时报》，分别由麦卓杰先生和李著华先生任主编，麦先生来自香港，李先生来自台湾，他俩与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特别是李著华先生笔锋犀利办报有成，曾获台湾当局评选出的海外十位杰出青年之一。

他们豁达大度，不存偏见，以不少篇幅为音乐会刊登报导和照片，李先生还亲自为我写专访。正因为如此，达市的侨胞们才能这么快理解我们，欢迎我们。1990年我个人还有幸被当地新闻界评选为五十名杰出华人之一，他们对我的支持和友情，至今仍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上。

室友阿梅

从美国的晚间电视新闻上，我看到一则广告，内容是如果有人每天起床有困难，怕误事，把电话号码告诉某某公司，他们就会按时打电话叫你起床。美国人的生意脑筋真灵光，靠电话叫人起床也能挣钱，真新鲜。每次看到这条广告，我就会联想到我的室友阿梅。

话说7年前，我到学校报到的时候，宿舍早已满员，到外面去租房子住，租金比校舍贵出一倍还要多，想想真有点舍不得，于是就琢磨着往同学的宿舍去挤个床位。

经人引见我认识了一个台湾女孩阿梅。阿梅是数学系新来的研究生，胖乎乎稍带几分稚气的面孔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头齐腰如瀑布的秀发随着她那节奏明快的动作，一甩一甩地反射出各种不同的光泽，浑身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

阿梅的母亲是地道的台湾人，父亲是山东人，所以在阿梅的身上兼有山东大汉的豪放和台湾女人的勤劳。她烧出的可口饭菜及五花八门的面食，最受同学们的欢迎。

她住在学生宿舍的二楼，去找她那天正巧我上楼她下楼，在楼梯拐角处相遇。我说明了来意，她满口答应：“可以，可以，嗨，大家出门在外都蛮不容易的！”然后急不可待地问我：“很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早上能听见闹钟响吗？”为防她改变主意，对每一个问题我都必须回答得非常小心，我说：“哦，听得见，但不要紧，我不怕吵，醒了照样可以很快入睡的。”她重重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大呼：“哎呀呀，太好了，那你可以叫我起床了，每天早上6点我要到学校食堂打工，可每回我上了闹钟，把邻居全吵醒了但我还是醒不了。”

住进宿舍之后，我履行承诺，每日清晨从没忘记叫她，不只叫到答应一声为止，而是要等她完全清醒才算了事。她见我如此尽责，很受感动。

阿梅和我相处一段后，觉得蛮投缘，也很信赖我，在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她向我吐露了一段碎心的往事：

在台湾上大学时她曾结识了一位高年级的男同学，那男的对她热烈追求，体贴入微。情窦初开的阿梅很快堕入了情网，为了爱情，她疯狂地付出了一切。直到真正论及婚嫁的时候，才发现男友早有妻室和儿女，受此致命的打击她几乎自毁。

她万万没想到她那甜蜜的初恋，竟变成了要命的灾难，她想死，真的想死，好像只有死亡才能平抚心灵的创伤。

忆往昔，她有着多少美好的憧憬和理想，小时候她心中有两个最大的愿望：长大想戴方帽子（读学位）和披婚纱，戴方帽子主要还是为了父亲着想。

阿梅的父亲因年幼家贫读书甚少，然经几十年艰苦经营餐饮业，也颇见成效。后因受奸商欺诈，受骗上当，将数百万元家当全部赔光。父亲穷极潦倒闭门思过，终日闷闷不乐，羞于见人。阿梅就在这阴影的笼罩下生活成长。

天资聪明的阿梅，善解人意，在校学习成绩优异，17岁那年就去成人夜校兼职教课，补贴家用。她发誓长大后一定要读大学，拿下企业管理的学位，协助父亲重建家业。

她还曾盼望待她觅到心中的“白马王子”的时候，要轰轰烈烈地出嫁。她想去教堂举行婚礼，她想披上长长的婚纱，打扮得像童话中的公主一样，

她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想生自己的孩子，她肯定自己一定会是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

眼下一切理想都将落空，她不过才 25 岁，就遭到如此重大的伤害，真是柔肠寸断百感交加。她不甘心就此匆匆告别人世，她忽然想着：为什么不趁自己将要离开人间之际，去看一看“他”究竟娶了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漂亮吗？比自己强吗？那个女人凶恶吗？难道是一门不幸福的婚姻吗？总之一切她都要去看一看。

在一个飓风席卷过后的早晨，大地一片狼藉，被飓风吹倒的树木还没有来得及清理，横七竖八地躺在大道上。她背着摄像机假扮记者采访灾情，敲开了高雄一家农舍的大门。迎她站着的是一位轮廓清秀面容憔悴的妇人，看上去大约三十出头，但眼角已布满细细的鱼尾纹。阿梅说明来意，妇人很热情地把她引进屋里。客厅只有一点简陋的陈设，一个三四岁的孩子问道：“妈妈，谁来啦？”妇人道：“是阿姨，乖孩子叫阿姨呀！”说话间又从里屋跑出两个五六岁的孩子，一起抢着叫：“阿姨！阿姨好！”阿梅张皇失措地忙着应付：“哇，真乖真乖。”接着从皮包里掏出一点钱塞给大一点的孩子说：“等会让妈妈带你们买糖吃。”妇人红着脸说：“这多不好意思。”阿梅坦然地说：“我喜欢让孩子高兴。”阿梅和妇人寒暄过后，扯上几句前日的风灾，才开始聊家常，她问：“这都是你的孩子吗？”妇人答：“不，只有小的两个是，大的是替人家看的，我先生在大学读书，功课忙手头紧，顾不上家，我看两个也是看三个也是看，多看一个挣出的保姆费，再加上孩子睡下后我做些手工，家用就够啦，我先生读了 4 年书，家里没用过他的钱，有时我还托人带点钱给他买衣服穿，听朋友讲我先生好用功，他是班上功课最好的男生（妇人脸上流露出欣慰的微笑）。小时候家里穷，我只上过两年小学，现在先生能够进大学，我好高兴喔……我先生好聪明，你看（她热情地拉着阿梅进里屋，指着桌上立着的相框）这就是我先生……”看见这曾与她朝夕相伴的人的相片，阿梅顿时如五内俱焚万箭穿心，她踉踉跄跄急忙退回外屋。真想放声大哭，但她还是克制了自己，不要在这个无辜的女人面前失态，她借口还有急事，道谢一声，仓皇夺门而去。

高雄之行，使她受到极大的震撼，每当回想起那个被蒙在鼓里的女人知足的表情，默默无闻像蜡烛一样地燃烧奉献，她的心在颤抖，她退却了。而对背叛者来说有过一次就有十次……她不敢再往下想了。她觉得自己不必为这样的人轻生。

阿梅重新调整了自己，就这样她洒泪告别故土，来到这陌生的国度开创新的生活。她家底不丰，又走得匆忙，光靠向朋友的部分借贷不足以支付学杂费，所以必须要半工半读才能勉强维持生活。

阿梅生性胆大，她花了 500 美元从一位牧师手里买下一辆老车，没练多久就开着上马路，考下执照后，周末逛街都邀我作伴，她开车我看地图认路，每次配合得都非常默契。

有一回我们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有一辆车违章超车抢行，还按喇叭责怪我们，阿梅大怒，大喊一声：“叭你个妈！”也回按他一下刺耳的喇叭声，然后余怒未消地对我说：“有些老美很差劲，自己没有道理还要欺侮人。”

在美国开车按喇叭讲究可多呢，一般来说决不可以随便使用喇叭，如果是属于善意的提醒、和熟人打招呼、接人之类的可以轻轻按响一两声，如果你在街上听见双方此起彼伏地对按，再加上些下流手势，则说明争斗已很激

烈，这很危险。在休斯敦，有位中国留学生只因按了几声喇叭，便遭人枪杀，凶手逃之夭夭，始终未能捉拿归案，令人无比愤慨。

通过几次促膝谈心，得知阿梅家在大陆也有亲人，于是“我千方百计请有关方面替她父亲顺利查找到了失散40年，现已90高龄的老母亲（阿梅的亲祖母），她一家人更是对我感恩不尽。

有一天清晨天还未亮，阿梅刚走，我正想接着睡个回笼觉，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听筒里传来一位男子急促的声音：“喂，我找阿梅，给我叫阿梅！”我已习惯美国电话找人客套的开场白，对直来直去的语气心里觉得不舒服，对方越急，我故意放慢节奏回答：“阿梅上班去了，请问是哪里找她？”他在那头直嚷：“我是她爸！台北的。”我一听原来是她山东老爸，难怪说话那么冲，我不好怠慢，就对他说马上去学校转告阿梅让她回电话。“啪”的一声电话挂断了。严冬的早上，真留恋热被窝，但又怕万一误了阿梅家的事，披上大衣就往学校跑。在食堂收款台找到了阿梅，阿梅跟我回到宿舍就急着往台北家拨电话，只听见她扯着嗓门问：“爸！刚才是你打电话吗？你有什么事呀？什么？想我啦？就为想我打电话？你神经病啦？！害得大姐以为有什么急事大清早跑到学校去找我，你知道我说的大姐是谁吗？她就是帮你在大陆找到你妈的那一位！以后没事少给我挂电话。”也是“啪”的一声挂上就走。看她如此娇横，想必是在家被宠坏了。

有一天晚上，阿梅神色凝重地对我说：“大姐，你知道我是国民党吗？我们在公家机关做过事的差不多都入啦，我们在国外也有活动，上头还说我们要我们当心有统战呢。不知你还记不记得教师节那天，你代表中国留学生上台演唱，你唱那首日本歌，台湾叫《榕树下》，你们大陆叫《北国之春》，你一报歌名，有几个人好紧张喔，说你在台上搞统战宣传。当时就有人想上台阻拦你演唱。我看你一点都没发现，唱得好高兴，还跟台下观众说话呢。”听她这一讲我想起来了，记得我刚唱完《敖包相会》和《回娘家》两首民歌时，就有人给我递纸条，上写着“因教授们要看球赛，时间有限，联欢会不再往下进行，请立即终止演唱”。当时我不知隐情，心想有事为什么不早通知？最能展示我才华的歌还没唱，就想叫我下台？没门儿！今天我上了台，下不下可就由不得你们啦，我心中有气，脸上仍然热情洋溢，我对观众说：“刚才有人递纸条给我说大家要去看球，没有足够的时间留在这里听演唱，但我想今天我们难得欢聚一堂，我还是愿意为大家唱完这首日本名歌《北国之春》，向老师和同学们表示‘教师节’最美好的祝愿。”台下热烈鼓掌。

我问阿梅：“《北国之春》是日文直译出来的歌词，怎么扯得上统战宣传呢？”阿梅说：“他们说北国就是北京，春是最好的季节，万物丛生就是繁荣嘛！你不知道我们台湾来的有几个公费生，书念得不怎么样，整天无事生非，想靠打小报告回去升官发财，好差劲哟！其实我看你们大陆来的同学都蛮好的。”

阿梅离开学校后，我足有5年没再见过她。有一天傍晚我刚下车，在一家名叫休士敦的西餐馆前，见到一位珠光宝气的东方女人，一袭黑色的时装，束条雪豹花纹的腰带，脚踏豹皮花纹高统长靴，肩上背个精致小黑皮包，妆化得又艳又浓，入时抢眼的款式，留住了我的视线。那女子也无意间回头看我，片刻的愕然后她突然一脸惊喜大叫：“啊呀，大姐！是你呀？！我们好久不见啦……”说完跑过来就搂住我。我心里直发毛。长久以来我一直怀疑自己的某部分记忆细胞有严重缺损，虽则我记人名和电话号码几乎是过目不

忘，但对人的相貌却总是记忆不深，哪怕曾经是朋友、同学，分开几年改了发式变了胖瘦，就不敢冒昧相认，乱点鸳鸯谱和认错人的荒唐事，更是常被人当作笑柄。眼前这女子，声音倒是好像听过，这模样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想必是她认错人啦，但我也不敢问。那女子见我木讷地站着，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就说：“大姐，你不认得我啦？我是阿梅呀！”我这才恍然大悟地叫：“哎呀，阿梅！你变样了，我都不敢认啦，这凡年你上哪儿了，在美国还是在台湾？”她说：“说来话长，一言难尽，我们进去吃个饭慢慢聊吧。”

推开休士敦餐厅的大门，领班热情迎上我们问：“几位？”阿梅答：“两位！”问：“请问要坐抽烟区还是无烟区？”我想起阿梅以前骂抽烟的同学是“老烟枪”、“大烟鬼”，特别是想起有一次那位孤芳自赏的大未来访，坐在阿梅书桌前抽烟，用锡铂纸叠了个小烟灰缸，放在书桌上，阿梅立即在大宋的讲义夹上贴上一张字条：“要脏脏到你家去！”下了逐客令……

想起阿梅对抽烟的厌恶，我抢着回答：“坐无烟区。”但阿梅却说：“下，坐抽烟区。”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相对而坐。她点燃了一支烟，服务生过来问我们要什么饮料？阿梅点了两杯“Zombie”，这是一种以白兰地和甘蔗酒为主再加果汁调出来的烈酒。

在美国餐馆酒吧喝酒与在中国喝酒不同。国内习惯喝纯酒，决不会把茅台和竹叶青掺着喝。而美国酒吧卖的酒，都是加上许多调料和不同的酒兑在一起重新调出来的，调酒师要经过严格的培训，才有资格站柜台。名气大的调酒师如同特级厨师，调出来的酒冠以如珍珠翡翠之类的美丽名称，不懂行的人根本不知是些什么。阿梅在餐馆打过工学过调酒，凡十个名字背得滚瓜烂熟。

说到美国卖酒，法则很多。他们并不是每个餐馆或超级市场都可以卖酒，而是需先申请卖酒执照，有了营业许可证方可卖酒，而且在大法则下面还有许多因地制宜的小规定。例如有些超级市场虽有酒牌但规定夜间12点之后不允许卖酒。开始我们不懂此道，跑到学校附近24小时营业的商场去买啤酒，因过了点人家不肯收账，不许我们出问。碰了一次钉子我们学聪明了，哪怕我们赶到时只差3分钟禁酒，也能把酒买好而且还有足够的时间逛商场。通常我们的做法是，先冲进去把两箱啤酒付了账，推出来装进后车箱，然后再返回去买别的，啤酒进了后车箱而不是放在前车座就不算违法了。另外对买酒的年龄也有限制，21岁以下的青年，不许去酒吧喝酒，一旦被发现会受罚，如果出了事酒店还要赔偿损失。有位17岁的女模特儿因酒醉驾车丧生，家长起诉控告，结果法院裁定酒店需赔偿受害家庭200万美元。

在烟雾朦胧中阿梅缓缓地道出别后的境况：“我离开S·M·U（美以美大学）之后，又去维吉尼亚读了个企管硕士学位，然后就回台北去工作了，前天我才回美国，佛罗里达要搞一个华夏商业大厦，我男朋友邀我参加，我还没决定到底去不去。”我说：“你还没结婚吗？”她说：“我还不知道能嫁给谁？”我不解地问道：“怎么回事？”她说：“眼下倒是有3个男人在猛追我，还都是大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级的，他们年纪都比我大，一个大10岁，另一个大15岁，老的那个干都比我大了。其实他们都有家，他们追我说爱我离不开我要娶我，真说到要他们去离婚，他们就用各种理由搪塞我。有的说怕属下有看法，有的又说怕孩子不尊重，觉得自己不是好爸爸……都

是这么个情况叫我怎么嫁？要嫁只能当个小的（小老婆），那有什么意思！还有好笑的事呢，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我的第一个男朋友吧，他听说他老板在追我，害怕我敲了他的饭碗，也突然跑来找我，说已离完婚。想和我重修旧好。他骗得我还不够呀？我对他说：‘你快夹着尾巴给我滚出去！’吓得他再没敢登门，大姐，实话对你说啦，天下男人都一样，好的少坏的多，什么事都要看开些，人生苦短，何个及时行乐？！你看我现在手头从来不缺钱花，日子不也过得蛮好吗？现在的社会哪还有什么坚贞不渝的爱情！那都是古代的神话加上当今的鬼扯蛋！”

一直听她说我也没法吃。饭菜都凉啦。那天我点的是盘海鲜，她要的是带血的牛排。

服务生送来账单，两人吃了 80 多块，真不便宜，大约刚进门喝的两杯酒很贵。按美国人的习惯，即使是俩口子一起出去吃饭，也常常是分开付账，更不用说朋友，但中国人朋友相邀还是抢着要付账的多。我抢账单，阿梅一把按住我：“大姐，我们姐妹难得相见，今天我来付，我不是对你说了吗？现在我不缺钱，都是男人拍马屁给的，不花白不花，我这次出来，那个老的塞给我一把现金，美国海关不是规定带现金不许超过 1 万块吗？我带进来 9999 块钱，这还不够我们俩吃呀……”说完放声大笑。美国人在一些公共场合如地铁、公车、飞机上大多数人都在看书看报或闭目养神，很少发出声音，即使在餐厅宴客多数也是窃窃私语。阿梅放肆一笑，顾客全回过头来看我俩，当时我感到难堪极了。

看着眼前这个玩世不恭的阿梅，我是多么怀念以前那个每天等我喊起床，给人贴字条下逐客令的那个阿梅啊。

森德斯夫人

在一次美中友协举办的聚餐会上，我碰见一位从北京来的工程师——小刘。乍一见面，觉得挺面熟的，但一时又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仔细端详才发现他三分像马季，四分像姜昆。小刘寄宿在森德斯夫人家里，负责晚间的安全。因小刘性格豪爽，健谈风趣，心灵手巧，擅长烹饪中国饭菜，颇受森德斯夫人一家人的喜爱。据小刘说，他是森德斯夫人认识的第一位中国人，受小刘的影响，竟然使森德斯夫人一下子成了“中国热”，她每天必有几通长途拨给外州的亲友，主题多半都是在谈中国，和介绍她有幸认识的这位中国人，往往聊到深更半夜，累得睡着了，电话听筒已经摔在地上，仍不肯罢休，本来每月只需几十元的电话费，自安全员小刘进驻之后，竟然窜升到好几百块。她把小刘赠给她的那把价值一美元的中国香木扇，到镜框商店花了120美元请人镶嵌和衬托起来，高高地悬挂在前厅的墙壁上。我估计兴许正是这股子迟到的“中国热”，诱使她执意要加聘一位中国女士，陪伴她驱散那白日的孤寂。她求小刘帮忙找人，小刘抓住了我，他对我说：“我们家老太太闷得慌啦，想找个伴儿陪她聊聊天，逛逛街，采买采买，另外每星期陪她去理发馆做一次头发，隔两个礼拜带她去医院作健康检查。吃饭不用您操心，人家早餐喝牛奶吃麦片，中餐多半吃西瓜，西瓜买不着就吃橘子或柚子，房间每天清早会有人来打扫。老太太是你们S·M·U（美国南方美以美大学）的校友，拿过教育学硕士学位。您要是肯来，时间由你自己安排，早来早走，晚来晚回，反正每天呆上五六个小时就够了。其实上这儿能学英文还能挣点钱，挺棒的。老太太没别的毛病，就是脚野点，爱出个门，你不是也爱逛商场吗？就个伴儿正好！”

听他这番叫卖式的煽惑，我挺动心。于是我说：“那好吧，就请你替我约个面谈的时间吧！”

美国招工与中国不大相同，一般的程序是先在网上登招工广告，然后约时间面谈，面谈实际上就是面试，若双方均有好感，顶多再找位推荐人（朋友或从前的雇主）从中美言一番也就行啦。这里的人若不犯案，从来就没内查外调一说，即使想调查也不怎么敢，因为美国法律明言要保护隐私权，他们可不干那种打草惊蛇弄不好吃上官司的傻事。再说美国人挺自信，他们相信自己的眼光和判断能力，就算万一不合意，只要事先没立下啥合同，辞退再接着另找也谈不上有何损失。同时他们也相当现实，即使你过去曾经当过皇帝如今落魄受雇于我，我付了钱你就得替我干活，绝不会因你昔日的显赫与高贵，对你有丝毫的厚待或照顾。倘若明天你又恢复了王位，那纯属是你个人的造化，辞了工接着去当皇上，这也与他们毫不相干。

在这里，邻居之间极少串门，基本上是“老死不相往来”，不过若真遇上天灾人祸，那互帮互救的场面，同样是惊天动地的。

我去森德斯夫人家面试的那天，因路不熟怕不好找，所以赶了个大早。在美国，早到和迟到同样是失礼的，我只得在门外浏览景色等着时光的流逝。森德斯夫人的楼房建造在半山腰上，四周绿叶葱葱，门前流水潺潺，时而有三五成群的乌龟在岸边歇息，我想这乌龟溪的名称大概是由此得来的吧。

在沙丘纵横树木稀少的德克萨斯州，能有这依山傍水的居住环境，已很难得了。森德斯夫人的住房占地面积也不少，有几棵高大的玉兰树伸出院墙外，后来得知那是森德斯夫妇青年时代亲手栽种的。近年来这座维多利亚式

的楼房，只有森德斯夫人独居，因而显得格外冷清。

我踩着正点才按门铃，门口对讲机里传出来一声微弱地问话声：“是谁呀？”我报了名字，“叭”的一声门锁就自动弹开。美国很多家庭为安全起见都装上了遥控防盗锁。我跨进门里，看见客厅的地板上铺着一块挺大的波斯地毯，不过年代用久了，色泽已下那么鲜亮，还有几处发黄，大概是有人不小心碰洒了咖啡或茶水留下的痕迹。客厅中央那盏大吊灯很抢眼，是用水晶玻璃制作的，仿古的造型颇有几分宫廷式的豪华。一台黑色的三角钢琴占据了客厅的一角，钢琴上摆着许多大小不同的相框（美国家庭很乐意展示自家的各种像片）。客厅的另一面连接着餐厅。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妇人，刚用完早餐依坐在餐桌边，我走近向她问候，她目光炯炯地望着我，艰难地欠起身来，等她站定之后，我才看清她的脊椎骨已相当弯曲了。

交谈中当森德斯夫人得知我学的是歌剧专业时，立即露出惊喜的神色，她迫不急待地拉我到钢琴边，要我弹奏。我并不精此行，只备有凡首小曲娱己悦人，我顺手弹了一首民歌《德州的黄玫瑰》。她开心极了，挤过来和我并坐在钢琴凳上，开始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她的家史：她的丈夫老森德斯先生，是德州专长银行法方面的律师，于7年前告别了人世；他俩育有两儿一女，大儿子小森德斯先生现任德州州政府法官，有关他的活动频频见报，曝光率很高，在德州算得上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二儿子在波士顿医院工作，是心脏病科专家，因事业有成，在医学界颇负盛名；女婿原是一位飞行员，不幸下身瘫痪，但他没有向厄运屈服，一面坚持上半身的体能锻炼，同时苦心钻研电脑，终于成了电脑方面的高手。

森德斯夫人已拥有19名孙男孙女，不过平时很少见有孩子露面，只有等到每年圣诞节才有一次庞大的家庭盛会。会上老祖宗将按人头分发小红包，到场者每人可得到50美元。50美元仿佛是个铁定的数目，它从不曾因人口的增减或物价的上扬跟着浮动。这一年一度的亲情大聚会，年复一年地延续着，它不仅一次又一次地验证了老夫人的地位和价值，同时也带给她无比的温馨与喜悦。

美国家庭多半都是养小不管老的，不像中国既要抚小也得养老，在美国，父母会尽心竭力把孩子抚养成人，孩子独立之后就要搬出家门，偶尔或假期回来，父母待他们如同宾客。若孩子能伸手帮家里干点力气活，工钱还会照付。按他们的解释，那是出卖劳力应得的一份报酬。他们认定抚养子女只是一种职责，并不要求子女报答，也许他们本身就未曾回报过养育之恩。家庭中若出了有孝顺心的子女，他们会视之为那是上帝的恩宠。反之，若遇上子女忘恩负义甚至反目成仇，他们也不会过分伤心和计较。

美国老人的归宿大致有三种情况：经济条件好的家庭，花钱请医护人员或管家在家照料生活。贫穷户靠微薄的救济金或养老金勉强糊口度日。中等家庭大部分将老人送往老人院，过着如全托幼儿园般的集体生活。所不同的是由于他们行动不便，亲属又忙，周末难得有人来接他们回家度假，家中常有人来探望就不容易了，所以尽管他们物质条件生活水平都不低，但精神上相当空虚和苦闷，也难怪新闻媒体有时绘声绘色报道某某老人院90岁老妇与85岁老汉黄昏恋喜结连理的消息。有些老人心烦难免闹点别扭，如果运气不好，碰上性格暴虐的护理人员可就惨了，可怜的老人变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有的看护嫌老人吵闹，便强制他们服食大量的镇静药，使他们终日昏昏欲睡，最终迫害致死。这样的事情报上曾有揭露。所以每当我有机会走访老人院的

时候，心中总充满着同情和有一种难忍的悲凉。我对老人一向是非常尊敬和体贴的，人皆有老，纵然是今朝锋芒再健，也难耐明日的风烛残年。也许就是这样的心结吧，我欣然同意给予森德斯夫人安慰和帮助。

面试之后，一言为定，每天下课，我就往森德斯夫人家跑，下班后再回宿舍做功课或回学校练琴。这一切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在国外尝试着自力更生的开始。在美国，不论你做什么工作，能够自立是被人称赞的。

开始上班的第一个星期，说说笑笑，出门还有小刘张罗跑前跑后，轻松得很，我甚至觉得很闲，还主动替森德斯夫人选了几块花布，做了好几身套装，裙子下摆还镶些不同的花边。我虽没有正式学过缝纫，但当了多年歌剧演员，看了不少，周围巧手又多，道听途说也能把握住要领，反正不管怎么样，量体裁衣是不会错的。因此尽管森德斯夫人那将军肚水桶腰，脖子前短后长，我仍做出了相当合身的衣服，乐得老太太浓装艳抹的穿着新衣服踉踉跄跄要我带她跳华尔兹。我没想到她会乐成这样。她刚打扮好从卧房出来的时候，我看见她脸颊上血红一块，吓了一跳，以为她撞在哪里受伤了，一个箭步冲到她面前，一看，才知刚才看差眼了。可能室内光线比较暗，她眼神又不好，腮红涂得太重了。看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小刘打趣地对我说：“真看不出您还有这两下子，将来您回国开个特体时装店，找几位特体模特儿，穿上您设计的时装，拍几幅大广告，咱森德斯老太太也凑上一张，人家一看，嗨！‘中外合资，技术引进’，到时候特体顾客不把门儿挤破才怪呢！”

森德斯夫人对政治的热衷更是令人叹服，每次电视节目里涉及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竞选，她就显得格外活跃，时而慷慨陈词，时而指指点点地对电视屏幕上出现的有关人物逐个评论，还按捺不住要同我交流。我倒不是那种无心过问政治之辈，只是一下子让我换用英文来置评时局，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有时老夫人激动了半天，我还是只听懂民主党好共和党不好的简单字句。不过为了不使老人家扫兴，我只得注视她的表情适时地笑一笑或“嗯”上两声，反正这“嗯”既不代表承认也不说明否认，只是几声礼节性的回音，总不该也要我负什么责任吧？

美国基层选举挺有趣的，先有个酝酿阶段，在这期间有些人的家庭会以户为单位，把心目中候选人的名字写在一块牌子上，插在大门外地上，以此来表态和支持。刚开始我没弄明白，看见牌子以为是地界，直到看见森德斯夫人托小刘替她扛出一块牌子——这块牌子比邻居的要大些，正因为大和重，还得另加一条腿才能固定住插好——这时才搞清楚那到处竖立的牌子上原来是些候选人的名字。

投票那天才热闹呢。人家通知单上写明上午 10 点开始投票，森德斯夫人早晨 8 点就打扮好坐在楼梯口等儿子来接她。她身着一套三四十年前老森德斯先生从伦敦替她买回来的高级毛料套装，头上歪戴着一顶小帽，帽子边上还有个不大不小的蝴蝶结，手上带着一枚货真价实的大钻戒，一动一閃在反光。嘴上涂的是枣红色的唇膏，画了一对深棕色的卧蚕眉。这番精心的打扮，看得出选举在她心目中的神圣。

从去森德斯夫人家上班开始，每天都能接触到一些新鲜事物，让我有机会了解不少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自小刘上班的那家模型公司远迁了之后，他总是早出晚归，我们难得碰面，照料森德斯夫人的任务也再没有其他人和我分担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相处熟了，约束相对地也会减少。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感到工作的难度和压力一天比一天在加重。首先使我头痛的是：只要我一跨进门，森德斯夫人就迫不急待地想出门。有事要出门，没事也出门，刮风下雪照出门，出门还想出远门。记得有一次为了要买一条仅值几毛钱的拉链，硬要我开出 100 多里地去。更使我不明白的是她为何对达拉斯那条 75 号高速公路有如此独特的钟爱？每次只要冲上 75 号公路，她就雀跃不已，东张西望，颠过来倒过去，不断重复着同样的问题：“我们前面那辆是什么厂牌呀？”“和我们并行的是哪一国出的车？”“下一个是什么出口？”不仅如此，她还要求我开车穿梭而行，沿途不断超车。折腾累了她就东倒西歪鼾声大作。75 号公路是美国最老的高速公路之一，进口引道短，路面狭窄不平，车祸很多。国内来的两位男士学会开车一二年了，提起 75 号公路还像谈虎色变似的不敢上。我这个人有个很大的弱点，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因此才会经常被人赶着鸭子上架，搞得自己每天下班回来精疲力竭，连话都不想说。本来我以为她在高速公路上闹一闹，进市区就老实了，其实不然，甚至折腾得更凶。有时我在三线道的中线行车，她一惊一诈地指挥我左闪右拐，超车停车，致使险象频生，不断招惹其他车辆抗议的喇叭声。遇着红灯她就唉声叹气，极不耐烦。更糟的是每次遇到黄灯。我出于安全，想到国内那句“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的提醒，就停车等待或礼让别人，她竟毫无道理地责怪我：“我看你太好了，好过头了，好出格了，凭什么要让人家先走？有这种必要吗？”每次都这样唠唠叨叨没完没了，我想再有涵养的人也会厌烦的。为图耳根清静，后来再遇黄灯我就加大油门，冲过十字路口，她竟欣喜若狂地发出“耶！耶！”的大喊大叫，而我想到只身在外日子的艰辛，心里涌起一阵苦涩。我琢磨，像这样每天过着劫后余生似的日子太被动了，得想些改变的办法。于是我留意了森德斯夫人常喜欢去的几处地方，等夜深人静时，我请电机系的男同学陪我开车记路，找出合理的路线，平时把地图随身带着，以后每次出门前把要去的地点问清楚，在地图上标好方位，省得临时换线措手不及。想出了一点主意，压抑的心情就得到少许的缓解。

有一个周末，森德斯夫人提出要到 20 年前去过的一个小镇上买鲜花生，那里离达拉斯足有 200 多里地。我先问清了地址，打开地图聚精会神地边找边画，未曾留意森德斯夫人何时挪近我跟前。只见她怒目圆睁，脸色阴沉，瞧她那样不知出了啥事？还未等我开口，她喘着粗气用发抖的声音质问我：“你……你……在干什么？”我说：“查地图，画清楚今天要走的路线呀！”她几乎是在吼叫：“你不相信我吗？你以为我老了吗？你以为我会那么笨？忘记了过去吗？”一边嚎陶大哭一边接着嚷：“不去啦！不去啦！我哪里也不去啦！”我也火啦，心想你爱去不去！我想来学点英文，你给钱我也没少干活，我又没卖给你，你要什么威风？！所以我也大吼：“OK！GREAT！（行！太好啦！）”然后坐下喝咖啡，根本不理睬她。

过了足有两个多小时，森德斯夫人悄悄地走到我的背后，像孩子一样蒙住我的眼睛，嘴贴近我耳边轻轻他说：“生我气啦？”然后用手勾住我的脖子亲吻我。我挺不适应这洋礼节，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她看我表情仍然木讷，又急忙撕下了一张支票写上 50 美元硬塞给我，还说：“请别怪罪我好吗？”我说：“你不用给我钱，只要你今后能在车上保持安静，我就感激不尽啦，行车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她听我口气有所缓和，马上说：“I PROMISE（我承诺）”。然后又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对我说：“我想今天还不算

晚，你带我到海伦公园住宅区去兜兜风好吗？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从前那些朋友住过的房子。”反正她还是忍不住想出门，我叹了一口气又依了她。

海伦公园是个富人区，从房地产的角度来讲算达拉斯的黄金地段。当我们的车开进海伦住宅区的时候，夕阳已逐渐西沉，晚霞的余辉映照着一座座西欧式的小楼房，大树的影子七长八短地投落在院墙上，晚风阵阵刮得树叶沙沙作响，归巢的小鸟叽叽喳喳吵得人心里有点发慌。记得小时候曾听人讲过，小鸟叫得最凶的时候，可能是个会有蛇类出没的地方……

我把车窗打开，车子缓缓而行，好让森德斯夫人看个清楚，回味她那失落的岁月。她颤颤巍巍地指着一栋西班牙式的小白楼对我说：“你看，你看呀！这是我同学亚历山大的房子，9年前他走啦（去世了）。那粉色房子是劳伦斯的，6年前他就走啦……”“哦，哦，我的好朋友诺贝塔以前住这座灰楼，4年前也走啦……唉，唉，都走啦……”听着她那凄楚的音调，重又激起我对孤寡老人的疼惜。那天我下班晚，正好碰见小刘回来，我说：“小刘，那老太太怎么回事？平时好好的，只要一钻进车里，就一反常态，六亲不认，面目皆非，我甚至怀疑她坐的是张魔椅……她可把我折腾苦啦！”小刘听见我诉苦，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对我一笑说：“咳，老小孩，老小孩你听说过吧？很多老年人老了都像孩子，有时任性不讲理。老人家下月就满93啦，您还要求她怎么着？”（美国人忌讳随便问年龄，所以我原来也没问过她岁数）小刘接着说：“这老太太当年也是个人物呢，够能干的，你想她90岁那年还得了警察一张超速罚单，搞得没有一家保险公司肯承接她的投保。她儿子闺女怕她出门闯祸，所以不准她再开车，她不服气，觉得伤了她自尊心，所以上车就来神儿，尽瞎指挥，有一回在高速公路上让我在逆行线上打回头，我可没听她的。为了带她出去兜风，我一个星期得了两张超速罚单，再来两张咱连驾驶执照都保不住啦（交通法规定一年内得上四张罚单有可能吊销执照），所以咱才躲啦！原本我想老太太就折腾我，对您还不客气点？谁知道还是外甥打灯笼——照舅（旧）！”我说：“怪不得你鼓动我来，敢情这么回事呀！你怎么事先不把这情况告诉我？”小刘诡秘地一笑说：“我不是一见面就对您说咱老太太就是脚野点，爱出个门儿吗……”小刘这鬼灵精，关键之处一句带过。想想我自己也是挺愿意来的，小刘又热心，怎能怪罪他呢？

在一个雨天，森德斯夫人预约好要去医院看牙科。医院在飞机场附近，高家蛮远的，差不多又是60多公里。去的时候，她因路不熟，一路上挺安静，闭目养神，偶尔用半睁半闭的眼睛斜瞄一下窗外的雨景。但在回程的路上，大约离家还有六七公里时，她认得路啦，开始喋喋不休地絮叨。她让我从她指的高速公路出口拐出去，还说那是她走过千万遍的地方。但早上经过时我记得那里正在修路，所以没采纳她的建议，准备继续往前开，从下一个出口走再转回来一点。雨越下越大，麻秆大的雨柱打在车窗上。路上的能见度很差，开车需要精神高度集，为此我没顾上及时向她解释。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接近她指的那个出口处，她突然一窜而起，像只顽皮失控的猴子，边抢夺我的方向盘边叫着：“想把我带到哪里去哟？！”巨大的惯性险些造成翻车。尖啸的刹车声中，车头调转了180度。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拼命设法将车退到了路边的临时紧急停车线，吓出了一身冷汗。我欲哭无泪痴痴呆呆地摸着方向盘，瘫软在座位上。森德斯夫人知道惹祸了，一声不吭地坐在旁边偷偷看我。

受此一劫，我才承认连小刘这六尺大汉也要为之一躲的差使，并非有热心爱心就能胜任的。今日远渡重洋，为的是进修和充实，任重道远。我不仅要关心别人，也应当懂得保护自己，才有可能完成学业。思前想后，我借口功课太忙，辞去了这份工作。

森德斯夫人对我恋恋不舍，三天两头买鲜花送我，在我的电话答录机里留话，说她很爱我，想和我长长地谈一谈……法官森德斯先生代表全家去学校宿舍看望我，感谢我对她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带给他一家的安定和欢乐，并征询我是否还有回去的可能性。

我和森德斯夫人相处了4个半月，英文长进了，开车技术提高了，体重下降啦。拿着那笔来之不易的报酬，我干脆豁出来，买了一辆美国产的别克二手车做个留念。

餐馆风云

我上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住校，出了校门就进了歌剧院。因为工作的关系，每年大部分时间又都在各省市巡回演出，难得留在家里。家务活干得少，尤其烹饪方面，更数不上我，因为我妈妈能烧出一手可口的好菜，即使节假日偶尔应允我牛刀小试，结果不是米饭窜烟，就是炒菜过咸，从清早一直忙到下午，最后看见大家无精打采的神态，对我的手艺不屑品尝的样子，使我扫兴之极。

来美国后，发现室友很会烧菜。不到一小时功夫，四菜一汤端上桌面，色香味俱佳，人人夸赞。其他几个台湾同学的“陪读太太”也都各有高招儿。问她们何以如此手巧？说是曾上过家政大学，还有一位太太娇滴滴他说：“我出嫁以前上过×专科，人家都说我们那所是新娘学校喔……”

我周围的几位同学，提起吃中国饭就兴趣十足。我初来乍到，他们对我帮助很多，当时我唯一能答谢他们的方式，就是去中餐馆请吃饭。但有时他们提出要求我准备些春卷锅贴，他们也带些食物来，一二十人在一起聚餐聊天。遇到这种时候我只好求助室友。几次忙完之后，我想，为啥自己不可以学会做菜？求人总不如求己方便，我干脆上中国餐馆去补学上几招儿。

凡是我决定要做的事，想等熬过夜都困难，半夜1点我拿起电话就往小孙住处拨。

“孙二娘”

小孙是我在朋友的生日晚会上认识的。那次参加晚会的人不少，在座的客人有几位刚从台湾香港远道而来。当我高歌数曲之后，佳评如潮。小孙突然嚷道：“太棒了！这才叫艺术呢，比他们那些啃着麦克风哼哼叽叽的港台歌星棒多了！”她的褒贬有点偏激，夸得我挺不自在，不过倒让我认识了她快人快语的个性。

小孙也从北京来，据友人说出身将门。她身材高挑，明眸皓齿，为人慷慨仗义。这位北国佳丽是因一起感情纠纷，致使家庭关系破裂，5年前愤然出走，只身来到美国。

开始她想上大学，但因在“文革”时期，参加了红卫兵，停课闹革命，在国内连初一都没念完就下乡了，基础实在太差，读书吃力，于是干脆打工挣钱。这里打工首先都会想去餐馆，因为餐馆工作，如果是上茶端菜，起薪虽低，若生意好的话，小费收入不错，每天还能供给两顿免费餐。

小孙的美貌，以及伴着她的那些没完没了的花边新闻，使她在达市有不小的知名度。她打了一年工，就转换过30多家餐馆。

有一阵子她在×楼上班，店里有位大陈岛籍的大厨叫阿良。阿良依仗自己是店里的大拿，对人有股子盛气凌人的粗鲁。此人年过四十，长得方下巴，酒糟鼻，斗鸡眼，又好赌，每月挣的钱不够还赌债，纯属是位财貌双缺的困难户。但他从不甘寂寞，一双斗鸡眼就像一台出了故障的扫描机，一见女孩就不住地来回扫，对店里的几个女服务生也经常动手动脚，时闻有“性骚扰”事件发生。有两个人称“内在美”（丈夫在台湾上班，妻子在美国等绿卡），自己出来挣零花钱的，每回遇上阿良挑逗，吓得像碰见鬼似地躲闪。

自小孙进店后，阿良不知听信了哪位仁兄的蛊惑，说很多大陆妹人穷志

短，在此讨生举目无亲，只要你显得有点钱，阿猫阿狗她们都肯嫁。眼前这个小孙，姣好的样貌，撩人的身材，令阿良春心大动彻夜难眠。

见着小孙不久，阿良就进入了“新状况”。除了嘴里整天来回哼着一首名叫《心事谁人知》的台湾情歌外，更令人侧目的还是他一改往日邋遢的外表，白围腰外，交替着翻出橘黄和大红格子的衬衫领子。尽管厨房烟熏火烤，他也坚持带着那块闪着金光的六成新劳力士手表。不仅如此，言谈举止档次也见提高，吆喝手下干活也从原来的骂骂咧咧，一改以“请你”相称。为了去凑近这北京姑娘的卷舌音，阿良将许多词汇后面都加上个儿音，如“烤鸭”阿良念“烤鸭儿”，“馒头”叫“馒头儿”，“昨天”他也学会说成“昨儿个”，更细心地将海峡两岸敏感的字眼，统一改用北京姑娘的习惯称呼：“北平”改称“北京”，“沦陷”改成“解放”，弄得餐馆的员工们议论纷纷。有个从台湾来的女服务生说：“阿良师傅最近有没有搞错？讲话总怪怪的，好好笑哦……”每晚工人吃宵夜的时候，小孙面前都另加放着两碟可口的小菜。老板娘对借花献佛虽也心存不满，但碍于阿良大厨的身份，也不好发作。尽管阿良用心良苦，小孙却从没正眼看过他。

有一回小孙上后院小仓库取餐巾，途经厨房，阿良鬼鬼祟祟尾随而去，进屋冷不防从后腰抱住小孙妄图动粗。小孙回手掴他一巴掌，打得他鼻血如注，捂着脸落荒而逃。但见小孙余怒未消拿着餐巾边走边骂：“丫头养的！瞎了眼，在我身上找便宜，想找死呀？！”

伙计们一个个大惊失色。老板娘也吓昏了头，她害怕事情闹大搅了生意，当机立断多开了半个月的薪水，连哄带骗让小孙另谋生路。自那以后小孙得了个“孙二娘”的绰号。

“馄饨官”

小孙是个夜猫子，每晚不到两点她不睡觉。她一听是我打的电话，兴致格外好，还没等我开口，就迫不急待地先告诉我些社区要闻和餐馆笑料，等她笑够了才想起问我有啥事找她？听说我想去餐馆打工，她立即说：“断粮啦？我这里先拿去用吧！”我说：“我是想学点本事。”她问：“那你想干里边还是外面？”她听不到我回答，知道我没听懂就说：“里边就是指厨房，厨房活儿分大厨（一把手）、炒锅（二把手）、油锅、抓码和打杂，外面就是指前厅，有带位、收帐、服务生。”我说：“达拉斯认识我的人挺多的，端菜送茶不好意思，收帐我最怕算错，带位学不到啥技术，其实我只想学做菜。”小孙挺不客气他说：“餐馆都是做生意的，谁有那闲功夫教你做菜？你干脆进厨房打杂，看多了就会了。”接着她说：“你以前没干过餐馆活儿，先我家小馆开练吧，找大的你顶不下来老板该火啦，你可不知道有些中国餐馆老板恨不能把你骨头里的油都榨出来。他们软的欺侮硬的怕，雇老美八到十块一个钟头，雇中国人才给不到一半，雇老墨（墨西哥人）更抠，有时才给两块钱。”我说：“好吧，听你的，请你帮我找个小餐馆吧，反正我要求不高，能学会做菜就行啦。”

3 天之后小孙来电话要我去一家叫满香楼的餐馆应征。满香楼在达福机场附近，距学校足有 40 公里，地处商业广场的一角，油漆的大红门加上两旁端坐的一对大石狮，很有中国味道。

那天下课后，我换上一件蓝白相间海军领的连衣裙赶去面试。推开大门，屋里挺黑。不知为啥这里不少餐馆都时兴这种情调，暗淡的灯光，每张餐桌

上插一枝花，再点一根小蜡，人影儿在墙上一晃一晃的。我往里走只觉得深一脚浅一脚，等到了厨房才见灯火通明。

一位身材有些发福的女人坐在门口，那张脸像刚揉好的一大盆发面，又白又渲。她拉长声音有气无力他说了一句：“哦，你来啦。”后面不知是谁在提示我：“这位是马太太。”我很有礼貌他说：“马太太您好！”她不断上下打量我，然后再问：“打过餐馆工吗？”我回答：“没有，但我愿意学。”她说：“你要多少钱一小时呀？”我稍迟疑了一下。也许从小受的教育不同，提到钱还得自己要价总觉得怪不好意思的，就说：“你们以前雇工付多少钱，我和他们一样就行啦。”她说：“三块五一小时，干得好以后再加钱，明天你就来上班吧，工作时间从下午6点到晚上10点。”话毕，引我与各位同仁一一相见，美国称“SayHello”。大家记住我容易，我要记住大家就得注意每个人的特点了。我记得花白头发的师傅姓何；头发中分有点脂粉气的男人姓马，估计和“发面”是一对；有个高个子男孩剃的是“庞克头”，中间那股还染成绿色；前厅服务的两个女孩一高一矮，高个的长发披肩，遮掩住小半脸，据说这就叫“清汤挂面”式；小姑娘很瘦小，像有点发育不良；另外还有两个碧眼金发的美国大小伙，据说是半工半读的在校学生；他们就是我的新同事。

第二天，我穿上一身桃红套装去上工。我主张生活不管多苦多累，但在视觉上要给人有无往而不胜的感觉才好。

头天上工赶上高速公路塞车，起大早赶晚集，到了餐馆已迟到了一刻钟。我一推门只听见一声挺肉麻的：“嗨依……”老板娘满脸堆笑，穿着低胸拖地长裙扭摆着腰肢迎了出来。一看是我，立即收敛笑容，冷冷他说了句：“是你呀，快去后面干活吧！”

进厨房，何师傅说分给我的活是剥虾，并由他先给我示范。本以为剥虾还不简单？其实不然，要分五个步骤进行：（1）将冻成冰块的鲜虾放在冷水中解冻。（2）剥壳。（3）在每只虾背的中间划一刀。（4）用淀粉和水把割过的虾捏一阵，使虾肠与虾体分离。（5）用清水冲净，分别装进小食品袋冷藏，随时备炒虾仁之用。我独自守着大水池，虽然尽心竭力，4小时过去，才理好5磅。我虽尚未达到干一行爱一行的高尚情操，但职业道德一向很好，不管干什么工作都会想着得有创造或提高。晚上回去反省了一下，觉得第三道工序耽搁时间大多，主要因为餐馆的菜刀比家用菜刀大出有二三倍，既笨重又锋利，用大刀割小虾背，总怕伤了手。我想到“笨鸟先飞”和“熟能生巧”这两句名言，第二天提前1小时上工，想用时间来弥补速度。才去了3天，老板娘派给我剥虾的指标已由5磅递增至10磅，我不说不笑不吃不喝，忙到打烊还没干完，厨工吃夜宵时，我仍坚持加班加点，这才勉强干完。回家正好12点。小孙来电话问我感觉如何？我说还行，就是速度有点赶不上，她说这没关系慢慢熟了就好了，又嘱咐我上班要穿旧T恤和球鞋。剥了5天虾之后，开始学蒸大锅饭、切菜、拌调料、煎锅贴。何师傅见我学得很快很用心，相当满意。何师傅是四川人，有时我用四川方言和他交谈几句，再小声哼上两句川剧的高腔，令他格外开心，不过我怕老板娘不满意，所以干活时尽量不聊天，等到我手头的活干熟干顺手了，这才腾出空来观察周围的情态：我首先发现的是老板娘尽管年过半百，但仍保持着烈焰般的激情。

她负责前厅带位招呼客人，却频繁于里外穿梭，有时挑块甜酸肉或腰果之类的边呼着“Honey！”（蜂蜜，美国人的爱称）边往老马嘴里塞，喂完了

又拥抱在一起，但因动作属于突发性的，往往是老马手里的大菜刀部来不及搁下，马太太就扑过去搂住他。我常耽心这时恰好有人从他们身后路过不当心划伤了手，幸好都是有惊无险。

可能我比较保守，对于在公开场合展示属于“限制级儿童不宜观看的镜头”，我也觉得挺别扭。

何师傅对我真不错，将他的一技之长倾囊相授，短时间我又学会了做香酥鸡、八宝盘、甜酸肉和牛肉串。有时老马也凑过来教两下，但一看见马太太跨进厨房他就赶紧转过身去，而马太太照例会追过去亲热一番之后，再走到我面前给我加几样新工作。总之我学得越快就要求我干得越多，最后叫我干上了油锅。开始看见那一大锅滚烫的油，我有点发怵，但很快前厅所需要的油炸类食品全部都出自我手了。

这马太太相当会折磨人，明明能用机器清洗的大锅，却偏要我用手去刷，而且每次都在我好不容易收拾好准备下工的时候提出叫我刷锅。那油腻腻的大锅有时要刷九个之多。刷锅水里的漂白剂，使我双手皮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有三个手指尖已裂开渗血。我开始怀疑她是有意在整治我。

这个餐馆的职业道德很差，掉在地上的食品拾起放回盘子照样端给顾客，有时甚至把一些前面吃剩的饭菜换个盘子又卖出去。我真为受到坑害的顾客而不平，出于义愤，凡是我能插上手的，立即把残羹剩菜都扔进垃圾桶。有时被老板娘看见直瞪我，我装作没事一样不理睬她。

有个星期天上午，小孙约我去教堂听她朋友杰克逊演唱，一路上，她除了问我打工情况外，又再次提到让我穿破衣服上工。我想她又没看见我上工，怎么晓得我穿什么？其中必有隐情，便问：“为什么？”小孙说：“马太太妒嫉心强，看见你穿得太漂亮她不高兴会找你茬儿。”我一听就骂道：“我穿得好坏关她屁事！我不是老华工，不是她的奴隶！每天晚上给我4个钟头的钱，使足了我，6个钟头也干不完她分给我的活儿。我要不是心血来潮想学烧菜，才不跑到这黑店来受这份没影儿的窝囊气！”

听我一骂，小孙反而乐啦，说：“你性子也够急的，这有啥好生气的，你不知道各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吗？呆了这么些日子你还没瞧出点名堂呀？这位马太太是10年前从台湾移民来的，老马是她梅开二度再嫁的丈夫。老马原来是厦门一个工厂的机械师，来美国探他在台湾的亲爹（当时海峡两岸不能直通），探完亲不想回国，又没合法身份在美国呆下去，正在彷徨之际，被马太太相中招进了门。他们结婚没几年，老马比他老婆小几岁，马太太耽心丈夫‘花心’，管得特紧。何师傅是马太太的三舅，早年在四川结过婚，还有个儿子，儿子还没满月他就被抓了壮丁，随军到了台湾，退役后在远洋轮上当过几年海员，攒下一笔钱。马太太左一封信右一封信要他来美国投资合伙开餐馆，老头来了，把钱都投进去了，结果马太太对他挺苛刻。老马每月能挣一千八，老头才拿一千二，又不分红，何师傅气得要退股，她不让，也不替他办绿卡，老头一生气跟一个外国女人结了婚……”

我心想这四川小老头，一口浓郁的乡音，用普通话交谈都不易，竟然娶上了外国老婆，真是“人不可貌相”，不过想起他既当过海员，这风流就不足为怪了……我继续听小孙说：“老头等办好了身份证，打算回大陆去找儿子。庞克头男孩和‘清汤挂面’是马太太和前夫生的孪生儿女，小女孩曼曼是马太太妹妹的女儿。我刚来美国时和曼曼是英文学校同学，她介绍我上满香楼打工，才干了4天，她姨妈就替我另找了个地方，说别处给的钱比他们

给得多。开始我还真挺感激她，等后来听曼曼说她姨妈怕她姨夫看上我，才把我支走了。你说这是哪儿跟哪儿呀？纯粹他妈的瞎扯蛋！”讲完她又哈哈大笑。

听完小孙的“内参”，才清楚本店的基本人事结构，对“发面”畸形的心态又多了几分了解。我也不想再扮演“无语羔羊”的角色，若是“发面”再给我穿小鞋，我也得给她点颜色看了。

有一回我刚收拾完要下班，她又要我刷大锅，我二话不说，当她面把九口大锅全部塞进洗碗机。另一次我正在聚精会神包馄饨，她凑过来训我：“你为什么放那么多馅？像你那么包一碗馅一会儿就用光了，馅多了炸不透客人吃了拉肚子你能负责任吗？！”她絮叨半天，我连眼皮都不对她抬一下。她觉得有点下不了台，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跑到老马那里去告状，我见她那张贴近老马耳根的大嘴不停地蠕动。老马咬着嘴唇边摇头边偷着瞟我几眼，肯定是“发面”想挑动他合力发难我，但看来这上门女婿怯阵。

倒是我有点忍不住了，我用低沉而严厉的语气质问道：“怎么啦？怎么啦？怎么啦嘛！？”这最后一问如同狮吼，吓得那女人一溜小跑上了前厅。老马把头埋得更低了。只有何师傅面带笑歪着头仿佛在欣赏些什么。刹那间厨房里变得死一样的寂静，同事们一个个似乎都预感到“今夜有暴风雨”。

正在僵持，只听后门“哐啷”一声响，推门进来一个东方面孔的女人，双目炯炯，皮肤黝黑，留齐耳短发，上穿海蓝线衣，下着一条黑色裹裙，看上去约有50多岁。何师傅迎了上去比比划划一番。我没听见声音，以为她是来送货或收帐的聋哑人，也就没在意她。

哪知何师傅突然拉着那女人向我走来，脸红得像喝醉了酒，他羞答答地笑着对我说：“沈小姐，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番婆。”天哪！原来她就是何师傅娶的外国老婆。想必是何师傅早已在家里提到过我，所以那女人一见我就很熟络，也挺真诚。我很客气他说：“你很幸运，找到了一位很好的丈夫，我也很感谢他教我学会很多事情。”那女人笑着对我说：

“I like him so far (我爱他心地善良)，He need ‘身份’ (他需要身份)。”她会用中文说最重要的词“身份”，“I like eat Chinese food。(我爱吃中国食物)。”她就这样一直挽着我的手聊天。这女子原籍老挝，样貌平常，但会讲法语、西班牙语，越南语和英语，前夫丧生沙场，12年前，孤儿寡母以难民身份移民来美国，难耐中年的孤寂，经人介绍下嫁给何师傅。通过交谈，我对她印象不错，觉得她很纯朴厚道。

本来今天我是准备要和“发面”翻脸摊牌的，结果何师傅的外国太太一出现，给搅了局撤了火。“发面”一探头看我恢复了平静，便讪讪地走过来，一手搭在我肩上，说要教我包馄饨。她先包几只样板给我看。她用筷子蘸一点拌好的肉馅，放在馄饨皮一角，然后一捏再一翻，手中的馄饨皮变得像只大蝴蝶，放在油锅一炸更见挺拔。店里的价格是10只要卖3.5美元，那次我按老板娘的规格，一小碗馅包了200多只馄饨。

那晚宵夜时，大家一定要拉我入座，桌上还另加了两升生啤酒。席间，老板娘发表“重要讲话”，并涉及一项人事变动，她说：“自从沈小姐来我们店之后，给我们帮忙很大，特别是她今天包的馄饨，又快又好又省料，今后我们餐馆的馄饨，统一由沈小姐负责，旁人一律不要随便乱插手……”就这样，我当上了提职不提薪的“馄饨官”。

自荣升“馄饨官”之后，我又坚持干了10多天，等何师傅又教会我几个

川菜调料配方，我就辞工去英文夜校上课了。

我的教头们

凡事开头总是比较难的，但当你逐渐学会了如何适应新环境的时候，许多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刚到美国时，受语言的限制，和美国人接触不多，参加华人的聚会倒不少，本想去学点同胞们成功的经验，但几次活动下来，听到更多的却只是诉苦和抱怨，而且只要有一个人开头，就会有很多人争先恐后地相呼应，听来听去，都是老调重弹，没有啥新的内容。什么“在美国不会英文像聋哑人呀，不会开车像没有脚呀……”其实用残疾人的缺陷来比喻我们某些方面能力的暂时不足，不过是为了强调困难而已。就拿学英文和学开车来说，学英文只要持之以恒，必见成效，学开车就更不是高不可攀的事了。否则怎么满街男女老少会开车的那么多？关键在于下功夫去做，一分耕耘，必有一分收获，俗话说“不怕慢就怕站”。

我计划先抽时间把开车学会。学车之前，我找比我先来美国的同学了解一下入门要领，经各位轮番热情的指点，我终于摸清了学车要分两个步骤进行：首先要去交通局考笔试，内容包括辨认各种路标和背熟各种交通法则，考交通法规每张卷子大约有 40 题，每道题列出四种答案，一对三错，任选一种。认路标一般出 10 道题，也是从一时三错中选答案。两项内容放在一起，得 70 分以上，就可以拿到一张学习执照，有了学习执照，才有资格坐在驾驶席上学开车。

学驾驶的方法大致共有三种：

（一）自学成材——先花钱买辆车，请人重点讲解和指教一番，等夜深人静时找个没人的广场，苦苦练习。这种方法优点是自己有车，想练就练想走就走，用不着烦劳别人。但这种做法是违反交通法则的，若让警察发现，就会被开罚单和被取消学习资格。更大的问题在于万一发生意外，没有人及时救援，非常危险。

（二）朋友互助——按交通法规，请一位有一年以上驾驶资历的人坐在一旁任教。这个方法优点是省钱合法，但是车不好找。在美国，车是决不肯轻易借人开的，这主要牵涉到保险费的问题。学生买的基本上都是二手车，价格在几百元到一两千元不等，但汽车的保险费每年得交上千块。若有碰撞事故发生，责任在己方，保险费会随之窜升，如果外借他人出了问题，保险公司可能拒赔，车主就要吃上官司。海外学子，都想少惹麻烦，安宁度日，所以鲜见有汽车借让。用这个办法学车，还有一个问题，若你聘请的教练，本身开车习惯不好，比如刹车踩得重或拐弯速度过高，甩得乘客人仰马翻，喜欢超车抢行或跟车太近……这些对初学者多少都有些不良的影响，习惯养成容易，想改掉就难了。

（三）正规入学——交上 400 美元左右学费，由驾驶学校提供车辆和教练。这个方法优点是基本技术训练好，动作准确，加之教练车有两套刹车设备，遇上危急情况，若学生反应不及，教练会立即抢险。在正规教练指导下学车，最安全可靠。不过费用很高，一般最起码要上完 12 节课以上才能参加考试，路试若没能通过，以后教练每带去考一次要另交 40 美元，有些学员爱紧张或反应慢，本来临场发挥就不好，再加上个别考官有种族歧视，连着考八九次没通过的也有，这样下来，学费就很可观了。

我根据自己的条件，决定选用第二方案学车。我先找来了一本德克萨斯

州的交通法，开始背诵。隔壁住着一位刚从复旦大学化学系出来不久的小张，看见我念交通规则，十分好心地提醒我说：“你先要检查一下，看看你这本书全不全喔，我上次搞到一本上了当，我拿着它念了几遍就去考试，结果才得了个30分。我奇怪有些规则我怎么没看见过？回学校对同学一说，人家不信，结果一查我的书，才知道不知啥时候掉了后半本。”笔试那天，有几位台湾来的同学也要去考试，他们虽有多年驾驶经验，但台湾执照美国不通用，所以也要重考。有那么多人结伴同行，我就放松多了。

到了交通局，先交验护照和测视力，然后还要填一张表格，内容包括以前是否有过犯罪记录，其中还有一个当时为之一震的问题，就是万一遇上车祸，阁下有个三长两短，您那贵体准备咋办？各重要部位打不打算捐献？尽管我也明白遗爱人间是人类互助的伟大创举，但想壮志未酬就要先去思考身后之事，总有点心不甘情不愿。后来听朋友讲因开车危险较大，美国人历来主张有些丑话必须说在前面，免得留下太多的疑难和纠纷。

达拉斯考笔试规定可使用英、中、西班牙三种文字。在这里能用上自己的母语考试，不仅令人感到方便，同时还有几分自豪。我在拿到学习执照之后，才真正开始筹划开车的事。

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小张，他是自学成才，先买车后自学，刚会开就上路。有一次和对面会车，心一慌，方向盘一歪，撞在水泥杆上，幸好不太严重，只是车身陷进去一大块。当时小张既没有保险，又没有执照，他怕警察发现，不声不响赶紧把车送到车行，花了780块钱才把车修好。小张平时边上学边打工，隔三短五上交通局跑一跑，大约折腾了六七趟，才勉强把执照考下来。也正因为他的执照来之不易，所以临场经验相当丰富，听他介绍确实使我受益不浅。

小张热情好动，年仅20岁，周围的一些研究生都把他当孩子逗，不论他有什么高见，很少被人采纳，使小张颇有屈才之感。我在和别人谈及学车，他在一边马上搭腔说：“开车这件事嘛是最容易不过了，本人就可以担任教练……”按说他才考下执照没几天，实在没有资格执教，无奈我太想学他太想教了，我们明知故犯置法律不顾，他载我到了学院附近的大广场。那是个星期天早上，街上冷冷清清，行人寥寥无几，星期日巡警上班的也很少。小张首先教我辨认汽车的重要部件：油门、刹车、方向盘及怎么点火发动，如何换挡。讲完后他叫我插上钥匙，我轻轻一拧，车果然发动起来了。我推上前进挡，一踩油门，车就慢慢起动了。我喜形于色。小张在一旁得意他说：“你看，我不是对你讲过吗，开车这件事容易得很！”他教我把方向盘略向左打，车子就不停地在广场上兜圈子。因我不会拐直角，只能转些大小不同的圆圈。转了大约有20几分钟，小张问我敢不敢自己开，我对他说敢，他就叫我停下车，他跑去买烟，我自己继续兜圈子。又过了20来分钟，小张才叼着烟回来，问我感觉如何？我说：“很好！”不过已经转得有点迷糊了。我问小张：“如果车想往右后方倒退的话，那方向盘应当往哪边打？”他一本正经地对我说：“这怎么讲得清楚？你把车放在倒档上，边退边把方向盘左右试试，不就明白了吗？”我认为言之有理，首肯赞同。上完课之后，我在小张连拉带拽的保驾下，东倒西歪地把车开回宿舍。

封小张为我的启蒙教练，他是受之无愧的。学过了这一次，我有点上瘾，但小张太忙，一连几天我不见他人影，我又没车，只好等他有空再说了。

我想向其他同学借车，一想到保险的事，怕碰钉子，几次都欲言又止。

不过我仍然不放弃从我的记忆中，搜寻出一位可能会帮助我学开车的人……我突然想起他——小江。小伙子个头不高，结实的身材，黝黑的皮肤，一双聪明而又带点狡黠的大眼睛，一头乌发。他的父亲原在部队工作，从东北随军南下，在湛江成家落户。因此在小江的身上既有东北人的率直，又有广东人的机敏。小江毕业于广东外语学院法文系，在校成绩很好，学院原定把他留下任教，无奈他受到一桩感情问题的困扰，执意要求离去，学校只得割爱把他让给了石油部，到了石油部他又进修了英文，不久由外商资助他来美攻读法律博士学位。他是个蛮讨人喜欢的小伙子。

我和小江共有两面之交，第一面是在法学院诺顿教授家举办的外国留学生联欢晚会上，我应邀表演。我用了8种不同的语言演唱，备受瞩目。小江觉得我为中国留学生争了光，为此他也感到兴奋。这第二面嘛，可就热闹了。有天晚上快1点钟了，小江突然打电话来问我会不会理发？在美国过了晚上10点给人打电话就算很失礼了。美国人平时习惯早睡早起，好在我们中国留学生差不多都是“夜猫子”，但半夜1点打电话问我会不会理发总有点奇怪，不过我还是很平和地对他说：“会的，因为过去经常下乡，替不少贫下中农理过发。”他说：“哎呀，太好啦！请你现在就帮我修修头行吗？”我说：“行倒是行，理发干啥要这么急呀？”只听见他叹了一口气说：“别提啦，我想省点时间省点钱，让剑白（室友）帮我理了个头，不知他怎么搞的？反正弄得我没脸见人啦。本来我也不知道那么严重，今天早上进教室，同学们都笑得没法上课了。一开始教授有点生气，等他看清了我这模样，也忍不住笑啦。我这辈子还从来没感到这么不自在过，拜托快帮我修一下吧，哪怕光头也行，那好歹也正经算个式样呀……”我问：“那你现在是个什么样？”他沮丧他说：“天灵盖露白，天灵盖你总知道吧？就是小孩刚出世头顶上直跳的那一个部位。前面一排头发剪得很齐，像女孩的留海，耳朵两边留下的头发还可以扎小辫……”听他一形容，我认为情况的确紧急，就对他说：“那你快来吧！”等他气急败坏赶到，我一看也乐得差点岔气。说实在的我真不认识剑白，知道他是个老实巴交的同学，我一定会怀疑这是有意的捉弄。我安慰小江说：“事到如今只能向短的找齐了，先理成小平头让它慢慢长吧！”他对我果断的决定，不胜感激，临走时俏皮地对我说：“俗话讲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今后有啥要帮忙的来个电话就行啦。”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想必“秀发”也该长出来了。我想起小江有车，他是外商资助的留学生，所以生活费比其他同学高，买的车也比其他同学要好。住我们那一片的中国留学生，买车最高花到2100美元，而小江那辆深红的福特轿车，是花2400美元从马来西亚毕业生手里买下来的，人家急着回国才降价卖给他。这辆车成了中国留学生车中的佼佼者。

我去找小江，不敢直截了当地向他借车，我非常婉转和显得无意的样子对他说：“小江，你教我开半个钟头车行吗？”他说：“我的水平还能教人开车？实话对你说，为考下执照，每一位考官差不多都认得我了。你要学开车，我干脆把车借你算了，你另请人教吧，反正我的宿舍离学校近，平时上学我也不开车，只有周末去中国店买点菜。”

小江的慷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甚至有点纳闷和不安。我冒着追问也许会使他改变主意的可能，仍然按捺不住问他：“小江，人家都说在美国汽车不可以随便外借，你怎么不在乎呢？”“借车有什么大不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你们女同学开车一定很当心，不会主动去撞人家的，万一被别人撞

上，只要人不受伤，咱们还能捞上一笔外快呢！我们系里的老唐，花了 900 美元买了一辆车，学位拿到了，该回国了，上星期三刚出校门口，被一辆跑车撞上，结果保险公司出面赔了他 1200 美元，你看他白开了 3 年车还赚了 300 块，有多合算。昨天我还对我们班小何开玩笑，说回国前，大家来个碰撞，让美国保险公司出血。”说完哈哈大笑，把车钥匙往我手里一塞说：“拿去开吧，不用想那么多！”一有了车，我翅膀就硬了，开始物色新的教练。

我的第二任教练姓莫。莫先生来自台湾，是法学院的高材生。虽然学业尚未结束，但他利用假期补课去纽约考取了纽约州的律师执照，这对法学院的同学来说，简直像中了状元。有了这来之不易的殊荣，使他声名大噪，尽管他离真正执业还早，但同学们都已喊他“莫大律师”。莫大律师在台湾上过海运学院，毕业后又在远洋轮上当过几年海员，五大洲三大洋都转过几遭。他见多识广，有时候同学们凑在一起尽听他神聊，大家无非是为了放松一下，消除疲劳，根本没有人在乎他的消息来源是正道还是小道。对我来说，真正看中他的一条，是听说他学车毕业于正规的驾驶学校。我请莫大律师为我执教半个小时，他欣然同意。我知道大家忙，所以不管对谁提出都说只需用半小时，这样比较容易被接受。莫大律师载我到停车广场，扼要阐明基本技术的重要性，然后就让我开始练动作——在一条很长的直线上反复练倒车。倒车不能光看后视镜，而要把头也转向后方，几十趟下来，我的脖子又酸又痛。于是我向莫大律师提出申请：“我们是否可以上街转转去？”他说：“你连最基本的动作都没练好就想上街？”我嘟嘟囔囔他说：“那上海小张就带我上过街。”他阴着脸说：“我不管别人怎么教，我要对生命和安全负责！”我只得无精打彩继续练倒车。前后练足了 40 分钟，莫大律师才决定收兵，他说：“今天就练到这里，你把车开回去吧，今天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上街？”听他口气是根本不信任我，我也暗中较劲，想争回面子。但不知怎么越急越把不住方向盘，上街没两分钟右前轮就爬上了人行道，幸好四周没人。车在马路上成蛇行慢慢往前开。我硬着头皮好不容易才把车开了回来。莫大律师阴阳怪气他说：“这种水平也能上街？！”

晚饭后我坐在窗前发愣，为白天学车的事懊恼不已。在一起搭伙的大宋见我闷闷不乐，走过来问，当他得知仅仅为学车之事烦恼，就开始劝解我。我对他说：“道理我全明白，你不必太费心劝我，你若真有诚意关心我不如抽点空来教教我，我知道你们都很忙，所以顶多也就占用你半个钟头。”被我这一将，他也不好拒绝，就说：“那我晚上做完作业来帮你练。”说完匆匆离去。我的室友听见我在请大宋教开车，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对我说：“你不要命啦？！你不知道他在台湾出过大车祸呀！他老婆就是坐他开的车破了相……”我想反正教车就在广场，再说已经讲好的事，也不便推掉。

大宋来自台湾，是电机系的高材生，修长的身材，带副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风度翩翩。他是很典型的那种“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个性，平日孤芳自赏，说起话来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得罪的人相当多。在他们公派生里，他是个小头目，表面上大伙儿叫他“宋组长”，背后连我也都叫他“花心大少”。花心当然是风流，在人们的印象里花花公子不学无术的多，但这位花心大少功课全是“A”。只因他待同学很冷，又常出口伤人，连他的指导教授对他也是爱恨交加，有时还故意刁难他。我们在一起搭伙，

茶余饭后偶尔会在一起聊聊天开开玩笑。

有一回，我出于好奇问他，“听人讲你从少年时代起就风流成性，前科累累是吗？”他苦笑着说：“嗨，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就因为我得罪人太多，所以总有人揪住我的过去不放，出我的洋相。其实做人谁能没有错？佛家不是常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我突然看见电脑系的肖洋在花心大少背后比比划划蹲下站起，弄不明白他在干什么。花心大少一回头，他又假装若无其事地看天花板。等花心大少刚一出门，肖洋就对我说：“嘿，他那把刀是经常拿起放下的！”其实花心大少不仅学业成绩出色，做些份内事，也蛮认真的。就拿伙食团做值日来说，只要轮到他，那一定是做得最干净彻底的。有时他向我介绍自己的论文提要《关于机器人的设计和制造》，深入浅出讲得引人入胜。我觉得他挺有学问的，所以不论人们如何抨击他，我对他仍有几分佩服。

深夜1点多。花心大少来敲门。我不明白他手里为什么提了一只很大的垃圾口袋。我们照例把车开到广场去。他说：“我今天教你做的动作叫‘平行停车’，就是在马路边上一前一后停着两辆车，中间若有空位我们就可以把车倒着进去，然后再把位置摆正。这个动作比较难，但很重要，因为德州路考的第一项就是‘平行停车’。”说完就用脚量步子，然后从垃圾口袋里掏出许多大小不同颜色各异的饮料罐，按量好的位置，把一个个罐子摆好。他竟然为我拣来了那么多空罐头，我还真有点感动。

练平行停车和国内练钻竹杆子路差不多。一切就绪之后，花心大少在下面发号施令：“开始！倒车！”第一回合我听见咔嚓咔嚓一阵破碎声，停车一看，90%的罐子已全压成扁片。此刻我有点像还不会走就要学跑的小孩，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再说夜深人静，四周一片漆黑，许多罐子颜色很深，和大地的颜色很接近，光靠汽车有限的灯光哪能看得清楚，原来讲定学半小时，结果还不到20分钟，饮料空罐已全部压碎。大宋有点无奈和失望地对我说：“小姐，标志已全部压扁啦，这下一步你看该怎么练？”我很不好意思他说：“真对不起，我们回去算啦。”就这样我告别了第三任教练。

这两次学车都使我心里产生了挫折感。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有个人走过我面前。此人我们都叫他赖皮，其实他不姓赖，只因为有些事办得太赖皮，所以才得了这么个不雅的绰号。赖皮也是台湾公派来美以美大学电机系读博士学位的。他心肠很好，待人热情也蛮有同情心，只是他的某些习性，我实在无法苟同。为此我与他常有争执。

美国商店的销售方式和中国商店不同，从一般商品（食品除外）到高档商品，买下若不满意，在不超过1个月的时间内，只要提出正当的理由，就可以退货。赖皮利用这条方便，到学校附近的几个大商场连锁店都去退过货。他把一些家用电器如：摄像机、录影机、激光唱机、电视机甚至猎枪，买回来拆拆装装，玩上20多天再去退货。他平日不修边幅，每次退货不仅穿得毕挺，而且振振有词地挑出该产品的许多不足之处，然后要求预定更高档次更新型号的产品，搅得商场的销售人员上上下下一个个到处打电话替他联系，忙得不亦乐乎，如果没能找到，人家不仅退款道歉，还客客气气送出门口，说上一句“欢迎下次再来”。我受不了这种做法，觉得很丢脸，每次只要他邀我结伴去商场，我一定先问清楚，要去的那个地方他是否退过货？如果退过，我就拒绝同去，即使同车去我也装做不认识他。有时他还故意凑过来同我打趣说：“你不要总看不起我，本人也是身上经常揣着五六百块现金（退

货款)的人哪,我还真怕挨人抢呢!”我说:“瞧你那样,人家不怕你抢就不错啦!”噎得他嘿嘿直乐。他竟然还说:“老美从八国联军时就欺侮我们中国人,我现在给他们找点小麻烦,你有什么过意个去的?再说给电气产品挑毛病不是闹着玩的,要有专业知识才行。我等于花了很多时间在替他们做免费咨询,帮助他们提高质量,人家感谢还来不及呢!”我说:“你自己想占点小便宜,少说这些八杆子打不着、东拉西扯的闲话!”

赖皮也和我们搭伙,他很记得我对他的好处。台湾公派来读博士学位的几个同学,差不多都毕业于名牌大学,如台大、清华、交大……而赖皮毕业于工专,当年虽也出来留过学,但回去后丢下书本已工作了9年,再拿起书本就相当吃力了。博士资格审核考试的头一天他没考好,独自跑到我们楼下客厅喝闷酒消愁,谁知越喝越想不开,最后索性放声大哭。我下课回来听见哭声,心就一阵紧缩,等推门一看是赖皮,吓得我手脚发软,想起赖皮出国不久他父亲就过世了,而今不知又发生了什么大事……我不敢多想。赖皮见我进门立即刹住了哭声,向我招呼:“哦,你回来啦。”我小心而关切地问他:“你怎么啦?”他说:“没什么,没考好心烦,我刚看手表才8点45分,离你下课还有1刻钟,我想在你回来之前在这里哭一哭放松放松,你今天怎么提前回来啦?”我一听是为这事哭,就冲着他嚷:“没考好就抓紧时间念嘛,哭有什么用!眼下再拼一拼,等你正式挤进博士班,只要死咬住分数及格线怎么也能熬出来,到时候人家得90分当博士,你得60分照样是博士,谁还会在乎你得了多少分。”他听我一嚷,破涕为笑,还说:“我发现大陆来的同学都很能讲喔!”赖皮就是这么个想哭就哭想笑就笑的个性。他最爱听人家夸赞他,哪怕只言片语的肯定也从不放过,每次他都会假装没听见,笑眯眯地问:“什么?什么?你们刚才说什么?”无非是想听人重复一次。他若觉得肯定得还不够,自己就会来几句补充。别看他学业成绩不算好,但论修车开车技术,海峡两岸来的留学生都拿出来比,也得数赖皮本事最高。赖皮的父亲当过专职司机,他从小受到耳熏目染不说,长大又读了机械专业。别人开车多少会有一点紧张,他一开车总是昂着头眯着眼,嘴角下撇,一脸得意。这回我提出请他出任教练,他像是得了一份美差,一拍胸膛说:“没问题!”我说:“别人不敢带我上街练车。”他说:“怕什么?我敢!”

赖皮带我练车那天,理了发,换了一套天蓝色的运动衣,还真有点教练的架式,他坐在我旁边,震耳欲聋地喊着不同的口令,其实车里只有我们两人。我认为他表现欲太强,有点反感,就对他说:“我听力很好,你用不着那么大声叫,我做得不对的地方你及时告诉我就行啦!”听我这么一说,他收敛了不少。他带我在大街小巷转了约有1个小时,自己也觉得动作熟练多了。我正学车学得起劲,妹妹打电话来邀我去加州过圣诞节,我对她说:“我目前正忙走不开。”她问:“忙什么?”我说:“学车。”她问:“谁教?”我说:“同学。”她惊呼:“什么?同学?你为什么不上驾驶学校接受正规训练?”妹妹从小到大,连上的幼儿园都是名牌,在国内如此,到了美国读法律博士学位,也上的是哈佛大学和伯克莱大学。她一贯提倡科班和正规训练,而我则主张因地制宜,有些本事未尝不可野着学。我们姐妹从来都是各抒己见。她坚持要我去加州并寄来了机票,我只得暂时中断了我的驾驶训练。

我实在没想到刚到旧金山,我妹妹就对同来接机的大程说:“我姐姐说她会开车了,她没经过正规训练,我不放心,你先考考她,再帮她练练车。”

大程是从飞行员转业下来的,他的妻子是我的好朋友,帮我练车义不容

辞。当天下午他就开来了一辆林肯轿车，大得有点像坦克。大程教车的方法像带兵，他首先提出的要求是“必需服从命令听指挥”，具体训练的原则是“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训练就之样开始“ ”。他先带我找到一处空地，让我做些基本动作。他看过之后说我做得不错，就问我敢不敢上高速公路？我想有 1.85 米的程大个在执教有什么可怕的？所以就毫不犹豫地悦：“敢！”他说：“好，准备出发！”刚上路不久就转上了立交桥，我初次体验到车子大回旋的感觉，我尽量稳住自己。因为没有经验，开得偏里压线，大程说：“怎么回事？”我镇静地回答：“离心力太大我还不大适应。”上了 101 高速公路后，他叫我加速，换线，保持时速 60 英里，我一一照办。有一段时间我没说话，大程问我在想什么？我说我在想，要在美国生活不容易，要学会开车。另外我听人介绍说，上了高速公路，风声呼啸，使人产生恐惧感，我怎么找不到恐惧感？……车从郊外开进了旧金山市中心，那里有些街道又窄又陡，爬坡时像上天梯，前方只见蓝天白云，登上山顶再往下开时，那陡峭的山路又曾令多少初学者头昏目眩胆战心惊。不知不觉 1 个多小时过去了，我有点疲倦，回程路上我想让大程换我，但他认为我应当坚持，我只得服从了他的决定。

在接近往家不远的高速公路出口，大程突然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刹车！刹车！快刹车呀！”我心想怎么啦？我又没犯啥错，车也行驶正常，刹车干什么？我不理睬他，拐出高速公路，继续开车，到看见市内停车标志才踩了一脚刹车，因车速过高，所以惯性挺大，把后座上放的皮包也震落在脚垫上。训练课结束后，大程先夸赞我反应不错，接着就质问我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听指挥？叫我刹车为什么不刹车？我说又没有紧急情况为什么命令我刹车？他说：“快出高速公路了，你车速还那么高，太危险了，拐出口就会有停车标志，到时候车停不住怎么办？”我说：“那是你口令有误，你应当喊减速而不该喊刹车，幸亏我自己有判断能力，否则当时一脚踩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他想想我说得有道理，有点不好意思，接着问我：“你在达拉斯到底学了多久？”我掰着手指头，口中念念有词地算着：“上海小张 40 分钟，莫大律师 40 分钟，花心大少 20 分钟，赖皮 1 小时……加在一起总共快有 4 小时了。”他一听傻眼啦，说：“我要早知道你是这么个程度，打死我也不敢带你上高速公路！”原说好第二天接着帮我练，一打电话得知他病倒啦，想必是着急上火，担惊后怕，得了中医常说的“内热外感”。

大程病倒之后，妹妹又在旧金山替我请了两位高级教练。一位是越战时期的运输大队总指挥老陈。当年他曾亲自开着卡车穿梭在深山老林中，他作风稳健，节奏明确，换线很帅气。另一位是负责空运的经理小杨。小杨讲一口纯正的北京话，是个乐观幽默的小伙子。他开车的技术很好，但方向感差，又不爱查地图，到一个地方常会迷路。他迷路有个特点：闷声不响自己慢慢绕，他相信总能找得回来的。有时车上的人犯疑问他：“小杨，这栋建筑怎么瞧见过好几回了？”他不慌不忙他说：“有些建筑是同一个人设计的，你瞧青当然很眼熟嘛！”按他的说法，迷路本来就够心烦的，再跟车上人一说，大伙七嘴八舌地一通埋怨，帮不了忙反而更添乱。

小杨带我开加州海边的 1 号盘山公路，他在前面开道我在后面紧跟。他怕车带得太快我控制不好，就开低速闪紧急灯，没过多久，后面就压住了一个车队。山路很窄，没有超车线，气得后面车队直按喇叭，比手势骂下流话。小杨忍辱负重，嘴里还嚼着口香糖，他说：“哼，别说是骂，今天你就是打，

我也不加速，我姐头一回上盘山路，我不在头里压着点能行吗？瞧你们那样没教养样儿，狠什么呀？没劲！”

其实上驾驶学校只需在市区上课，上高速公路是考上执照后再加强训练的事。尽管我已通过了一系列高难度的训练，我那主张一切需要正规化的妹妹，仍然对我放心不下，最后拗不过她，还是由她拆资送我去驾驶学校镀了镀金，这才同意我回达拉斯去参加路考。

为了能一次就顺利地考下执照，我经过了一番周密的思考。听人说有的考官很势利，有的考官又有种族歧视……针对这些情况，我做了相应的安排，路考那天准备请一位特殊人物为我压阵。我心中早有一位最佳人选，他就是达拉斯美中友协主席——傅伯斯先生。傅伯斯先生原是一家大保险公司的总裁，最近刚退休。傅伯斯先生是位中国热，远在中美建交之前，他就积极张罗美中民间的友好交往，因此对中国有着深厚的友情，稍有空闲就要去中国溜达一趟。他对达拉斯的中国留学生关怀备至，小到衣食住行，凡中国留学生有难处，他没有不伸出热情之手的。甚至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结婚，家长因种种原因无法前来，他就自告奋勇充任临时家长。总之，哪里有中国留学生的聚会，必定能见到傅伯斯夫妇的身影。

傅伯斯先生酷爱音乐，能弹会唱，曾与我多次合作表演，风头出尽。我打电话给他，请他陪我参加路考，他热情地用中文说：“好朋友，不客气，没问题！”

星期一早上8点正，他穿着一套米色的西装，配上一条紫红色领带，把他那辆宝蓝色的德国奔驰开来给我去参加路考。无奈车上左边信号灯坏了，信号灯有故障的车无权参加路试，我只好仍开小江的福特车。小江和傅伯斯各开一辆车陪我去应试，顺路搭车的还有法学院的两位同学大马和小崔。到了考场，看见首先出场主考的是一位黑人女警察。我向来有一种难以释怀的偏见，认为女性和同性打交道比较容易受到苛求和挑剔，所以 I 有意拖后考试时间，想看看形势再说。我对法律系的小伙子说：“你俩先考吧，我再等一会儿。”小崔和大马平时部能说会道，办起事来有股子无往不胜的傲气，而那天却出师不利，双双落马，都栽在“平行停车”上。大马根本没钻进去，小崔勉强挤进去，但撞倒了两根杆子。女考官还算耐心，让他考完全过程后，对他说下次再来试试吧。该轮到 I 时恰巧又来了三位墨西哥人，因急着要去打工而要求先考，我落得送了个顺水人情。等这几位考完，女考官进办公室歇息。20 多分钟过去，仍不见人出来，傅伯斯先生开始有点不耐烦了，他跑进办公室，半真半假地嚷：“怎么还不来人哪？我们的歌唱家要考试啦，我们等了很久啦……”人家一看这位老先生一副财大气粗的派头，弄不清是何许人也。这时从里面走出一位非常文静的中年黑人男警官，他挺温和他说：“非常抱歉，让你们久等了，现在由我来监考。”我上车之前，老头还过来左右拥抱我一下，然后大声他说：“祝你幸运！”傅伯斯是个喜欢热闹的人，经他出面一折腾，气氛是造足了。考官对我相当客气，我也不负众望，平行停车做得十分到位，考官满意他说：“继续前进。”我最担心的平行停车顺利通过，顿时松了一口气，谁知就这一散神，左转时右后轮上了便道，我赶紧说了句：“警官先生，请原谅。”我从眼睛的余光里，看见他在扣分。这时我警告自己，必须沉着冷静，一定要显得大方而自信，后面的动作不仅要做得到位，而且要略为夸张，意思是告诉考官：我懂得每个动作的要领……就这样，我的路考一次通过，拿到了驾驶执照。

当晚我正好受人材交流协会之邀参加演出，我走上舞台时，按捺不住兴奋，告诉观众早上我刚得到了驾驶执照。全场观众为我鼓掌欢呼，对我表示了最热情的祝贺。

说实在的，我当年请同学们教我开车，无非是为了节约一点费用，怎知道这区区小事，会引出如此众多的趣事来。

罚单

在美国开汽车如同在中国骑自行车，人多，车多，违章的也多，每天出外看见有人吃罚单早已不足为奇，有时兴许还能赶上看点热闹。例如不久前，在奥克兰市的一条大街旁，我就看见过警察截住一个酒醉驾车的，先是命令他接受呼吸测醉器测试，以检验人体血液中含酒精的百分比；再考他走直线；最后由警察示范做单腿独立，绷脚面似芭蕾舞的基本动作，要他模仿。醉汉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醉，一本正经但又踉踉跄跄的，那副可怜相，使我想起我国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杰作——《醉酒》。

不过罚单罚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心里就不会那么轻松了，因为吃罚单不仅使你破财还会记入你的行车档案，保险费要受到影响，情节严重而态度不好的，就会受到拘留或被吊销驾驶执照。抛开这些不说，就是被警察截停在路边，抄你车牌写罚单的时候，你从呼啸而过的车辆中，看见有人露出幸灾乐祸的笑容，都会觉得懊恼。

美国的交通法则很多，各州之间既有大同也存小异，具体落到每位不同的执法警察手里更是宽严不等。警察是有善有恶的，每次碰上他们结果如何，那就要看当时的运气了。有的警察对违章处理不当，引起受罚者的反抗，矛盾激化，甚至会拔枪对射，演变成你死我活的悲剧。也有的警察在飞车追逐超速车辆或追捕逃犯时，因双方车速过高而失控，造成车毁人亡的连环大车祸。这类新闻，在电视中屡见不鲜。

我学会开车至今已有 8 年，初遇上警察，是在 1986 年夏天，那时我刚拿执照不久。经同学介绍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每个周末去中文学校给孩子们上两小时课，工资加汽油补贴每次可得 25 美元，当时初来乍到，能捞点外快小补零用，也蛮开心的。

北京人的方向感是很强的。我从小在那四四方方的城市里长大，却没有学会这套本领。记得在国内时，每到一处陌生的地方，不迷路的情况实在很少，幸亏中国路上到处都有人，只要嘴勤多问，再难找的地方也难不住我。

在美国生活就不一样了，人们出门找地方只凭地图，因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有时几十里无人烟，没处可问路，即使看见路上有车在跑，也绝不可以为问路而去拦车。

为了能够顺利地去中文学校教课，开学前一天，我请同学开车陪我认一趟路。次日清晨我早早起床，稍加整装便匆匆出门。车子迎着朝霞疾驰，录音带正巧播放着一首名为《浪迹天涯》的歌曲，听着那婉转凄楚的音调，引发了我阵阵乡愁……也许就因为这刹那间的散神，我开错了一个路口。这下可麻烦了。经过几次回旋，越走越荒凉，最后驶进一片耸立着许多大油罐的环形地带。一看手表，差 10 分钟就要到上课时间了。第一天教课迟到，将给人很坏的印象。我越想越急，越急越绕下出来。稍后我发现一处斜坡上有条柏油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了上去。突然听到身后有人按喇叭，从后视镜里看见一辆黑白相间的轿车尾随在我的车后。我估计也是个迷路的，心想能有个伴正好！记得出国前读过一本小册子，其中有一段介绍美国人的个性：热情、爽朗、喜欢开玩笑。说得真不错，迷了路也不忘彼此打个招呼。我会心地笑笑，停稳车后，回过头去看个究竟。哎呀，糟啦，是警车！一名身材魁梧的黑人巡警正向我步步逼近，再转身往前看，路边明明立着一块大牌子，上写着：“错误方向禁止通行”。我已开进了逆行线。我暗暗叫苦，心

想今天一分钱还未挣，就得上罚单那可太亏了。但我有个特点：遇事不慌。不管有理没理，从不肯轻易服输，即使明知错了，也不甘心束手待擒。我灵机一动，决定采取主动，去扭转这被动的形势。当时我认为最要紧的是不让他有空隙提及“违章”两字。我打开车门，挤出一脸灿烂的笑容，向他热情地招呼着：“警官您早，我迷路了，正在盼望帮助，想不到您这样及时地出现了，我真幸运！今天我是第一次要去给孩子们上中文课，但我找不到学校了，您看这是地址。请问先生您准备去哪里？我很想跟在您车后，请您给我带个路……”那时候我的英语说得很差，但节奏快，我想反正美国是个移民国家，英语说不好的有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你边想边修正语法，慢慢腾腾结结巴巴，有理也会像理亏，但节奏快些，倒会给人一种急切、有理的感觉。警察先生听了我这段连珠炮似的令他似懂非懂的独白，显然生出了几分同情心，只听见他瓮声瓮气他说：“那好吧，你跟我车后面吧！”就这样，警车带路，把我送到了中文学校。

我在达拉斯开了4年多车，一直相安无事。1990年初我搬迁到旧金山之后，情形就有点不大一样了。刚到头一个礼拜竟然连得两张罚单。这两张罚单的原由很简单，都因为违章停车。这类罚单只要认罚并及时付款，就可以不记入档案，不服可上法庭申辩。若你不服又没去理睬，不仅罚款会不断递增，累积到10张时，被巡警查到，会把你的车胎锁上个名叫丹佛锁的大铁盘，到那时，不仅要先付50美元开锁费，还得付清全部罚款才可将车领回。

旧金山这座城市，不少房屋建造在高低连绵的小山上，人口稠密，部分街道狭窄拥挤，尤其是中国镇，想找个停车位真难。那次我是因陪同学办急事，转了半天没找到车位，看见路边有一个投钱币的空车位，就把车靠边，投了钱匆忙离去。过了30分钟回来，车窗上已贴上罚单。因我事先没弄清挂有黄牌的停车位，只供商用卸货，司机还不得离开。为帮朋友忙得了罚单，他一脸歉疚不知所措。我倒反过来安慰他说：“别着急，没关系，你先把罚单背面的条文扼要翻译一下，我们再决定对策。”

条文内容主要有三点：（1）认罚的在45天内去交钱；（2）不认罚的上法庭；（3）过期不去惩罚加倍……交款时间每星期二、四上午，法庭开庭时间在一、三、五下午……不等他讲完，我当机立断对他说：“今天正好是星期三，走！现在去法庭。”

交通法庭在市政府大楼第三层，我按规定填好表，附上罚单交上去排号。当听见法官先生喊我姓名的时候，我疾步跨上讲台。法官手里拿着我的那张罚单，边看边问：“你有什么理由需要解释吗？”我说：“有的，法官先生，我前天刚从德克萨斯州开车过来，我们州的投币停车位很少区分民用和商用，我初来你们城市，不晓得规定比较多，而又没有足够的时间允许我去研究告示，所以疏忽了，希望您能谅解外乡来的外国人的困难，免去这次处罚。”法官先生看我一身牛仔服装束，风尘仆仆，确有几分德州佬的风貌，二话没说，大笔一勾，这张罚单就免了。初次出庭，有此佳绩，令我格外兴奋。

想不到隔了三日，我又得了第二张罚单。美国清扫街道也区分时段，有些街排在一、三、五，隔一条马路就排到二、四、六，在规定清扫的时间内，不把车从路边挪走，也算违章。星期六上午，我出去拍了些录相带，晚上一个人呆在屋里欣赏作品。越看越入神，一晃几小时就过去了。等我想起挪车的事，奔到大门外一看，为时晚矣！从午夜12点开始算违章。我刚超过10分钟，罚单已夹在雨刷下面。这运气实在背透了。我神情沮丧地返回屋里。

妹妹从律师楼加班回来，看我一脸的不高兴，追问再三，我无奈地苦笑了一下说：“嗨，又得了一张罚单”。她俏皮的一乐，故作思考状对我说：“哦，一个星期连得两张罚单还不多见呢！好在罚条不多，写张支票寄了吧，不然同一张面孔连续在法庭上出现恐怕不太合适吧？！怎么样？这回该服了吧？”她分明在挖苦我，还显得那么文质彬彬。我最受不了激将，固执地回答：“不服！”从感觉上好像超过几小时认罚也行，刚过 10 分钟挨罚就觉得纯属不走运。我对妹妹说：“你打电话替我问清楚法庭星期一几点上班？”她不解此道草草一问便回复我说：“早上八点半。”为了担心上回那位法官一眼认出我来，我还起大早刻意打扮一番，把头发修短吹高，换上鲜亮颜色的套装。我赶到法庭 9 点已过，但楼道里空空荡荡不见人影，我直纳闷，再走到上回去过的那间大厅，踮起脚尖趴在玻璃窗上往里一看，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屋里气氛森严，讲台上还坐着一排陪审团。今天怎么搞的？难道升级啦？按说犯点小错也不至于这么兴师动众的呀？我也不愿再多想，反正既然来了就决不能怯阵，还是硬着头皮打算进去看看。我刚扭动门栓，一名警察便探身出来，问我有什么事。我递上罚单，他一看说：“现在审大案，小案下午审。”出了人命官司或酗酒驾车之类的才算大案。

下午再去，走廊上熙熙攘攘，一张张不同肤色的面孔不期而遇。除了英语，环绕地球一周所能听到的语言，部能在这小天地里有个初步的概念。大约隔了个周末，违章的人特别多。我先到登记台去例行手续，一名重量级的拉丁美洲女子，紧贴在我身后，直跟我打听有啥秩序。虽则我是泥菩萨落水自身难保，但一想大家出门在外，谁都难免有点难处，于是耐心向她解释。她边点头嘴里还不断发出“喔呀，喔呀”的声响，等我讲完问她是否懂了，她说：“哦，非常清楚，你一定经常来吧？”问得我啼笑皆非，我赶紧躲开她集中去思考自己这当事。

今天法庭上的场面也较上回壮观多了，正中坐满六排，两侧各坐满了四排。进庭之后，又熬了快两个钟头才轮上我。在这近两小时的空闲里，我苦思冥想为自己寻找开脱的理由，结果连自己都没被说服，更别想打动法官了。后来我琢磨许多美国律师代被告辩护的时候，往往以巧辩或狡辩取胜，既是狡辩那水份可就大了，他们能行为啥我不能试试？方针改变，思路顿开，瞬间我就杜撰出一个情节……进入角色之后，自己认为不仅可信，甚至有点感动。

法官正巧还是上次的那位，我吹了头，他也刚理发，彼此面貌都焕然一新，加之人多，估计也不容易认出来。他仍很客气地问我：“有什么情况要解释吗？”我说：“法官先生，前天下午天气转阴下雨，我的车灯打开忘关了，我把车停在大门外的两辆车之间，车头紧贴人行道，结果电池用光车发动不起来了。其他车辆都因线路不够长无法接近我的车头替我充电，我只能等待。午夜我再请朋友来替我的车充电，两边的车虽已挪开，但罚单却无法幸免了。法官先生，您可以想象我当时是多么地焦急。”法官先生看着我一副无辜的样子，说：“那好吧，这次不罚了。”这就样我又溜掉一回。自那以后停车我是谨慎多了，情愿停远处多走路，或是就近我的高价的停车场，免得再惹麻烦。这样安稳地度过了好几个月。直到夏天，妹妹和我去洛杉矶开会，车在视野宽阔的 5 号州际公路上行驶。大约在离洛杉矶还有 100 英里的路程，那段路是双线单向，我前面有辆卡车出了故障挡在道上，我想切进左线，打了很久信号灯，但没有一辆车肯减速让我插队。我有点愠气，所以

等我换完线之后就开始飞车，决心把刚才没让我的那串车全部超过去。我把车里的音乐放得很响，那是世界歌剧之王普拉西多·多明戈演唱的《茶花女》选段。由于我不断加油，一辆辆车都被我抛在后面。妹妹看我又开始得意，一个劲地提醒我：“嗨，慢点行不行？85了！”我说：“周围又没车，怕什么，没车咱就当老大！”说时迟那时快，一辆宝蓝色的小车闪电般地飞身而过。我说：“你还说我快，瞧人家多帅，比我还快，我看时速起码得在90以上，你说呢？”我俩还在聊天，只见那辆蓝车切进我们的车前，后车窗立即闪起了红黄蓝三色警灯，并用手示意要我立即靠路边停车。这种警车，不仅颜色与民用车相同，而且警灯也不安装在车顶上，所以爱开快车的人很容易上当被抓。我明知这回插翅难逃，但仍不肯放弃最后的努力。

警察是个很英俊的青年，我强颜欢笑同他打招呼：“请问先生，叫我停车有事吗？”他敬了个礼说：“女士，你的车速太高了吧？！”我说：“噢，大约我刚才心里有点紧张，害怕天黑前赶不到洛杉矶，所以油门加大了一点。”警察说：“用不着两小时你就可以到洛杉矶了，现在不过才一点钟怎么会天黑呢？我测量了你两英里，你的时速都在85以上。”他说测速，我后悔匆忙中忘记把我的警报器插上，不然有雷达跟踪，警报器就会及时提醒我的。我的车虽停下，但没熄火，所以收音机里正在大唱“饮酒歌”，警察说：“这音乐真好听！”我说：“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部歌剧。”警察问：“请问你的职业。”我说：“歌剧演员。”警察说：“你的职业太好了。”我说：“很高兴知道您也这样喜欢我的职业。”我见他态度挺友善，所以一边和他聊天一边仍在想方设法试图赖掉这张罚单，因超速比违章停车的错误严重，所以处罚也严厉些。

我说：“先生，我是非常注意行车安全的，过去记录很好，我想请求您帮我保持我的优良记录，是否考虑不要给我开罚单了？”警察摇摇头说：“不行呀，女士，你挣钱靠卖票我挣钱靠开票（开罚单）。”我说：“付钱我并不在乎，我是不愿意有不良记录呀……”他想了想说：“那你上违章学校上课吧？”上违章学校是去上一整天课，条件是一年内没上过这种学校。上过学之后得一张证书，把证书交到法院，这次违章可以原谅不再追究。这种学校一年内只能参加一次，由当地警察局的工作人员上课，内容讲些关于经常容易出现的违章事例，如超速，V形调头和闯红灯，然后放映由此而造成大车祸的记录片。我说：“你刚才说我时速在85英里以上，我的朋友曾经告诉过我，超速太多，学校是不肯接收的。”他说：“那我给你写成75英里吧？”我不便再争什么，他填了一张违章单，要我签了字，把副本交给我。我回到旧金山，要求报名入学被拒，理由是不收持外州驾驶执照的学员。为超速再出庭抗争，必定是输多胜少，想想还是老老实实交了这次罚款了事。警察先生也算发了一点善心，替我少写了10英里，否则罚款还要加倍。自那以后我才真的收敛多了，偶尔看见路边停着辆洒农药的车，也一惊一吓的，以为藏着警车，脚立即去踩煞车。

动物和宠物

我住进美以美大学学生宿舍的头一学期，碰见一件趣事：我们厨房后门外屋沿下的门灯边上，被麻雀掏了一个大洞，麻雀在里面筑起了窝，每天掉下许多鸟屎和干草。我虽不像有些人那么迷信，认为鸟屎落在头上会倒霉，但一旦那稀乎乎的鸟屎正好落在身上，也够恶心的，为此我跑到学校房管会办公室去要求修补房子。值班的女士让我先在记事本上登记填表排号，我一切照章办事。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左右，一位上着短袖运动衫，下穿一条毛边露膝牛仔裤，留着落腮胡，梳着马尾头的年轻人来敲门，说要帮我们修房子。我想这下终于可以把后门外彻底清扫干净，倒垃圾也不必再从前门绕了。我请他进屋，向他指明了破洞的位置，趁他东张西望比比划划估量工程大小之际，按国内的习惯先给洋师傅递上一罐冷饮。达拉斯夏天的温度，经常在华氏 100 度左右，大热天出门干活够辛苦的。出于礼貌我还主动和他攀谈，我说：“很高兴盼到您来，这个洞已破了很久，小鸟在这里做窝，搞得后门外很脏，昨天我已看见有四只幼鸟探出头来了。”他竟然神采飞扬地追问我：“什么？什么？有四只？是真的吗？”我说：“当然是！”他吹响了一声尖啸的口哨，收拾了一下工具箱就要走。我问：“先生，您忘记带什么东西了吗？”他说：“没有，但是很抱歉，这房子我可不能修了。”我说：“为什么？”他回答说：“女士，你刚才不是告诉我你看见 Baby（婴儿）了吗？目前 Baby 正在享受幸福的家庭生活，如果我把鸟窝拆除，Baby 无家可归，我就会受到保护动物协会的控告。”我问：“那要到什么时候才能修房子呢？”他说：“小鸟长大飞走以后吧。不过如果他们提前搬迁，你可以再到房管会去申明一下，告诉他们可以动工了，我再回来。”说完背起工具箱，两手对鸟窝抛了个飞吻，对我说了句：“女士，再见，祝你有美好的一天。”然后哼着小曲转身疾步离去。一直等到我搬迁，小鸟还是没有挪窝。

有一家中国在美国的常驻公司，想在旧金山投资渔业，请我所兼职的咨询公司帮忙寻找鱼塘。从电脑储存的资料中查到加州有位养鱼业的头面人物，正廉价抛售他那 300 英亩的大鱼塘，我们迅速用电话联络后，邀律师结伴驱车前往。经过 3 个多小时的车程，穿过一大片红木林，在一座构思奇特的豪华别墅里，我们见到了鱼场主威尔逊先生。他身材高大，头发花白，长得慈眉善目的。他见到我们没有像一般美国人那样笑容满面及一惊一乍的赞美和寒暄。和我们握手之后，他只是用很平常的口气说：“欢迎各位，请坐，喜欢来点什么饮料？”我环顾四周的摆设，都是些欧洲、非洲、印度和埃及的艺术品和油画。壁炉四周镶嵌着许多形状怪异的石头，每块石头上都刻有不同的地名，看来主人曾经周游过不少国家。但如今这位威尔逊先生眼皮下垂，一脸倦容，郁郁寡欢，想必是投资失利，否则他怎舍得卖掉已经经营了近 20 年的鱼塘？我正在琢磨，只听见威尔逊先生那沉闷的声音一字一句缓缓地在对我们王总裁说：“如果我们双方在价格上没有太大的争议，可先草签一份意向书，再请经纪人立即准备材料，早日完成过户手续，因为我能在这里呆的时间不多了，下月 4 号，我要去监狱报到坐牢。”一听到“坐牢”两字，我们四人几乎是同时站了起来。我还怕听错了，小声问了问同来的伙伴，证实无误。接下来我就再也没心思去关心别人在谈些什么了。我边注视着威尔逊先生边琢磨：这老头长得那么面善，年纪一大把了，举止还显得有点迟钝，怎么会是刑事犯呢？这种形像的胖老头有可能犯什么罪呢？杀人、放火、

抢劫、强奸、贩毒……都不像，或许是贪污或逃税？不久前在电视上倒是真看过因逃税蹲进监狱的案例。同时我又在着急：中国公司在外国被判刑的人购置产业合法吗？万一付了钱后财产被没收了可怎么办？中国的外汇来得多难呀！越想越不安，同去的几位大约也感到问题复杂，所以寥寥数语托辞说要先将资料电传回国审批，就打道回府了。

星期一早上，律师带我们去法院查询有关威尔逊先生及他所属鱼塘的档案资料，这才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威尔逊先生投资的养鱼业，原来非常兴旺。随着渔业不断发展，以食鱼为生的海鸟也成倍地生长，这给鱼场的经营管理造成了很大的难度。他本想订做一批大网把鱼塘遮盖起来，无奈造价太高，得不偿失，又想不出别的高招，只好有空就拿沙子猎枪打鸟。老头过去在海军陆战队当过兵，枪法挺准，他边打边埋干了好几年。其实本来大部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都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威尔逊先生的庄园又很背静，里面有啥情况是不易让外人觉察的。后来之所以吃上官司，那是因为鱼塘有一名雇工，经常请假误工，还把鱼偷出去卖了换酒喝，而且屡犯不改，才被威尔逊先生解雇，此人怀恨在心，一状告到检察院。检察院派出了多名侦探，明查暗访，挖坑取证，经初步查证估算，威尔逊在10年之中枪杀海鸟达900只以上，因而被起诉的两项罪名成立：（一）非法枪杀海鸟900只以上。（二）非法销尸（鸟尸）灭迹。严重违反了自然资源保护法，量刑最高可判监30年之久。初审此案，威尔逊被判重刑，后来花了一大笔律师费上诉，折腾了两年多，法院最后才改判罚款29000美元，外加坐牢13个月。经历这番波折，他心力交瘁，为此才下决心卖掉鱼塘，并承诺法院在4月4号下午2点之前准时报到服刑。

在美国，不仅有些前科累累的囚犯可以得到减刑、保释或假释，就连证据确凿的杀人犯也不例外，纵虎归山，后患无穷，威胁着千万人的生命安全。还有个罪大恶极的杀人犯，经律师辩护，加上医生“证明”作案时精神不正常，而得以长期逍遥法外，这种判决更是时有所闻。杀人犯有解脱之计，“杀鸟犯”却难逃法网，这还真让人难以理解。

我认识一位心理学医生麦尔康，他祖籍在苏格兰，早年全家移民来美国，虽然几经变迁，但在麦尔康先生身上，仍然保留着苏格兰人俭朴度日的传统。医生的收入是比较丰厚的，加之他善于理财，在奥克兰风景区购得一所豪华住宅。站在阳台俯看，层层密林，起伏的山峦，宁静的海湾，美景令人目不暇接。住宅的后院有一个网球场，环绕球场四周，处处有令人陶醉的烂漫山花。就在靠近一株茶花边的地面上，镶嵌着一块黑白相间的大理石，上面工整地刻着一行字：“永远爱你夏朵。”我忧郁地猜想，夏朵大概是主人的亡妻或情人。

麦尔康医生也不过50岁出头，只是由于他眼角和面额布满了纵横的皱纹，显得饱经风霜还平添几分苍老。和他逐渐熟悉之后，才发现他精力充沛，才艺不俗，不仅在网球场上、舞场上都是高手，而且还是一名业余飞行员。

有一回他邀我同机翱翔蓝天，在旧金山金门大桥上空他还两次低飞，提供机会让我拍摄下了许多精采的镜头。为了感谢他这次盛情的相邀，我特地去商场选购了一盘电影录像带《特殊计划》送给他。这部影片的内容是描写如何训练猴子飞行，当它们在模拟飞行时，向它们照射不同剂量的放射线，测试猴子承受放射线的极限，以此来推算人类在高空承受辐射线的安全系数。

这是一部科技片，片中的小猴子聪明伶俐，表演出色，惹人喜爱，所以我选购此片赠送麦尔康医生。

有个周末，麦尔康医生邀集了朋友和邻居一同观看《特殊计划》。从猴子穿着夹克衫上课闹学到开始练飞行，客人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但当影片放到把一只只“猴子飞行员”送进实验室，承受高剂量的辐射线照射，其中一只老猴不堪负荷当场被杀死，另一只导致双目失明时，麦尔康医生突然大声疾呼：“荒唐透顶！”一时声泪俱下。我实在被他吼懵了，因为弄不清片中的哪段情节触及了他心中的伤痛，犯了什么禁忌，我甚至联想到那块大理石……当时气氛很紧张，我悄声问麦尔康从英国来探亲的外甥女究竟出了什么事？她平静地说：“哦，我舅舅是加州动物保护协会的重要成员，每当见到动物遭受迫害，他都非常痛苦，你不必太介意了。”这下我才松了一口气。稍后，又从与他分手的女友蒂娜口中得知：麦尔康医生原本极宠爱一对苏格兰牧羊犬，朝夕相伴，视同己出。他早早立下遗嘱要将身后财产留给一双狗儿享用，岂料其中一只4岁狗误食了高浓度清洁剂中毒致死，麦尔康医生悲伤不已，导致情绪失控，口出粗言责骂蒂娜对爱犬照料不周，蒂娜不堪无端受辱，感叹人不如狗，愤然离他而去。长眠在大理石下的“夏朵”正是麦尔康那条夭折的爱犬。

辞旧岁迎新春的日子到了，麦尔康医生邀请几家中国驻海外公司的朋友到他家去参加晚会，他提出请我做几样中国风味的食品带去。有了上回的教训，这次我格外当心，我想他既反对杀生，无疑是素食者，准备食物就得避开一个荤字，于是我挖空心思才凑合出一个食谱：素春卷、素锅贴、素什锦、八宝饭。

聚会那天又赶上堵车，赶到他家时客人已基本到齐。车还未停妥就已闻着一股呛鼻子的肉焦味，跨进院子，见到一大群人围着冒烟的烤炉谈笑风生，麦尔康医生扎着围腰挽着衣袖，左手拿叉右手握刀，边烤牛排边兴致勃勃一声接一声地吆喝着：“来呀，快来呀，要吃嫩的半生的现在就来拿，要吃熟的再稍等……”场面红火之极。看他那样子挺像一位快乐的屠夫，回想起那日看录影带时他那种老泪纵横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

我从来都认为牛对人类的奉献最起码要胜过鸟儿和猴子，尤其我还听说过有些牛在被屠宰前还会下跪流泪，闻之令人心碎动容，但却不见有人为牛去争取生存权。

过去有人用“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食”来比喻劳累的强度和劣等的食物。但在美国，对猪狗牛马都另有一番说道。这里暂且先不提美国猪狗有何营养食谱，就马的命运来说就比牛要强得多。美国家庭养马十分普遍，这些马不供奶不干活，养尊处优，成了官拜宠物。但数年前犹他州却发生过一起“刺马”事件：犹他州的摩门教徒四海传教，带回不少东加移民。有一天有位东加人到牧场买了一匹小马，当即用木棍击毙。牧场主大惊，立即报警逮捕了东加人，指控他虐待动物。原来东加人的习俗，过生日需吃马肉，此君是苦心为儿子筹备生日活动，怎料竟犯了美国人的大忌。

在美国，很长时间里我也没闹清究竟哪些是属于受法律保护的宠物？过去我只知道有人宠狗宠猫宠小鸟，后来在报上看见一些美国人养啥的都有，有大蟒蛇、鳄鱼、穿山甲、猩猩、虎豹，甚至还有把大毒蜘蛛爱得要命的。这使我误解成爱养什么养什么，你想宠的均可称之为宠物。直到1990年看到报上的论战，我的见解才得到纠正。加州首府沙加缅度有户人家的孩子收到

一份特殊的圣诞节礼物——一对个子极小的“迷你猪”，孩子们时常带上街玩耍，受到环保积极分子的坚决抵制，并且扬言今后若在公众场合再次出现，格杀勿论。爱猪派闻讯立即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拿起纸笔，挨家挨户游说，征集签名，因为根据美国法律规定，要有 40 万以上市民有同样的要求，才有权成为正式提案，交市议会讨论表决。不久前得知爱猪派经过一年多不懈努力和抗争，已使“迷你猪”在法律上晋升为宠物，并受到保护。至于前面我提及的那些大家伙，敢情也不是随便就能养的，要先经有关单位审核批准，发下执照，才有权领养。

就我们常见的宠物而言，因智商高低不同则受法律保护的程度也有区别。以猫狗而论，狗胜过猫。开车不当心撞上猫问题不大，若撞上狗情况就不同了，不仅要开罚单和赔偿损失，而且还要登在驾驶员事故记录档案里。狗若犯法同样要受法律制裁，曾见报上有这样的一例：有只警犬咬死了家中的婴儿，被动物法律判处死刑，后经狗主人再三为其求情后，才改判罚款 900 美元，但要把狗牙全部拔掉，仅允许留下狗命一条。

尽管狗的地位不低，但也不能想养几条就养几条。本来从未有人计较饲养数量的多少，后因离旧金山不远的海沃市出了情况：有位靠领救济金度日的老妇人，竟在家中收养了 150 只大小不同的狗，搞得方圆几里地又脏又臭又吵，邻居们忍无可忍，联名告到法院，传票送到，老妇人出庭辩称：因不忍见许多小狗被遗弃在街头流浪，才带回家收养。

海沃市为解决狗儿繁殖过剩的困扰，经市政府穹动物保护协会紧急商议，做出如下决定：

今后，在海沃市除优良品种可繁殖后代外，其它狗一律要接受绝育手术。另规定每户养狗不得超过 3 只。

最近在报上又看到两条有关宠物的消息，一条是圣他克拉拉县动物保护协会提供经验，帮助宠物过冬免得冻毙。另一条大标题是《圣荷西市府无异议通过提案——养猫者必须申请执照》。养猫执照于次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无生育能力者每年 10 美元，有生育能力者每年 25 美元。执照又分两种，一种要注射狂犬疫苗，另一种不必，饲养细节，次年再议。

想不到原本是些普普通通的动物，在美国会有如此特殊的地位和困扰！

贺卡

每年一度的圣诞节又到了。美国的圣诞节和中国过春节一样隆重热闹，节前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忙着装璜室内外环境，选购礼物买贺年卡。眼下中国也越来越时兴送各种贺卡，这大约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因为英文 card 的音译就是卡。

我出国前去歌剧院辞行，乐队李指挥对我说：“出去多保重，别忘了过年时寄张圣诞卡来。”李指挥谈吐风趣，为人厚道，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的模仿力非常强，不管学什么都那么维妙维肖，令人为之倾倒，是我们民间公认的“一级表演大师”，平日我们对他也常常以大师戏称。我与李指挥合作多年，对他印象很好。我想既然一张小卡片也算个要求，我不仅年年要给他寄，而且图案的选择要比送给其他朋友的更有特点。

到美国的头一年冬天，还差一个月才到圣诞节，我就开始张罗这事。经人指点，我找到一家卡片专卖店。美国卡片与品种之多，令人眼花缭乱，我转了足有一个多小时，终于选中了一张狗熊击鼓的贺卡。那小狗熊认真击鼓的憨态，让人越看越喜爱。李大师善击定音鼓，加上他每回模仿狗熊的表演又令人捧腹叫绝。选这张卡片送他，那是再合适不过了。我付了三块钱拿着卡片回到宿舍，贺卡放在书桌上，过来过去的同学都会赞上一句：“哇，好可爱的小狗熊！”室友阿梅回来，看见贺卡，一脸疑惑地问我：“这贺卡寄给谁？”我说：“我以前的同事。他是我们乐队的指挥。”阿梅问：“哦，他有多大岁数啦？”我说：“大约刚到 50。”阿梅继续问道：“他孙子几岁？”我说：“我们大陆提倡晚婚，过了法定年龄他又没及时找到结婚对象，所以她的女儿现在也只有 13 岁，哪会有孙子？！”阿梅说：“大姐，那你买错了，趁商店没关门我们快去换吧。”我说：“为什么？”她说：“你看里面写着是给可爱的孙子。”多亏阿梅检查了一下，否则我草草签个名寄出，李指挥英文又好，不骂我才怪呢。

外国人在这里买错卡片是常有的事，但其中就数从国内来探亲的一位姓牛的医助最逗趣。此人年纪一大把，眼高手低，本想出来圆他的淘金梦，到此一看才知道法律规定多，工作不好找，于是终日无所事事，频繁往来于各派教会，广交际多结友，一来为谋生垫道，二来凭他三寸不烂之舌乘机也想拈花惹草。他今天上基督教，明天又上天主教，后来还直打听怎么能参加多子多孙的摩门教。

圣诞节快到了，他也入乡随俗为了买贺卡操劳。多花钱他又舍不得，正好有家小店在清仓大甩卖，平时我们买卡片二三块钱一张，他只花一块钱买下两大包，有 40 张之多。捡着这便宜他高兴得不得了，回家后给中外教友广泛邮寄，不管是托马斯还是莫尼卡，也不论张姐妹还是王兄弟，基本上分到人手一卡。

星期日早上例行的教友团聚会上，王太太热情地招呼牛医助：“牛兄弟呀，谢谢你送的卡啊，不过我今年 63 了，哪里还会有刚生的 Baby（婴儿）？！你一定错把给别人的卡寄给我啦。”另一位留着马克思式大胡子的洋人也过来同他说：“嗨依（你好），牛先生，谢谢你送的卡，不过我女儿的 Baby 还要再过三个月才能出世，我们只好预先收下你的祝愿了。”听大家一说，牛医助有点莫名其妙，心想送你们贺年卡收下就好了，瞧你们一个个意见还不少，特别是他发现有两个女孩在一旁窃笑，面子有点挂不住了，悄悄把一

位杨兄弟拉到洗手间一问，才知他买的卡片叫 ABabyshowergift，是家里有新生儿受洗礼，亲朋好友祝贺送礼时才用的。牛医助这次贺卡外交所闹的笑话，至少在华人圈中，几乎是家喻户晓。

说起美国卡片种类之多，分类之细，不得不令人叹服，要选对一张卡片送给心中预定的目标并不简单。

先拿庆生卡来讲，首先明确祝贺人与被祝贺人的关系，是孩子还是大人？若是给孩子，又得再分出是新生儿、幼儿还是青少年，因为不同的年龄印着不同的贺词，有些连几岁全印上了。成人类就更复杂一些，亲属分直系和旁系，朋友能细分出远近，情人又另设革项，上面的人称也很甜蜜，如 Formysweetheart（送给我的甜心），ForHoney（送给我的蜜糖）反正什么甜就写什么。美国连给父母送卡都能分出是亲生的还是后续的，在中国直呼继父继母有不恭与贬意之嫌，所以是绝对忌讳的。美国民族的个性比较外向，活泼开朗无拘无束，有时又有点死心眼，所以他们认为亲生的和后续的也得写清，不愿以假乱真。有时父母离异又另婚，若与继父母并不熟悉，节日的祝贺只限于骨肉情无视父母的新欢又欠妥，于是在店里可以买到这样卡：“送给亲爱的父亲和他的妻子……”或送给“亲爱的母亲和她的丈夫……”

美国节日很多，从新年开始不久就有情人节、母亲节、父亲节、儿童节、感恩节、圣诞节，每个节都送卡。请客吃饭有邀请卡，客人吃完又寄回一张感谢卡，生病住院还会收到朋友的鲜花和祝君早日康复慰问卡，最有趣的是你还没想好该说些什么，卡片上早已替你印好了。美国人在设计贺卡方面下的功夫可真不小。

海娜和她的[ABC]

在纽约，我们跑去中央公园附近乘马车，看到三五成群穿着新潮入时的年轻人在草地上嬉戏，听朋友说：这群孩子都是“ABC”。当时我不明白这话的意思，顾名思义地猜测这些人也许是某些亚洲国家来的移民，一定是因为不会英文，得从字母开始学，所以称他们为“ABC”。等听到他们个个都讲得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才晓得原来这是一群出生和成长在美国的中国孩子，英文这句话写下来是：AmericanBornChinese。三个英文词放在一起，字头正好是“ABC”

也许是老一代的移民，饱尝了种族歧视的迫害和辛酸，因而立誓要把自己的后代造就成地地道道的“美国人”，指望子孙们将来能在政界、商界和科学领域的竞争中，光宗耀祖，卓越超群，以聊慰自身的无奈和缺憾。正因为有着这种强烈的愿望，他们连在家沟通也坚持使用英文。孩子如同白纸，教什么学什么，学语言对孩子来讲本是件易如反掌的事，但对成人来说，改用西方人的语言，去宣泄东方人的情感就没那么顺当了。

西方人对孩子的态度与中国人管教孩子的方法不尽相同。中国人认为孩子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打要骂是天经地义的事，旁人无权过问。但美国人却认为只要是“人”那就是国家、社会的资源，你如何抚养。可以不管，但涉及精神或身体上的伤害和虐待，决不会放弃干涉的权利。而所谓“虐待”的含义极广，甚至包括把孩子单独锁在汽车里，自己跑进邮局去寄信，都算犯了法。

有些移民的家庭，初来乍到怎能理解异国风情，在外谋生屡受挫折，回到家见孩子不体谅不争气，怒火中烧，激愤之余动了粗，孩子到学校去一说，麻烦可就大了，不仅学校会派人来调查，防止虐待儿童协会也会出面干预，甚至要把孩子从父母身旁带走，另请他人监护，若再有一状告到警察局，说不定还有牢狱之灾呢！

有了这众多的束缚和压力，中国家长在美国管教孩子更是难上添难。我偶尔走访一些华裔家庭，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孩子在外面惹了祸，学校送来了通知，其中有的还提出要求经济赔偿，家长愁容满面地操着带浓郁乡音的英语，搜尽枯肠地想出些中西兼顾的大道理，一遍又一遍地开导孩子，结果却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到末了孩子双手一摊，肩膀一耸，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态，用英文嘟囔着：“滑稽！简直听不明白你们在讲些什么？”直噎得双亲瞠目结舌，无言答对。

中国是个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优秀的中国文化艺术曾使多少西方学者文人为之倾慕不已，现在在美国也有不少白人，花费昂贵的学费学到了一口流利的汉语。而我们有些海外侨胞却不积极提倡自己的子女学会母语，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

孩子讲英文是可以讲得非常地道的，黑发也是可以染黄的，当今甚至连脸皮部能漂白了。但外在的效仿，终究只是形式，它并不会因为形象的改变，而使你的社会地位得到相应的提高。再说白人也并不是个个都成功的，沿街乞讨和露宿街头的白人也不在少数。

国家的繁荣。民族的强盛，关键是实质而并不在形式。就拿日本国来说，同样是亚洲国家的黄种人，但因为他们自立自强，经济发达，在美国买下了大片的土地、工厂、商场、旅馆、赌场……美国把日本看成是经济上的强大

劲敌，目睹在美国蓬勃发展的日本经济，他们从不敢掉以轻心，上至总统，下至百姓，都在寻求对策。难怪常有人感慨地说：“照此发展下去，将来美国的简称 U.S.A. 可以改为 U.S.J. 了！”而“J”正是 JAPAN（日本）的字头。

我有一位音乐天地的知音海娜。她有着很性格的脸庞。白净的皮肤，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像会说话的明眸，不时投射比聪慧的光芒。浅浅的酒窝，迷人的笑容，蕴藏着多少醉人的风情。那轻颤微曲的短发，随着她的顾盼，放送着令人怔神的洒脱。每次听她回电话，声音总是那么轻声柔气的，那份体贴入微的直感，暖透了人的心窝。我想这大概就是入乡随俗熏染出来的一种洋味儿。因为美国人打电话很少有大叫大喊的，尤其是打电话到某某公司洽谈业务或咨询，对方一定是首先主动报出公司的名称，然后会问你：“您需要什么帮助吗？”如果你要找的人恰巧不在，他（她）就会说：“假如您愿意留言的话，我可以记下来替您及时转告。”这和我们国内的那种直来直去，声高气粗，刨根问底的作风大不一样。

海娜和她的丈夫江浩原在台湾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他俩弃文经商，含辛茹苦地积蓄了一笔钱到美国来攻读学位。夫妻双双进入名气不小的密西根大学。海娜读完硕士学位后，在美国一家跨国公司找了一份工作，除养家糊口。还支持丈夫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又是三年寒窗，好不容易熬到功成名就，他俩却突然宣告仳离，结束了九年的婚姻生活。他们育有一子，那年八岁，为了不致因家庭的破裂给孩子心里留下阴影，所以他俩在表面上尽量装作若无其事，丈夫有时仍会抽空回家看孩子，但在心灵深处，彼此又都觉得对孩子有所亏欠，于是他俩只得一次又一次地满足儿子物质上的索求，要什么买什么，逐渐地孩子被宠惯得非常任性。

有一次，海娜一脸倦容，迈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回到家里，刚刚换上休闲装，打算坐下稍事歇息，孩子放学回来，踏进家门二话没说就拉着海娜，刻不容缓地逼她出去买电动游戏卡。开始海娜相当耐心，左一遍右一遍地向孩子解释，说她今天身体感觉不适，加之我又正好从德州来看望他们，她很愿同我好好谈谈，倾诉她心中的郁闷，最后几乎是在用乞求的口吻对孩子说：“宝贝！请允许我改为明天下班后陪你去买可以吗？”谁知孩子仍然纠缠不休。

海娜终于厌烦了，加之也觉得面子有点挂不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把孩子带到楼上卧室去训话。海娜的英文程度不低，教育孩子当然不会有语言上的障碍。

尽管海娜已把儿子领上了楼，但因美国的住房绝大部分是木结构的，隔音不严实，所以楼上说什么，楼下听得一清二楚。

开始我被海娜那朗朗上口的英语所吸引，进而又对她所宣布的几条惩治条例，感触颇深。我听见海娜对儿子严正地申明：“从今天开始，两个星期不许打电话。一个星期不许看电视。没有我的允许不可以随便邀请同学回家玩电动游戏。”我由衷地赞叹道：“啊，这是何等文明的教育方式呀！”听她一席教诲，竟勾起了我对童年的回忆：记得那还是在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候，期末考试结束成绩单发下来，妈妈发现我珠算不及格，重重地打了我一巴掌……我还记得爸爸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钱，替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我也实在不争气，刚骑着上学不到一个星期，车就被小偷偷走啦。为了惩治我的粗心（忘记锁车），爸爸给我来个“劳动教养”，罚我打扫三天卫生间。当时我只不过是个八岁的小女孩，拎个水桶扛着个大拖把，噙住眼泪站在卫生间

前，碰上亲友来访，羞臊得无地自容。这件事使我久久难忘，耿耿于怀……我又想起我以前歌剧院的同事大老刘，因为性格暴躁，打了儿子，孩子委屈不服，边哭边说：“我根本没有错，你是欺负我小打我，你等着吧，等我长大之后好好揍你一顿。”……相比之下，海娜对孩子的这点惩罚算什么？

也不知究竟过了多久，正想得入神，猛然间听见楼上随着一声声嘶力竭的呼喊，紧接着就是“哐”的一声巨响，可把我吓坏啦，想必是海娜小姐生气过度晕倒了，我急匆匆奔到楼上，推门一看傻眼啦……

海娜和儿子果然都摔在地上，海娜身底下压着的是她的儿子，儿子身底下压着电话机。海娜小姐此时此刻见到我再也顾不上难为情，满腹心酸如同黄河流天而降，倾泻而下势不可挡，她怒不可遏地诉说着：“沈姐姐，你快来看看这个‘白眼狼’！这小子真他妈的混账透顶！我好吃好喝像供祖宗似地供养他，他从来不懂得体谅大人的辛苦。他爸爸可倒好，把这个家扔给我，一拍屁股走了，整天在外面和别的女人鬼混。我起早贪黑又要上班又要照顾他，把我累得半死。我刚骂了他几句，他比我还凶，拿起电话就往警察局拨，他要告我侵犯人权虐待儿童。电话是被我压住了，他今天如果真的把警察找来，我就和他彻底断绝关系……”接着又是一阵凄楚的呜咽。

说也奇怪，别看海峡两岸分隔已40多年之久，然而所流通的骂人的粗话和如“白眼狼”之类的贬义词，都同出一辙。听了海娜小姐的骂，觉得颇具乡土风味，甚至引发出我的一丝乡愁，想这小女子离乡背井婚姻破裂，只身一人苦苦创业确实不容易，我便尽量安慰她。

孩子是被大人宠坏的。他大约从未见过妈妈如此激动得声泪俱下，有点害怕啦。他两手在胸前来回搓揉着，脚步慢慢移动凑近到我身边，仰头歪着脖子小声对我说：“Auntie, whatdidshe say? I can't understand, Please translate for me.”（阿姨，请你告诉我她在说什么？我听不懂，请你替我翻译）。那张挂满泪珠的小脸和一双哭得红肿的眼睛，打动了我爱怜之心。眼前不过是个刚满八岁的孩子呀，前天我还和他聊过天，我问他长大要学什么？做什么？他说：“我要学法律，我要当参议员，我还要竞选总统。”这是个蛮有理想和抱负的孩子。我问他为什么不学中文，他说家里学校都没有人讲中文，中文太难学，又没有用，所以不想学。我说：那你一句都不会说吗？他想了一下，忽然眼睛一亮，大声地对我说：“嗷，我会！我会说申紧宾（神经病）！”我问：“谁教你的？”他说：“不是教的，有时我听见爸爸妈妈在说中国话，妈妈不高兴就对爸爸说一句‘神经病！’”

眼下这个孩子来向我求援，我边解释边添枝加叶地对他说：“喔，问题很严重，妈妈说她很爱你，但是你不爱她，伤了她的心，她说要跟我去德州。让你自己留在密西根”。没等我说完他就喊着：“NO！NO！”然后急切地问我：“你有好主意帮助我吗？请告诉我，我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顺势说：“你快去向妈妈道歉，告诉她你错啦请她原谅，对她说你愿意做个好孩子，然后亲亲妈妈，我想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让她改变主意。”孩子按我的话立即一一照办。

夜，留下了一片寂寞，晚风吹动着白色的窗纱，黯淡的灯光下，我望着这对紧紧拥抱着的母子，再看看地上那台被扯断线路的电话机，真是百感交集。

悬！

朱先生功夫派用场

应友人之邀前去参加工程师协会会员的聚会，会上，我认识了一位朱先生。他原在山东某医院工作。来美后先在芝加哥一所医科大学生物系任助教，去年才转到旧金山来。朱先生祖籍山东烟台，不过不是一般人观念里那种高头大马的山东汉子形象，他的身个儿，让当今女孩子评分，无疑是不及格的。但朱先生可没有丝毫自卑感；他一向很自信，走路昂首挺胸。前不久他的一篇论文被选登在世界著名的医学杂志上，这来之不易的殊荣更是极大地振奋了他。朱先生虽已进入不惑之年，但仍不急于相亲求偶。他说过：“婚姻大事要有缘份，是不能勉强凑合的。”别看他只身在外，但很懂得养生之道，他一日三餐的安排是：早餐要吃饱，中餐要吃少，晚餐要吃好。（这和美国人的生活习惯差不多）每天清早他还练气功和晨跑。可能是由于生活有规律，营养丰富，心情舒畅，所以他尽管风雨无阻地坚持锻炼，但仍挡不住他那啤酒肚的迅速见长。朱先生是蛮注意自己形象的，衬衣烫得笔挺，脚上穿的那双酱紫色的意大利皮鞋总是擦得油光铮亮，为了更加经久耐穿，鞋后跟加钉了鞋钉，使得每次朱先生探亲访友，远远就可听到鞋钉作响，这常会令人产生对一首儿歌的联想：小皮靴卡卡卡，骑马打猎顶呱呱……看朱先生的打扮，有点像腰缠万贯的日本海外公司的老板，也难怪歹徒错把他当成了可以宰割的肥羊。

有一回，大家在一起闲聊，各自讲述些在美国的历险记，其中谈到报上连日报道的各种惊心动魄的抢劫案。朱先生从容不迫地说：“其实我在芝加哥也挨过一回抢……有个星期天早上去实验室加班，我看天阴快要下雨，就一门心思地往前赶路，突然听见身后一阵脚步声，说时迟那时快，一只大黑手就掐住了我的脖子。那家伙足有近两米高，浓恶的狐臭，直刺鼻子，呛得我要吐。他嘴里直叫 money！money！（钱！钱！）我斜眼往两旁一扫，周围连一个人影也没有。当时我心想：杀鸡，鸡还要蹬蹬腿呢，这么方便我就把钱给你？休想！我假装做出害怕顺从的样子，挤出一句 OK，然后把两腿稍叉开，膝关节略弯曲，左手插进裤袋好像在忙着掏钱，身体重心有意往左挪，运足了气，朝他小腹以下那个重要部位，用右手肘拼命使劲地一凿，只听见那个家伙‘嗷’的一声惨叫，双手一松。我乘机脱身，一面往马路上狂奔，一面大叫 Taxi！Taxi！（出租车）……那家伙捧腹捂肚蹲在地上，肯定好受不了。他是小看我啦，大概做梦也没想到他会吃上我的中国功夫。不过那天我钱虽没丢，但也蒙受了损失，不知是我凿他那下子用力过猛，还是奔跑的时候步子太大，把我那条崭新的纯毛料裤子撕成了大开裆。开始我没觉察，只觉得臀部怎么一阵阵冷飕飕的，用手一摸吓了我一跳，幸亏里面穿了深颜色衬裤，否则太难为情了……”

卢公子获赠三鲜汤

大家都习惯叫他卢公子，既非尊称也没有贬义。他有一张瘦长稍带着几分稚气的脸，戴着一副黑边眼镜，讲起话来，悄声细语。他的英文说写俱佳，更难得的是中文修养也极好，那笔娟秀的小楷字，写出一首首风花雪月的情诗，着实虏获过不少佳人的芳心。卢公子出生在台湾，父亲是一位颇具名望

的国民党代表、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迁台之前在大陆早已共组家庭，皆因战乱离散，与原妻几十年杳无音讯……卢公子是老先生续弦之后才诞生的继承人。

卢老先生对幼子曾寄予厚望，要他读完博士早点回去，以求鸿图大展，为家国增光。但卢公子生性倔犟，外柔内刚，对老子的安排总是逆行背向。毕业以后，他选择了滞留异邦。

老人家告诫他用情要专一，切莫朝秦暮楚风流荒唐，他就萌生了要调查一下 50 年前老头子可曾拈花惹草猎艳情场的念头。卢公子语锋犀利，聪明过人。空闲时我们几个朋友也会相聚在一起饮茶饮茶聊聊天，话题不拘，海阔天空，古今中外，政治经济，马路新闻，无所不谈，甚至他还坦诚地道出了他的婚姻危机和难于启齿的婚外情，可见他对我们也算得信任。每逢中外佳节，我们也会以礼品互赠。

去年他买新车时随车获赠了一个汽车电话（俗称大哥大），圣诞节前他打算转赠给我。他向我介绍了汽车电话的功能和使用中的要领，他说：“你喜欢开长途车旅游，出门在外万一车子抛锚或遇上紧急情况，车上有个电话比较方便。1986 年买这种电话机要花 2200 多美元，如今花 200 多块就能买上了，所以用的人挺多。电话费每月平均大概七八十块就够了，那些作期货股票生意的可离不开这玩意儿。”我对新鲜事物，最乐于尝试，正在考虑是否接受之际，目光无意间被报纸一角的短文截住，标题写着两行醒目的黑体字：《使用大哥大方便又帅气，开车时打电话容易生意外》，文中有一段话说：“加州公路警察对驾驶人在行车中打电话的行车安全，表示严重关切。通过一项研究表明，驾驶人在行车期间，要拨通一个十个数字的电话，远比调整车用收音机分神和危险得多……”接着还列举些相关的数据来论证。

我一看这篇短文，心想目前既非急需，咱还是别赶时髦算了，一切以安全为最好，于是婉谢了卢公子的美意。

卢公子平时很忙，有部分客户在洛杉矶，所以他在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往返频繁。前些日子在书局碰上卢公子，见他神色黯然，估计是工作压力过重，或许生活不够顺心。友情的劝慰可以缓解人们心中的烦闷，于是我们相邀去羊城餐厅饮茶，席间他娓娓道出最近一趟令人沮丧的洛杉矶之行。

“上星期二，我和一位客户去银行办完事出来，气候骤变，刹那间狂风大作，天昏地暗，我们赶紧躲进市中心一家老字号的中国店。那家餐馆有位老板娘，徐娘半老，风韵犹存，18 年前曾是香港当红的电视艺员，结婚后随夫婿迁来洛杉矶经营餐馆，她那嘘寒问暖勾肩搭背对顾客恰到好处的夸赞，以及童叟无欺的经营作风，使她广结善缘。所以尽管这一二年美国经济不好，但这家餐馆的上座率仍能保持领先。”那天晚上刚过 10 点，突然闯进来四个穿一身黑的抢匪，枪口顶住老板娘的太阳穴，嘴里说的好像是广东话又像是越南话，反正我一点也听不懂。开始我误以为是老板娘的朋友跟她开玩笑，我还对客户说美国的玩具枪做得真好，像真的一样，下回去儿童商场我也买一把带回台湾送给儿子……话音未落，当其中有两个家伙把枪口对准我们的时候，才知情况不妙。当晚用餐的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有的吓得直往桌子下面钻，几个老美大概和我一样听不懂打劫的在吼什么，坐在原地发愣。那老板娘处变不惊，结结巴巴用英文和国语交替着当上了翻译：‘他们说……叫大家趴在地上，把值钱的东西快交出来就没事啦……’我把刚取出来的 260 块现金扔在桌面上，歹徒拿走钱的时候，看见我手上的戒指，也拔走了，我

的手也给划破了……”他展示裹着纱布的手指，无比疼惜和忧伤地说：“戒指是芭比（他的情人）送的，戒指已经丢啦，也许说明情未尽但缘已了啦……那几个强盗把钱财首饰往一只大口袋里一塞，拎着就跑了。我坐在地上正觉得窝囊，听见老板娘说电话线被剪断没法报案，我想起风衣口袋里有大哥大，就是上次要送你你没要的那个，就用它向警察局报了案。为这事老板娘感激不尽，道谢再三，还做了一大碗三鲜汤，说是送我们压压惊。后来听老板娘说，连这一次算上，他们餐馆已经是第三回被抢了，难怪当时她那么沉着老练，原来她见过世面。这老板娘还挺够义气的，后来只要是我去吃饭或订外买，她都免费送上一大碗三鲜汤。”

赌场惊魂记

胡教授应邀考察南美四国结束，回国途经美国旧金山，我留他小住数日。胡教授是位研究热带植物的专家，在中国植物学界颇有影响，在学术上享有盛誉。其实他也才过不惑之年，只因个性内向，又是苏州人，说话细声慢语谨言慎行，所以学生们对他有点敬而远之。

我与胡教授的小妹珊珊在中学是同班的挚友，这回他老哥初次来美，又有珊珊递话，我理当好生照应，于是我把四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我早上把他从机场接回来，先送到旅馆安顿好之后，就带他去参观金门桥、花街、电报山，中午带他在渔人码头吃螃蟹，下午参观柏克莱大学和植物园，第二天带他南下去蒙特瑞公园沿海 17 英里风景区观光。第三天，我说要带胡教授到赌场去转转，他听说去赌场一愣，问我：“那种地方能去吗？算不算违反出国纪律呀？”我说：“您放心吧，中国代表团去参观过的多着呢，都是小试手气，又不真赌。”听我这一说，他才放了心。

美国有 50 个州，大多数不许赌博，加州是不准赌的，而毗邻的内华达州贫瘠荒凉，却以设赌场发了财。最有名的赌城拉斯维加斯，距洛杉矶只有四小时车程，我共去过三次。那五光十色千变万化的各种霓虹灯，令人目眩神迷，如身临奇幻的仙境一般。在那里我也曾观赏过上百人跳的天空舞蹈，一个个步履轻盈，体态矫健，场面极其华丽壮观。还有两个赌城距旧金山较近。也只有不到四小时的车程，一个叫雷诺（RENO），另一处是太浩湖（Lake Tahoe）。其实这两处离加州州界不过半个小时的车程。我选的是雷诺，因为 80 号州际公路直达，比较方便。平时去雷诺我大都是自己开车去，但有时也乘“发财车”去，两者各有利弊。自己开车，来去自由，不受约束，但因往返均有大段盘山路，山顶气候变幻莫测，经常降雪，驾驶者责任在身，有精神压力就玩不尽兴。尤其是我与人结伴出门，一般决不随便交出车钥匙，所以有时去一趟雷诺玩上一天一夜，没休息接着又得把车立即开回来，就有点精疲力尽了。因此我自己玩心重的时候就会建议坐“发财车”去雷诺。

所谓“发财车”是旅行社和赌场联手为发展生意吸引顾客而想出的花招。他们包下如同普通公共汽车一样的大车，每张票卖 20 元，如果到那里买 200 元筹码的话，就送一顿自助餐，外加必须上台面去赌的筹码 15 元。上台面就是围着一张桌子玩二十点或转盘之类的项目，许多人不会玩这些。这 15 元用不上也不能退，除极个别人忍住不赌，去看看热闹吃顿自助餐，过一两小时把 200 元换回来之外，大部份人都想试试手气。既赌就必然是十有九输，赌场肯定最后赢家，那一点小甜头就如同钓鱼的诱饵。不过走大运的也真有。去年沙加缅度一位黑人女护士，只用了 20 元赌本玩角子老虎机，中了一条各赌场的连线累计数大奖，结果赢回了 900 万元。但这太罕见了。以前我去过几次赌场，除了玩投硬币的老虎机，其他项目都不会。听人说之所以称为老虎机，是因为那机器活动的声音像老虎嚼食，进多出少，甚至只进不出。我去赌场凑热闹，偶尔也有手气不错的时候，但却总是虎头蛇尾。例如有一回，有位朋友在外任期已满即将回国，我买好票约他去玩，我先上了车，他却因没找到车站而误了车，车开了我又无法下了，结果变成自己去赌场。当时觉得十分扫兴，进去后只换了 40.25 美元硬币。我站在两台机器当中，同时往两边投币。大约进门才几分钟，一共扔了不到 5 块钱，两台机器几乎同时铃响，我一下子中了两个头奖，一台得了 4000 个硬币（0.25 美元），另一台

中了 3000 个硬币，加在一起共得了 1750 美元。当时使我倍感振奋，心里盘算着：今日手气奇佳，莫非真的来了横财运？不然怎会刚进门才一小会儿就得那么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哟，趁手气好赶紧换成大筹码接着投吧，于是我拿那 1750 元钱一百一百地换了去改投起码要扔一元的那种老虎机，每次急着往里塞进 3 块或 5 块，不到一会功夫，不仅赢来的钱全部送回，还倒输一些，这时才有点后悔赢的时候没能及时刹住。去过赌场的人经验都差不多。

我去旅馆接出胡教授后，把自己的车开到中国城的停车场放好，然后和胡兄一起坐上“发财车”。为让他看看夜景，我买的是下午 6 点出发的票，到雷诺差不多已是晚上 10 点。那班车是次日清晨 6 点 40 分往回开。车里大部分是中国人，讲广东话、普通话的都有。

车开到赌场后，我建议胡兄先从最小额 5 分钱的机器开玩，熟悉一下，我自己赶紧换些一元的硬币试手气。也许是求胜心切，不到一小时就超了预算，说明手气很背。转回来看看胡教授，他老兄优哉游哉不紧不慢一下一下地拉，托盘里已装得满满的。我看他手气不错，玩得挺认真，就没打搅他。自己心里也有点不服输，又去换些钱接着玩，结果还是全军覆没。再回来看看胡兄又装满了两塑料盒，我对他说可以试试 0.25 美元和一美元的老虎机了。而我是那种速战速决的个性，一试手气背就沉不住气想回家。记得那时正是半夜两点，恰好有辆加班车回旧金山，我就对胡兄说：“胡大哥，你难得来，今天手气又不错，接着再玩玩吧，我想先走一步，反正来的那趟车就停在门口，收票的小姐也是中国人，明天上午 10 点 40 分，我准时去车站接您回旅馆好吗？”他说：“好，你先回去休息吧，这两天到处带我参观也够累啦！”我说：“您有事随时可以打对方付费电话给我。”他说没关系，打电话他自己会付账。交待完我就赶两点的车回旧金山。

班车开得特快，216 英里路程只开了三个多小时，到旧金山时，才是早上 6 点。我一算，离胡兄他们那班车到，还有将近五小时，干脆先回家去，洗个澡休息一下再来接他也不晚。

我取出车后就往家开，进了家门还没来得及刷牙洗脸，按习惯先去查看电话答录机，发现红灯在闪，赶紧打开先听听有没有什么要紧的电话。我不听不要紧，一听就把我吓得脊背发凉，喘不过气来。答录机里传出那颤颤巍巍的声音，一点不会错是胡教授的，他一共打了两通电话，第一通内容是：“老大（我在家排行最大，朋友们有时也跟着这样称呼我）！你到家了吗？有点急事……”还没等他讲完，电话断啦！下一通电话的内容是：“现在我急需用护照，我的护照在旅馆的黄箱子里，对号锁号是 86……”线路突然又中断啦。当时我的脑子里什么最坏的情况都出现了：我想起不久前，有一名歹徒为寻仇，开车冲进赌场伤及无辜的恐怖场面；我想起有一回帮派曾在一个赌场火拼……这回人是我带去的，结果不负责任，丢下人家不管，自己先跑回来，如果胡兄有何不测，我还有何颜面回国见江东父老？人家在国内还是科室的主管呢！但又想想胡兄长得四方大脸，两耳垂肩，按相书上说是福相，应该不会有灾！再说那两通电话里声音虽有点发颤，但起码人尚健在，而且还会自己打电话……但在赌场急着要护照，必定是凶多吉少……我神经紧张得几乎要崩溃了。

我一咬牙，强作镇静，喝上一杯浓咖啡，就开车去旅馆取箱子。我曾想把胡教授要护照的电话记录拿去放给老板听，好有个依据，后来一想，免了吧，真有啥事这里住的都是些国内来出差的房客，那消息扩散起来才快呢，

想想还是低调处理为好。这家旅馆老板和我也算熟悉，我给他介绍过几次生意。到了旅馆，我找到老板故作轻松地说：“周老板，胡教授刚才想起箱子上的对号锁扭坏了，箱子打不开，让我帮他提去修。他现在在朋友家等我呢。”我怕老板不便开口，就主动提出：“您需要什么手续的话，可以记下我的驾驶执照号码和我的社会安全号。”他这才痛快地答应我进去提箱子。胡兄那只硬壳箱重得要死，偏巧那天二楼电梯还出了故障在检修，我卯足劲将箱子往下拖，也许老板怕有啥事会沾边，所以没有上手来帮我一把。在国外许多人都明哲保身，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好。我好不容易把箱子拖上车，调头就往雷诺开。

一鼓作气开到了雷诺。我把车开到停车场第六层停妥后，急忙乘电梯下到二楼赌场，然后再换乘台阶式电梯往下走。环顾四周，并无打斗和被破坏的痕迹；再往下走，赫然看见胡兄好端端地坐在楼梯对面，周围也未见异常现象。他见我去，那神态竟然像个等家长去接的孩子，搞得我一头雾水。我急急忙忙迎了上去，他说：“哎呀，真过意不去，又让你跑回来了……”我说：“您快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呀？”他还是那么不紧不慢地说：“是这么回事，嗨，我玩 0.25 美元的机器也赢了不少，我想再试试那种一块钱的投币机。我换了 30 块钱，随便选了一台机器坐下，看看箭头上画的每次最多可投三块钱，想想我有 30 块，可以投十次呢，输光就不玩了。谁知刚投到第四次，突然铃声大作。我吓了一跳，以为失了火，但又不见人往外跑，倒是大伙儿全转过身来看着我。不一会儿，服务员一个个跑过来和我握手，祝贺我赢了。这时我才发现我那台机器一直在往下掉钱，我就抓些钱分送给他们。机器下了 400 块钱就不再往下掉了，但铃声还在响。这时经理跑过来，向我解释，说我中了一条连线的二等奖。我回头看看，机器上的图像是四只小天鹅但没有飞在一条线上。经理说，如果飞在一条线上，就是头奖，可以拿到 200 万，四只天鹅同时出现，但没飞在一条线上是二等奖，也有 2300 美元。经理说钱要有护照才可以领。哎，如果少也就不要了，问题就是还比较多……真抱歉，还要劳烦你又跑一趟。”我突然觉得像一场梦，咬咬手指很痛，这不是梦。我说：“我没听清您箱子上对号锁的号码，只好把整只箱子给您提来了。”他跟我上到六层，我刚把后车箱打开替他取箱子，心血来潮想给胡兄拍照留念。他往我车后一站，我见车盖开着不好看，就过去顺手“啪”地一声把盖子关上。等照完那张“雷诺中奖留影”，才发觉又惹麻烦了，把车钥匙锁进了后车箱，这下子什么也取不出来了。

经找人打听得知，幸好当地有昼夜值班的开锁和配钥匙公司。我们先给了赌场一位服务生 10 美元小费，请他帮我们打电话请位开锁匠。美国的开锁匠是要历史清楚，品行端正，没有溜门撬锁的前科，再领上执照，才能干这一行。每开一次锁价钱不低。雷诺还算便宜，两个用前我丢了房门钥匙，仅来打汁一下，就收了我 80 美元手续费。心疼也没办法，因为你急需帮忙。

等了 40 分钟，一位身高足有 1.90 米的大小伙子开来一辆面包车，车的侧门一拉开，真像搬来一个钥匙铺，各种大小不同的钥匙坯子应有尽有。伙子动作熟练，不到 10 分钟，就配好了一枚后车箱钥匙，只收我们 30 美元。胡兄刚赢钱，出手也大方，给了他 20 美元小费。小伙子得了点外快，也挺高兴，我们挥手向他告别，准备乘电梯下楼，小伙子突然说他的车钥匙找不着了，车发动不了。我是比较有同情心和责任感的，立即递上我的一串钥匙请他试，他笑着说：“咳，不要紧。这种麻烦就是我的专业。”等他也配好

钥匙，目送他的车离去，我们才下楼去办领钱手续，一般人赢了钱，如果数目大，赌场就讨一张支票，无奈胡兄要立即回国，携带支票多有不便，与赌场经理协商后，对方同意除扣掉 6000 美元税款外，其余 16000 美元全用现金支付。

胡兄领回现金后，我又开始紧张，因为在美国很少有人身上揣那么多现金。我想起有一部歌剧中写的警句“明枪易躲腾空起，暗箭难防有危机”。我们在明处，心怀叵测的人在暗处，防不胜防。此处绝非久留之地，快撤！此时夜幕下垂，胡兄担心我体力透支，建议我休息好再走，但我对他说：“我现在脑子里唯一响着的是一首琵琶独奏古曲《十面埋伏》，咱们快点走吧！”

回来的路上，我真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后累得我神魂颠倒，看灯光变成双长条，大树长到马路中间。但我仍然坚持不停车。我把车窗打开让凉风拼命吹着，保持清醒的头脑。胡兄的脑海里，敌情一定没有我想得那么可怕和严重，因为我发现路上他一直在酣睡，直到把他安全送回旅馆，才结束了我的“赌场惊魂记”。

第二天，我一直睡到下午 3 点才起来冲洗车。在清扫车内的时候，拣到一串钥匙，凡搭过我这辆车的朋友几乎都打电话一一问到，但没有人说丢了钥匙，再一回忆才突然想起雷诺的修锁师傅丢过一串车钥匙。

[咯博士]的故事

老葛是从上海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办出国的，不过到美之后并没去学校报到，而是穿梭在各种社交场合以便能很快找到挣钱的路子。别看他来美国才半年，但说起话来是中英文上海方言掺着用，为了加强语气，其间还夹杂些类似：喏喏喏，耶耶耶，啧啧啧.....的衬字，外加两声洋腔洋调嗯哼，啊哈，再配合几个耸肩膀挑眉毛挤鼻子撇嘴巴的小动作，让人看起来觉得有点滑稽。也难怪人才交流协会派出来的几个小青年背后叫他“FunnyMan（可笑的男子）”。

用“油头粉面”这个词去形容老葛虽有不恭却不过份，因为他头上总抹着厚厚的发蜡。每次看见他都穿不同颜色的三件头西装，连华氏一百度的三伏天也雷打不动，他也真不怕中暑。

老葛对人倒蛮热情的，他也不保守，尤其喜好向旁人指点何处可以买到便宜货，顺便还炫耀一下他的几套三件头西装，那都是从教会救世军办的旧货店里花了3~5美元买来的。有一次有一个女孩当他面说：“在旧货店买衣服穿，小心会得爱滋病！”老葛挺不高兴地说：“啧啧啧，爱滋病是什么途径传染的呀？女孩子不懂不要乱讲话好弗拉？”听说老葛的日子过得相当勤俭，随身从国内带来的方便面和榨菜吃了大半年至今还有存货。

我和老葛一共见过四次面，但每次都印象深刻，几乎让我终生难忘。头一次是周末去参加教会办的活动时见面，我问他在哪个学校里访问或工作？他含糊其词地回答：“喏喏，有空时帮一家美国的大公司老板家克令克令，库肯库肯。”当时我没有听明白，回家顺着余音一琢磨，猜想应该是在替老板 clean（清扫）和 Cooking（做饭）。

第二次见面是在北德州大学的礼堂，当时国内有代表团来，大家都希望知道有关留学生的政策，所以去开会的人很多。为了怕人多停车位不好找，所以我们相约四五个同学开一辆车，散会后同学间一哄闹一寒暄，过后我找不着同来的车了。门口剩下的人已不多了，我正左顾右盼之际，突然有辆车停在我面前，车主放下玻璃探出头对我说：“找不到车了？”我一看是老葛，我应了一声，他很大方地邀我：“乘我的车回去好啦，你要是过意不去可以出一点汽油钱。”我从未沾人便宜的恶习，只是他主动先说，我心里就有点不太舒服。我勉强地搭上了他的车。他自夸地说：“我的开车技术恐怕国内来的没几个人能比得上的。”

老葛开的是辆1976年美国福特车厂出的“雷鸟”，右座的安全带已没有弹性。出校园是条斜岔路，老葛光顾着吹牛没向左看一下就急着上路。我正低头翻地图，有辆车从左边呼啸而来，老葛一脚急刹车，我右额立即撞出一个包，疼得我眼冒金星。我和老葛不熟，不好意思声张，只有暗暗叫苦，谁知老葛却还有余兴扭过头问我：“怎么样？侬（你）看阿拉（我）反应快不啦？”等上到高速公路，老葛就占据了快速车道，边开车边摇头晃脑唱起了评弹。他会唱的段子还真不少，一段接一段地忘情地唱。我从后视镜里发现我们后面压了一长串车，有的已把大灯打开直闪，示意要我们让路或快走。我趁老葛换唱段的那一瞬间，很小心地提醒他说：“葛先生，我们后面压了很多车，我想我们应当靠外换线让他们先过去才好。”老葛却说：“我开得又不比美国人慢，让他们干什么？”我说：“但是我们占的是超车线呀，交通法上规定后面超过五辆以上就要让的。”老葛不仅不以为然还批评我说：

“啧啧啧，我看女同志就是胆子小……”后面有些人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当他们从外车道超车经过时，按喇叭的，用肮脏手势骂人的都有，使我倍感蒙羞，万分懊悔搭上他的便车。我如坐针毡地好不容易熬到了下高速公路，过了两个红绿灯，快到亚洲银行门口，路边停着一辆卡车挡住了部分视线，老葛仍未减速，正巧有位老人家开着一辆大凯迪拉克从银行出来，撞上了我们的车身右后方，“砰”地一震吓了我一跳，但这一撞乐得老葛却像中了彩票似地大嚷：“哦嗨！运气来哉！”他靠边把车停稳，那辆凯迪拉克也已退后把车停好。老葛把车门一关，大步流星地边走边回头对我招手说：“快点跟上呀，好去帮我作个证，是他撞了我们的车。”驾驶后车的是一位满头银发、很有绅士风度的白人男子，他一句废话也没说，掏出驾驶执照和保险单说：“我们交换资料吧，刚才全是我的错。”老葛“嚓”地一声，从记事本上撕下一张纸递给他，笑嘻嘻地说：“嘿嘿嘿，快在这里写上你几月几号撞了我的车，等你的保险公司来找我，我好给他们看，嘿嘿……”当时我真的火不打一处来，心想撞车虽说他是直行有先行路权，但遇路口不减速也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今天幸亏碰上的是位君子……我心怀不平地安慰那位老先生：“很遗憾会发生这件不愉快的事，我们也是很难过的，希望您多多保重。”老头拍拍我肩膀说：“你非常好心，谢谢你！”

老葛乐滋滋地回到车里，得意忘形地对我说：“昨日进车库不当心撞坏了前车帮，这下好啦，要保险公司替我一起赔啦。”接着他发动了车又开唱……

有一年我在学校开独唱音乐会，当晚观众挺多，美中友协主席傅伯斯先生自愿担任全场摄像，老人家忙前顾后抢镜头，他的热心实在令人感动。演唱会结束，许多观众朋友上后台来祝贺，傅伯斯先生怕我照顾不过来，一直陪在旁边替我张罗……人群中出现了老葛（打那回索赔事件之后有四五个月没有见过他了），他本来是要同我打招呼的，快到我跟前，发现我边上傅伯斯先生，立即一转向，把嗓门提高了八度：“嗨嗨依，Doyourememberme（你还记得我吗）？Mynameis（我的名字是）Doctor（博士、医生）Christopher克力斯多夫Ge（咯）呀！”中文里姓氏“葛”是读第三声，想必是老葛有意要缩短中西方文化间的距离，特意把葛读成了“咯”！接着还来了一番左拥右抱的大礼。不过看老人家的神态，像是早忘掉在哪里见过这位葛博士，因为他嘴虽咧着乐，但手摸太阳穴不停地眨巴眼睛。听老葛的自我介绍，我略有些狐疑，心想：别人念博士都要苦兮兮熬上三四年，这老葛还没听说他进哪所大学，这么快博士已拿到了，不是天才也是奇才……我愧疚自己看人常有偏见。等后来遇见推荐我去森德斯夫人家的那位淘气鬼小刘，无意间谈及老葛。因他和老葛一块打过工，所以挺熟。我问他老葛怎么这么快拿到博士学位，小刘先一愣，等听明白之后对我说：“Doctor不是博士、医生两种解释吗？！老葛花了三个礼拜学会了针灸，如今已能替人家小扎两下啦，那不顺理成章地变成了葛医生吗？！”

花开花落，无端的忙碌中倍感岁月蹉跎，自我搬迁后就没有见过老葛，也再没听到过有关他的传闻。

就在三个月前我去替朋友订购飞机票，在中旅社门口突然碰见了老葛，着实把我吓着啦，他那模样就像以前有首苏联歌曲《游击队长之歌》里歌颂的那位邵尔斯队长，“头上包着纱布，鲜血染红了衣衫，在那红旗下面走着一位队长……”真不知他究竟出了什么大事？！我充满同情又难免有几分好奇地叫他：“葛先生！你怎么啦？”他见我高兴极啦，说：“啊呀呀，是

你呀，长远不见好弗啦？”我继续追问他：“你到底怎么啦？”只见他眉飞色舞，喜出望外地说：“运气运气，LuckyLucky，今早我带钞票到中旅社来登记大件（国外交钱国内提货免税商品），刚下公共汽车走不远，就遇上三个赤佬（歹徒）夺我的包，翻我的裤袋。想不到光天化日会有人抢劫。他们打了我几拳，我也踢了他们两脚。我真是不幸中有万幸。你想想看，我正同几个家伙在扭打，马路上大概有人开车不专心只顾看热闹撞了车，有车祸警察当然马上就会赶到，那几个赤佬抢了我的包就逃，有个家伙大概手上戴了只戒指把我额角头划破了。我一摸鼻子也流血了，就到超级市场去借用洗手间。我把情况同值班的经理一讲，人家还蛮有爱心的嘞，替我擦了点消毒水还用纱布把伤口包好，叫我马上用他们办公室的电话报警。”估计这回老葛必定损失惨重，我说：“那你报过案了吗？”老葛愤然地说：“美国那么多被偷被抢，报了案有几个能寻回来？报案是没啥用场啦，好在本人损失不大，我那只小拉链包看起来倒蛮精致的，其实根本不是钱包。是民航一位漂亮小姐送我的漱洗包（说到飞行小姐似乎有几分陶醉和倾慕，眼神还显得色迷迷的），昨夜我借宿朋友家，所以带出来用。里面有一把梳子，一条小块毛巾，一把小剪刀，一瓶擦脸油，一块檀香皂。”（他喃喃自语般数落着）接着声调一扬说：“钞票我是一分没有少，在国内老早听华侨讲过外面抢劫不少，我就地取材用从国内带来的一块小手帕，在贴肉的汗衫背心上，缝了一只蛮深的袋袋，钞票塞在胸口头洒宁（谁）寻得着？3370块洋钱，全部在这里（很神气地拍拍胸膛）运气运气，交关运气！VeryLucky（非常运气）！I am a Lucky Man（我是个幸运的男子）。 ”

话说[嘘嘘]

从远处看到学校教学楼的一侧，一排排灰色的小屋子，起初以为是洗手间或工具房，等绕过去看了才知道，是些形同集装箱的活动课室，也就是室友们常常提及的“TRAILER”。室内可以摆六张桌椅，因通风照明都好，也有电话，所以还算得舒适。我的室友们所在的那一间，中国留学生占多数，其他是从斯里兰卡、印度、韩国和沙特阿拉伯来的学生。大家都是离乡背井赶到这里来深造，人人肩负重任，个个埋头苦读，除了“赖皮”有时喜欢大叫几声：“苦噢！累噢！”课室里很少听见有谈笑声。“赖皮”的邻座是位沙特阿拉伯来的学生，名叫阿巴斯，听说是一位部长的儿子。沙特丰产石油，国民平均收入很高，一般国家来的留学生，奖学金都在500~1000美元左右。阿巴斯每月享受的国家奖学金有3000美元。他夫人带着一双儿女随他来美国陪读，在校期间他又添一女。阿巴斯不到30岁，体态已略发胖。他一头乌黑的秀发，留着两撇翘着的小胡子，显得蛮有风度。我见过他几次，每次他手中都捏着一块小花毯。开始我不明白为啥他总拿着椅垫？有一天，我和“花心大少”在后座说话，突然听到噗嗵一声响，吓了一跳，以为哪位不当心从椅子摔落，赶忙凑近一看，立即退了回来。原来是阿巴斯跪在小花毯上祈祷，口中喃喃自语……见过一回，以后也就再不会少见多怪了。阿巴斯出手大方，人缘不错，特别是对我们几位中国同学非常热情。有一回，我与室友们一同受邀去他家吃过涮羊肉。阿巴斯读书很吃力，有一阵连得了三次C（不及格），使他苦恼不已。同学们因与他选修的科目不同，对他的学业也是爱莫能助。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说：“阿巴斯拜佛那么虔诚，但愿神仙保佑他顺利闯过考试的难关。”“赖皮”听见马上接茬：“大姐呀，你不知道他们那位神仙没有学过电机，帮不上忙呀！”“赖皮”很喜欢和阿巴斯逗着玩，还说要教他学中文，一学期下来，阿巴斯唯一学会的中文就是双手抱头喊：“苦噢！累噢！”因为是跟“赖皮”学的，还带点台湾口音。阿巴斯知道我喜欢听阿拉伯民间音乐，不止一次建议我去看看他的家乡，如果真有机会去沙特访问，能在那里见着在“TRAILER”认识的这位朋友，该多高兴。

其实，我和“嘘嘘”的相谈，也是从“TRAILER”开始的。“嘘嘘”其人：个子不高，皮肤偏黑，宽宽的额头，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嘴唇轮廓很清晰，嘴角有点往下撇。初次见他，貌不出众，不会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有一天我到“TRAILER”找“赖皮”有事，正巧碰上他一本正经的在接听他的指导教授（埃及人）的电话，他说：“很抱歉，索罗门博士，我的名字是徐树仁，不是嘘嘘嘘，NO！NO！不是‘嘘嘘嘘’……”我想这人可真死心眼儿，名字就像代号，听见个响动知道是你，答应就得啦，外国人很难分清中国语言的四声，何苦那么叫劲儿？！我忍俊不住笑出声来，其他几个“老中”，也跟着我一起喊。“嘘嘘”这绰号就是这样诞生的，弄得他也哭笑不得。

听说“嘘嘘”在电机系学习成绩优异，曾数次在世界著名的科学刊物上发表论文。我不懂电机学，就无法去评估他在学业上成就的高低。我对他印象比较深的，仅仅是周末路过白宫（几幢白色的学生宿舍楼，同学们戏称白宫），几乎每一回都看见他顶着太阳用高压水管在冲洗他那辆紫红色的“别克车”，也有的时候见他满身满脸油污从车底下钻出来。他的车是一辆已经开了七八年的二手车，经他精心保养，车况很好。我开的虽然是辆只开过两

年的小福特车，却故障不断，送修几次仍没有太大的好转，难怪当初车主愿以低价转让给我。

有一次，和我合作唱对唱的美国同学查维先生 25 岁生日，邀请我去参加他的生日晚会，不巧我的小“福特”又出了毛病，想起“噓噓”曾替查维拍过剧照，他俩也算有一面之交，我就打电话给查维，建议他把“噓噓”一起请上，他欣然同意。

傍晚时分，我坐上“老别克”，带上礼品，与“噓噓”结伴而行。在我们倒车准备出发的时候，后面车道上横着停放了一辆小的金龟车，车没有亮起临时紧急停车讯号，我们的后视镜里根本没发现它，在倒车的过程中，别克车的保险杠把小金龟车的后侧碰凹进手掌那么大的一块。当时晚会时间快到了，我催“噓噓”先上路再说。一路上“噓噓”却显得忐忑不安，回校后他又赶紧把车停放在原车位，等待事态的发展。按我说这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起因在于对方违章停车阻碍了交通。

第二天清晨，我刚起床。听见楼下有很重的敲门声。开门一看，一个中东人模样的男子和一个高大的白人青年，他们开门见山问我是否撞了金龟车。我见他俩态度傲慢，口气生硬，就有意气气他们，我说：“我的车送厂维修已经两天啦，我不可能有机会撞到你们的车吧！？”对方只好道歉悻悻离去。我赶紧从另一个方向绕去白宫找“噓噓”给他报信，商量对策，岂料扑空。两个小时后，“噓噓”才到我宿舍来找我，进门就如释重负地对我说：“解决了！”我莫名其妙地追问：“什么解决了？”他说：“撞车的事呀！那辆金龟车是我们电机系伊朗同学贾麦的，今早我刚出门看他俩挨门挨户在查问是谁撞了他的车，我想明明是我干的事，不要连累别人，我就主动迎上去告诉他，车是我碰的，贾麦一听找着主啦，就建议‘私了’。我问他要多少钱，他说 350 美元。我说修这一块真需要这么多的话，钱我是可以付的。贾麦见我没和他还价就说也许只要 100 多，叫我先把钱付给他，有多余的话就退给我，我看他态度蛮诚恳的，就多加给他 50 块，开了一张 400 块的支票给他，反正他说有多余退给我嘛！”我一边听一边生气，尽力克制自己，越听越火，没等他讲完终于按捺不住大叫：“责任是非还没弄清楚就赔钱，他先违章挡道不告他就算便宜他了……”他说：“昨天有个打网球的女孩看见我在倒车，如果等到别人出来作证举报就麻烦了，破财消灾么，在外面还是息事宁人为好。”我答道：“真没想到你是个不战就降的窝囊废啊？你难道没听过中东人有多狡猾吗？你还等着贾麦退钱？可笑！做梦！”“噓噓”没料到我会发那么大的火，但他也并没有被我压服，我听见他小声的在争辩：“也不能说中东人都不好，阿巴斯也是中东人，昨天你还说他老实呢。”事过之后贾麦再没露面，退款一说当然更无从谈起。为这事我总觉得别扭，有一段时间没有和“噓噓”往来。

我妹妹获得博士学位那年，妈妈应邀去加州柏克莱大学参加她的毕业典礼，顺道来达拉斯和我相聚一段时间。那时正赶上我半工半读，日子过得十分紧张辛苦，实在难得有空留在宿舍陪伴母亲。但我又怕妈妈感到孤寂烦闷，就请“噓噓”陪我去电器专门店选购了一台录像机，想租些录像带给妈妈散散心。为了使妈妈便于操作，“噓噓”将录像机上的英文指示，全部翻译成中文，并在每个按键上都贴上小条。妈妈喜欢看美国的动画片，好几次我都看见妈妈手里拿着一张纸在电视机上找台。有一回我把纸接过来一看，是一张整齐仔细的一周各台动画片的日程表：星期一《狐狸与猎狗》……星期二

《木偶奇遇记》……星期三《小飞象》……“嘘嘘”对老人那么细心周到，我有点受感动，开始后悔上次情绪的失控。

那年秋天，“赖皮”的太太来探亲，他要搬离我们宿舍，我提议“嘘嘘”迁来填空。“嘘嘘”接受了我的建议。他搬进后，“伙食团”也重新分了工，对宿舍进行了一系列的清理和整顿。宿舍里有蟑螂和苍蝇，每次只要听见我一喊，他就抢前一步说：“我来！”我本来就嫌脏，巴不得有人去管，就让他去对付。不过有一回，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他活捉了一只苍蝇，然后把手放到身后，退到厨房的纱门，稍稍拉开一点，把苍蝇偷偷放掉。我百思难解，又难于启齿发问。直到有一天，我顺手拿起他放在茶几上的小收录机套在耳朵上，按启动键，里面传出抑扬顿挫的朗诵声，听起来像闽南话，但却一个字没听懂，等我把录音带取出来一看，上面写着《闽南语金刚经》。这下我才知道“嘘嘘”信仰佛教，难怪他不杀生。不过鸡鸭鱼肉他都吃，大概区别在于，那些都不是他宰的吧？

和他相处时间长了，因此加深了对他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有一段时期，我在森德斯夫人家上班，老夫人天天在车上出花样肇事，给我精神上造成了极大压力。每天离家上班前我都把房间收拾干净，然后回过头来再望一望，心想今晚是否能安全回来都难说呀，出于自尊心，我很少向人倾诉。“嘘嘘”从我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了我的窘境，就对我说：“你把森德斯夫人喜欢去的几个地方记住，我帮你在地图上圈出来。”有几次午夜一二点钟，他带我开车出去，记路、熟悉地形，并教我在哪一段并线换线最合适、最安全。经他一番指点，我的精神压力得到了一些缓解。

有一天我心情烦闷，下班后，自己跑去逛百货商场，一直到7点半才回宿舍。伙食团里大家都还没动筷子。我一看“嘘嘘”不在屋。大约又过了十几分钟，才见他推门进来。我警告他说：“以后吃饭，希望你能准时，今天我已迟到了，想不到你比我还晚。”他应了一声“好”。过了有半个月，我才听“花心大少”告诉我：“你知道那次吃晚饭‘嘘嘘’为什么迟到吗？他看你没准时回来怕你出了什么意外，就顺着你平日上班所走的路和老夫人爱去的几个地方都去绕了一遍。”听他这一说我顿时心中翻江倒海，五味俱全。

还有一回，森德斯夫人患肺炎住院，要我代她看守家园。我想到自己单独住在半山坡上的一所老房子里，这座70年前建成的木结构老楼，白天一人留在家，听见叽叽嘎嘎的木头在响都有点害怕，到了晚上联想起电影《古堡幽灵》、《孤星血泪》中的一些场面，更是毛骨悚然。抛开那些鬼怪传闻不说，再想想发生在那个富人区的几起绑架谋杀案，更是令人触目惊心。这日子可叫人怎么熬呀？但森德斯夫人在危难之中，我不忍拒绝她的要求，也不愿意让人觉得我是个胆小鬼。我只好去同“嘘嘘”商量对策。他说：“嗨？这事好办，干脆伙食团全搬过去陪你算啦，我们可以在那里写论文，反正森德斯夫人家房间很多，我帮你记住她每间屋里东西的摆设位置，走的时候物归原处就没事了。”就这样，我们在老楼里呆了六天六夜，直呆到老夫人康复出院那天才搬回来。

替老夫人每天开车，实在大恐怖，我决定另外找地方试工，我自己找报纸看广告去应征，结果在一个搞室内设计的公司里找到一份临时工，每周去干三天，老板虽有些苛求，倒也不难应付过去。有一天下班，刚要出门途经车库时，我的小腿被一个断裂的雕塑划了一个四寸长的大口，当时肉就翻了出来，流了一大滩血。老板娘一看，赶紧开车把我送到医院。按美国人的观

念，由于他们放置东西不当，使我受到割伤，不仅医药费需要由雇主付，我还有权上诉索赔。但我想自己刚来不久，又没干全工，让人家付上千元医药费有点过意不去，但由我自己支付这笔费用，又负担过重。当时心乱如麻。医生替我把伤口消好毒之后，拿出一个像钉书机一样的器械，在伤口上扎了十下，仅仅两分钟就把伤口捏在一起。当时的伤势，按说该打上防破伤风的针剂，才比较安全，但我听说要花 100 美元就没打（现在有点后怕了）。这是一家著名的整形医院，院长查维乐先生听过我的演唱，在华人狮子会的联欢会上我们也见过面。平日有人抨击他小气，但这一回他竟慷慨大度地免收了我的医疗费。这可真是不小的面子，连我的老板也向查维乐先生表示再三的道谢。我伤了右小腿没法开车，打电话给“噓噓”和“赖皮”，他们立即赶来，一个帮我取车，另一个接我回去。在家养伤的那段，“噓噓”不仅提醒我按时服用抗生素防止感染，而且他早晚两次用双氧水替我清洗伤口。我对“噓噓”心存感激，却不愿意把“谢”字过多强调，我深信好心有好报，就期盼着能有机会回报他。

这样的机会还真盼来了。有一天下课回来，我见他神色黯然，估计他又吃了什么亏，一追问，他说把车错停在专用的保留车位上，进楼里上了一趟洗手间，出来就得了一张违章罚款单。“噓噓”这人很在乎“运气”或“倒霉”的说法，他认为这事虽不大，但纯属倒霉，也许随之而来还有更大的坎坷。我说：“把罚单拿出来看看。”我拿起罚单就开车直奔驻学校的警察办公室。这是一种夹在车窗上的罚单，警察全不知道驾驶者是谁。一进办公室，正好看见是一位光头瘦小的老警官在值班。这人怕老婆出了名，听人说他曾当众报怨说：“在家里她管着我，不幸的是来上班还是她管我（他夫人在警察局里担任调度，随时可以用专线电话呼叫他）。”他不认识我，我可知他是老好人，就诉苦说：“警官先生，今天下午我车子里同时亮起了两个警告红灯，说明机械出了问题，我害怕继续开车有危险，所以停在楼下，进学校来找人帮我检查原因，我离开大约有十分钟回来，就收到了这张罚单，唉！运气不好，运气不好。”老警官说：“喔，是这样，那么签个名吧，不必罚了。”我向他说了句“非常感谢”就走，回到宿舍对“噓噓”说：“区区小事，不足挂齿，罚单已经销掉啦，还有啥可烦恼的？我看有些事得跟我学着点！”

到 Panasonic 总部去！

“噓噓”是一个摄影爱好者，每次学校组织重大的活动，他都自费拍一些照片存档留念。后来他想照片是静止的，不如拍录像带好保存，并且随时可以看到活生生的形象更有意思。于是他到处看广告，计划选一台摄像机。有些同学劝他，说这种商品会不断降价，不如等几年便宜点再买。但“噓噓”认为有些精彩的场面如果没有及时拍摄下来，将来用几倍的钱也赎不回来。我同意这种观点，从旁极力鼓动他早点买。说实话，这回我有私心，想趁机跟他多学点本事。“噓噓”选购了一台 Panasonic（松下）320 的摄像机，连三角架、包装箱再加多交了一年的商品保险金，一共花了 1400 美元。刚买回来的那会儿，我也为之雀跃，“噓噓”知道我想学，为了帮我了解其中的原理，掌握拍摄技术，他自己闷在屋子里用摄像机把说明书和图解一边拍一边用中文翻译讲解，边说边录讲了快两个小时，他把录像带交给我说：“你把这盘带子放在录像机里慢慢看，记住了，再去操作，一定能很快学会。”我

是个急性子，他辛辛苦苦说了两个小时，我只看了不到十分钟就坐不住了，当我了解了几个按键的功能之后就开始试拍，自此再也没有回头去看过他精心录制的那盘教材。

在学校大家都忙，这台摄像机买回来，其实也没用过几次，而且刚用第四次就开始出故障，前后返修了两次，每次一放就是一个半月，商店说有个零件配不上，结果越修越糟，为此我们往返商店足有七八次之多，同他们交涉要求更换或退货，他们以保修期已过为由，不予退换。气得没法只好先搁在一边再说，这样又拖了几个月。没想到连保险期（另交过 100 美元保险费）也过了，花 1400 美元买的这台录像机，成了废物，越想越觉得吃了大亏。我几次催“噓噓”再送去修，他怕碰钉子，另花修理费又有点舍不得，于是就对我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种退让的逻辑又把我激怒了。我就对他说：“你去查一查黄页电话本（商用电话簿），看一看达拉斯那个 Panasonic 总部在哪里？我要带着机器去总部评理！你只要帮我查地址，开车把我送去，你坐在车里等我就行啦。”“噓噓”知道我很犟，不想再惹我，纵然心中有一百个不情愿，也还是忍气吞声地依着我。去总部那天，我特意先打扮了一番，再背上摄像机。当我推开总部大门时，一位金发碧眼的小姐带着甜甜的微笑迎了过来，问我有什么事，我说要见经理，她见我衣着不俗，没有多问，转身进到里面。一会儿一位身材高大面目和善的白人经理走了出来，自我介绍之后，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有意夸张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说：“是的，我需要帮助，因为我做错了一件事：在我决定要买一台摄像机的时候，朋友们建议我买 SONY（索尼）的产品，我看了你们的广告，改变了主意，买下了这台 Panasonic320，结果没用几次，故障不断，反复送修，无济于事。我虽然买下了摄像机，但许多宝贵的时刻我仍然无法及时拍摄下来，比如我自己的音乐会，朋友的婚礼，还有最近去尼加拉瀑布的旅行……机会都失去啦！这个损失给我心理造成了伤害，我不敢相信贵公司的产品会带给我这么多的烦恼，先生你认为我应该怎样平静地来接受这个事实？”经理听了我的叙述，很友善地说：“请把摄像机留下，我们检查一下看看问题出在哪里，并请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我会及时同你联络。”一个星期过后，果然接到那位经理打来的电话，通知我去取摄像机。“噓噓”对我说：“我们的保期过了，人家顶多给我们打点折扣，也许要付二三百块，不过我想象不会超过 400 块……”我一听他又提 400 块，就用眼睛斜了他一眼，他就再没接着往下说。

到了总部，经理很客气，他告诉我们说摄像机更换了一个重要的零件，并把报废的那一枚零件也放在一旁让我们看，他说现在可以放心使用了，这次不仅没有向我们收取修理费，还一再表示歉意，希望我们今后继续购买 Panasonic 的电器产品。“噓噓”兴奋地背回了完好如初的摄像机，这回他终于掏出了几句心里话说：“看起来有些地方还真该向你学学，不过对我来说太难了，不太容易学会。”

三天后我给经理送去一份中国生产的礼品，以此来感谢和赞美他成功的经营手法。

猩猩

在美以美大学的第二年，我和台湾公派留学生“嘘嘘”、“花心大少”另租了一套三房一厅的公寓，由于“赖皮”和阿财也希望和我们一起搭伙，因此我们成立了“流浪人伙食团”。伙食团里买菜、烧饭、洗碗、倒垃圾，由大家轮流排班，所以尽管白天各自都在学校忙，但等下课回来凑在一起，边吃边聊，日子还算打得挺快的。

我们伙食团也很好客，有时周末邀些同学来陋室小聚，喝点啤酒，唱唱卡拉 OK，一玩就是一个通宵。小哥儿们小李，当然是最受欢迎的常客了。

小李为人慷慨，钓鱼的技术那真叫“一级棒”，每次去钓鱼从没有空手回来过，而且挑最大的送给我们伙食团尝鲜。有一回，三更半夜他背回一条 38 英寸的鲈鱼，我们只能放在大浴缸里宰割，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清理完，然后切成块状分装在塑料袋里，放进冷冻箱保存，每天拿出一些来熏、烧、炸、烤，换着花样做，大老远就能闻着我们公寓飘出一股子鱼腥味儿，就这样足足折腾了有两个多星期。

说起这条大鱼的准确尺寸，这又得连上美国的法律条文了。

德克萨斯州的法律明文规定，凡参加钓鱼者除需交 13 美元购买一张全年通用的钓鱼许可证之外，另对允许垂钓的鱼类的品种、尺寸、数量均有不同的设限。举鲈鱼为例：

(1) 凡钓到 18 英寸以下的鲈鱼，必须立即放回水中，不许带走，否则将以破坏自然保护法论处。公园巡警经常拿尺来丈量，违者轻的每条罚款 200 美元，超量过多还要招警扭送法院法办。

(2) 钓到 18 英寸以上的鲈鱼，每人每天也只准许带走 5 条(重量不限)。若两天连续垂钓，则需先将第一天所得的 5 条拿回车中包装好，不可将两日所得，放在一起，否则以累积计算，每超一条要交罚金 200 美元。

小李因忽略了条文，吃过苦头。小李有点啥好事，从不会忘记我这个大姐。有一天清晨，天刚朦朦亮，我被电话铃声吵醒，小李打电话来报喜，说他隔壁老美罗斯太太家的大狗生了一对小狗，打算留下一只，送人一只，问我想不想领养？我迷迷糊糊的应了一声“要”，就接着睡我的回笼觉，早把这事儿给忘啦。谁知三个星期后，小李果真像只大袋鼠似的胸前兜来一只小黄狗。这只小狗，桂圆核似的一双眼睛，胖呼呼的脸蛋上还长着两条深深的竖纹，那憨厚无辜的相貌，让人怜爱不已。这种狗英文名字叫“GolderRethiver（金色巡回犬）”，特性是能替猎人找回射中的猎物。买这种小狗在市场上少说也要一二百美元。

小狗进门，“流浪人伙食团”热闹非凡，几乎全体总动员，首先为解决小狗的食宿与生活，做出了以下安排：

饮食方面——主要以每餐之残羹剩饭喂养，考虑到小狗尚年幼，适当加喂些牛奶。

住——由“嘘嘘”去学校电脑系找些空纸箱回来，拆开，在阳台一角拼装一个狗屋。

被我们形容为铁公鸡的“花心大少”，这回破例主动捐赠小狗 T 恤衫一件；本人也献出大浴巾一条，铺在狗窝以代用被褥；“赖皮”开车去超级市场买回狗儿的餐具一套，供狗儿磨牙齿的假骨头一根。考虑到今后出门时便于小狗的“社交活动”，我们驯狗统一使用英文，还替小狗取了个老美都容

易呼叫的名字 LILI（猩猩）。遛狗当然由男同学负责。

宿舍多了猩猩，气氛就不同了，茶余饭后大家都争先恐后忙着逗狗。开始是扔假骨头，叼回来就嘉奖香肠一小段，手里没拿着骨头的就急着扔拖鞋。猩猩很聪明，一教就会，想必与猎犬的遗传因子有关。三天下来，猩猩玩上了瘾，你不想逗它，它也会主动来招惹你，甚至抢夺我们脚上穿的拖鞋。我最怕它纠缠，总躲着它走，几个男同学在宿舍里干脆光脚。

有天早上，我听见“花心大少”自言自语在唠叨：“我的鞋怎么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嘘嘘”要去学校，也在说鞋没找着。我估计准是猩猩捣的鬼，跑到阳台一看，大小不同的鞋全堆在一起，有两只鞋从栏杆缝里掉到车库的顶篷上，一只是“花心大少”的软底浅黄牛皮鞋，另一只正是本人前不久花了 90 美元买回来的演出鞋。这鞋我放在卧室的壁橱里，怎么也被它翻到了？我开始埋怨男同学对猩猩缺少管教，“嘘嘘”见我面露不悦，就毛遂自荐提出由他来培训猩猩，据他自己讲，他过去当兵的时候兼管军中之粮草，曾驯过狗，积累了不少经验。

美国家庭驯狗是把小狗送到专门的狗学校，狗校也分走读或住校，学年分初级、中级和高级班。初级班只学起立坐下，到外面大小便等几个基本动作，时间是 4~8 个星期，学费 200~400 美元不等；中高级班受训内容就比较丰富了，除了教会读报、开电视、倒立之类难度较高的动作外，主人还可向校方提出一些特殊的训练要求，这样几个月下来，学费就可观了。我们自己上学还要半工半读，哪还有盈余替猩猩交学费？也只能是请“嘘嘘”出任教官。“嘘嘘”这人办事严肃认真，说一不二。他上任的第一件事，是自费上儿童商场买回了一只有一米多高的吹气的鹿，他进门先到自己卧室换装，过了一会再出来，我几乎认不出他来，和平日相比，他判若两人：只见他头戴一顶不久前我们逛“车库大拍卖”时花 0.25 美元买回的花网球帽，上着红背心，下穿红短裤，连金丝边的眼镜也没戴。他抱起大鹿两手分别把着前蹄，比比划划，又蹦又跳，嘴里哇哇呀呀喊个不停，活像在“跳大神”。我咬住嘴唇硬憋住笑，脸上还装出十分配合的表情。这时恰巧“花心大少”抽着烟，优哉游哉地从房间走出来准备去厨房烧咖啡，一看“嘘嘘”那样子，忍不住“噗哧”一乐，躲进房里一下午没再出来，想必是怕给派上代班——此君对公益活动最嫌麻烦，一点时间都不肯付出，他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猩猩听见响动从厨房跑出来赶热闹，一看这招式，停下脚步歪着头琢磨，它不知道来了个啥怪物？“嘘嘘”就追去趁势在猩猩屁股上拍一巴掌，吓得猩猩赶紧退进厨房，不时还探头张望。“嘘嘘”这招儿挺管用，三四天下来，猩猩就再不随便串门了。

“嘘嘘”每次驯狗都汗流浹背，相当投入，下课之后当即把鹿放了气折叠好，并千叮万嘱平时不要把鹿拿出来吹，不然猩猩知道是假的就不灵啦。

其实美国人对狗的钟爱和痴迷决不亚于法国人，只不过狗不如在巴黎那么集中而已。美国不仅有狗儿美容院、狗儿速食店、设备先进的宠物医院，连猫儿也有流动洗澡间（设在专车内，每次上门服务，每季度每只收洗理费 50 美元）。天冷的时候，心灵手巧的女士们还会给狗儿编织各色合身的毛衣呢。

猩猩是无产者，只有“花心大少”赠的那件 T 恤衫，晨跑时我们替它套在身上，用彩带束紧，宽松的款式再加上束腰，反而使猩猩显得格外醒目和新潮，不断引来行人的注目和探问：“她还是他？”美国人打听动物的性别

都惯用人称，通常对方也会回答说：“她是女孩！”或“他是男孩！”即使手里牵的是只十四五岁的老公狗，主人也会礼貌友善地告诉你：“Heisaboy！（他是个男孩）。”

猩猩每天和我们混得非常开心。眼看寒假快到了，“赖皮”和“花心少”要回去探亲，“嘘嘘”起早贪黑赶博士论文，我又要去加州办事，照看猩猩成了问题。更重要的是，猩猩逐渐长大了，既没打防疫针也没申报户口，这在美国都是不合法的。我们这群飘零异国他乡的学子，个个为前程奔忙，实在无力继续抚养猩猩，尽管大家都爱它，但为了它的前途，我们决定替它寻找个好的归宿，否则它长大后再送人就更难办了。

我的室友们除了学校就是宿舍，外面认得的人不多，倒是我经常参加些晚会，认识些美国朋友的家庭。

我记得有位叫麦可的外科医生，他的妻子珍妮是我的朋友，家有三个孩子，早就提过想要养条小狗。我打电话告诉他们我现在有一条名狗，问他们要不要。麦可医生一听是“Gold-erRetriver”，立即问我要多少钱？我对他说免费送给他家，“要！要！”只听见电话听筒里传来孩子们一阵急切的叫嚷声。

第二天早上，我们收拾停当，把猩猩放进别克车，提着它的一点小家当去麦可家，一路上“嘘嘘”开车，我搂着猩猩，心里泛起阵阵离愁。

到了麦可家，孩子们早已在门口等待，麦可医生家的居住环境不错，背靠白石湖，门前是绿茵茵的草坪，离家不远还有一个儿童游乐场，按说那应该是适合猩猩生长的好地方。

猩猩和我们生活在一起时从没和孩子及其它小狗玩耍过，它一下车，看见那么多小朋友在草地上骑自行车、玩球，快乐之极，尤其看见有只小黑狗懒洋洋地趴在地上，它就飞奔过去，把它那胖墩墩的身躯压在小黑狗身上。这小黑狗是珍妮邻居家的宝贝，一身髯毛，滴溜溜的一双眼睛，“迷你”型的身材，尽管已经四岁半了，个子也只不过像只大猫。但这狗有一张老练世故的面孔，还很会撒娇，它受到猩猩的突然骚扰，声嘶力竭地呼救。它的主人听见，立即跑出来，阴着脸，推开猩猩，心疼地抱起它。我抱歉地说：“请原谅，它是出生不久的婴儿，还不懂事。”

为了收养猩猩，麦可医生也做了一番准备。花了300美元买下一座狗屋，一对双色狗食盆，两根玩具骨头，两个皮球。孩子们为猩猩取了新的名字“杰西卡”。这一切改变对猩猩来说可真是“鸟枪换炮”了，能为猩猩找上户好人家，我们心里多少也有几分安慰。麦可夫妇为答谢我们无偿赠名犬，特地回赠我们伙食团大蛋糕一盒，含苞待放的水仙花一盆。不过，我们把这些东西拿回宿舍后，想到是送掉猩猩换来的，大家既不想看，也不想吃。麦可医生承诺在近一二日内，带猩猩去做体检，打防疫针和申报户口。想想猩猩也终于能名正言顺受到法律的保护，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猩猩离开后的半个月里，我们因忙没顾上与麦可联系。有天傍晚，麦可医生突然打电话来，寒暄过后，我问及猩猩，他说：“非常抱歉，我正是为了‘杰西卡’给你打电话，它发育得很好，身体壮硕，只是行为上出了些麻烦。它在我客厅新买的波斯毯上小便，把新装修好的墙壁咬了两个洞，前天和卡拉（医生的小女儿）玩耍，抓破了她的脸……平时喂它狗食，它不好好吃，撒得到处都是，我们吃饭它又挤在桌边不肯走。请问你们是拿什么食物喂它的？（我哪敢告诉他猩猩曾天天跟着我们吃香的喝辣的），我们想送它

去上学，把情况和要求向学校说明了一下，结果校方表示，改掉坏习惯，要花费很多课时，他们没有把握按正常进度完成授课内容。珍妮每天忙，也没时间照顾……”我越听越不对劲，最后麦可直截了当地问我可否考虑把猩猩领回去。我回去和室友们一商量，大家觉得既然猩猩犯了那么多错误，宠物失宠，勉强赖在他家也没意思了，不如快把它接回来，然后替它再另找一个人家。

还是“噓噓”和我去接它。两个星期不见，猩猩又长高了不少，它还记得我们，车门一开，它就往车里钻，为此，“噓噓”还有几分感动。麦可医生为了表示歉意，特将为猩猩添置的财产，全部赠送我们。我们把狗屋捆绑在别克车顶上，把20磅重的一袋狗食装进后车箱里，连两个饭盆和两根假骨头也顺手带了回来。

接着又开始第二次为猩猩寻找归宿，大伙聚在一起绞尽脑汁，忽然有人提起了张一林。张一林原来也是我们学校电脑系博士班的学生，毕业后在一家美国电脑公司申请到一份工作，妻子是会计师，两人年薪有近10万美元，听说最近刚买房子，面积不小。

平时“噓噓”给人的印象最老实，因此我们先推举他假借祝贺乔迁之喜给张一林拨电话，要讲的内容也是大伙先商量好的。接通电话之后，“噓噓”开始同他闲聊，并有意把话题引向建议他家里养一条狗看家。恰好大张正有此意思，“赖皮”怕“噓噓”递不上话误了事，赶紧抢过话筒说：“张兄，你想养狗是吗？对嘛！不然这么大的房子不养狗很不安全喔。我们大姐朋友家有一只小狗，好可爱哟，她还抱来我们伙食团玩过几次，是只名牌狗呢！‘GolderRethiver’，你听说过吗？那狗真是人人见到了人人爱。听说她那位朋友最近高升啦，要被派往某某国当大使，可能当大使带着狗出国不方便，加上大姐很喜欢小狗，所以人家打算把小狗留下送给大姐。我想大姐家又不在这里，照顾狗也不方便，老兄要真有意养狗，我看我替你美言几句，求大姐今晚就把小狗接过来，明天你来看看。说实在的现在想找条名狗不容易呀，还得看有没有运气。大姐对我印象很好，我出面求她，她一定会帮忙的。”我一听“赖皮”在胡编乱扯，就用眼睛瞪他，他装作没看见，等挂上电话他就扯开嗓门冲我嚷：“你不用瞪我，这种事就像炒股票一样，不把行情炒上去，怎能吊人家胃口？我老老实实告诉他说猩猩是别家退回来的，人家还敢要吗？”

大张真的被“赖皮”哄得按捺不住兴奋，第二天早晨上班前就赶来我们宿舍看猩猩。谁料想他进门刚脱下一只鞋，猩猩冲上去叼起就跑。我们一看大事不好，急着想打圆场。这种场合要数“赖皮”反应最快，只见他一副谄媚的神态，边笑边拍着大张的肩膀煞有介事地说道：“张兄啊，我只晓得你在学校人缘很好，想不到小狗和你初次见面也这样喜欢你哟，看来你明年真有好兆头，小弟敬祝老哥你飞黄腾达，万事如意！”说得大张心花怒放，乐不可支，他当下就拍板决定收养猩猩。

按居住条件，大张花钱在庭院一角盖的狗屋，条件决不比麦可医生搞的塑料住房差。那狗屋不仅面积大，光线好，而且空气流通……大张接走猩猩之后，我们没有勇气打电话同他联络，一怕他问长问短抖出猩猩的“前科”，二怕弄不好再把猩猩退回来。

转眼间又过了一个多月，有一次在达拉斯北部一家商场门口碰见了大张。我向他打听猩猩的情况，他一阵语塞之后，结结巴巴地说：“很不好意思

思，是这样的，这条狗很活泼好动，长得好大好快，它很喜欢同人玩，总想进屋里。我家 Baby（婴儿）才两个半月大，睡觉很怕吵，所以我们把狗关在院子里，它不高兴，经常趴在客厅外又抓门又叫，有一回不晓得它怎么把门挤开进了屋，还上楼钻进 Baby 睡房，咬破一袋纸尿片叼着玩。我太太听见楼上有声音，赶紧从厨房跑上去，一看吓昏了头。她早就听人讲过，狗也会有妒忌心，她担心以后万一哪天狗生气了，会咬伤孩子，所以就一定不肯再留下它，她为这同我吵，我也没办法呀……”想到猩猩又失宠了，心里真别扭，没等他絮叨完，我便转身离去。

“嘘嘘”、“花心大少”、“赖皮”拿到博士学位后，已经先后回到台湾，我也早已搬到旧金山。但猩猩的身影，还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在那段难忘的岁月里，它毕竟曾经是我们“流浪人伙食团”的一员呀！

行车路上

有人问我，在美国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我回答：“高速公路。”

从我拿到驾驶执照算起，光是从达拉斯往返旧金山就跑过两趟，每一个单程 2000 英里，等于 3200 公里，比从北京到上海开个来回还要远。我也曾经由达拉斯出发，走南线和东线，去过奥斯汀、圣安东尼、新奥尔良、休斯敦等城市。我还曾飞到纽约，再租车开到波士顿和华盛顿去参观。也曾仅用了一整天时间开到美加边境观赏尼加拉大瀑布的风光。在美国高速公路上行车，只要车子性能好，路上不堵车，既方便又舒适，可说是一种享受。

美国高速公路网分布全国，通常是以编号命名的。从路牌的不同颜色上，就可以区分出道路的级别：蓝牌白字是由联邦政府投资建造的，绿牌白字是由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合资兴建，白牌黑字则是各州政府自己出资修成的。复杂公路，不论道路级别的高低，路标和方向指示都很醒目，这便于驾驶者有足够的时间，安全并线换线和及时驶离高速公路。

在一些盘山公路上，随着路况复杂多变，就有不同的路标不断提示，对车速的时限，同样如此。起初，我对这些并不太在意。例如：有时路边的牌子上，画了一只鹿，这是在提醒驾驶者，附近有鹿群出没，要减速小心通过。我以为这种事大概百年遇不上一回，结果我有两次出门，都是遇见鹿群在公路上追逐奔跑，还曾见过一只小鹿被撞死在血泊中，肇事者早已不知去向。

再说关于时速的规定。我曾做过试验。有一回在一条急转弯的道路上，时速限定是 20 英里，我有意超速，离心力不断加大后就有失控和心慌的感觉。北京来的一位建筑师刘大海，在国内是位骑摩托的高手，喜欢追求高速行驶中的惊险刺激，他开车从不注意路边时速的标记，为此不仅得过几次超速罚单，有一回吃了大亏，差点连命都搭上了。那回他开到一条立交桥的出口，时速限定 20 英里，但他以 60 英里的车速上拐出来还舍不得减速，结果车子失控甩出去，翻了两圈，汽车底朝天，引擎还在空转。算这小子真命大，车翻在一片茂密的草地上，他竟然毫毛无损地从玻璃窗口爬了出来，真是奇迹。那天他是和同事们结伴出门去野餐，一共有四辆车，伙伴们怕他开头车太快而跟不上他，所以就让他压后。前面的三辆车到了目的地，还不见他来，想起他爱开快车的习惯，以为又碰上警察了，就开了一辆车兜回去瞧瞧。谁知折回去并不很远，看见对面立交桥边草地上有辆车子底部朝天翻在那里。赶紧绕到跟前一瞧，正是大海的车。只见他背向着破车颓丧地坐在地上发呆。可把人吓昏了。到了跟前，才知道他幸未受伤。于是赶紧替他找电话给拖车公司来，争取在警察未到之前迅速清理好现场，别让警察再开事故记录单。大海一年内已得过三次超速单，再来点事，执照就有可能保不住了。大海的车是辆日本 TOYOTA 手车，花两千多块，买了还不到一个月，大概原车主保养得细心，所以车子看起来显得很新。来拖车的司机对大海说：“这辆车的车壳已全毁了，送修不值啦，但日本车的机体不错，你需要什么可以自己拆下来留着备用。”大海当时还没缓过劲来，脑子里一片空白，想了想最后是拆下方向盘的那条真皮，这是他头一天晚上精心缠上去的。当我得知大海的遭遇后，一方面为他劫后余生庆幸，另一方面也有点可惜他扔掉了那辆车。我说：“大海，你还不如把车子拖回住处，然后去 JunkYard（废车场）找零件配车壳，自己慢慢鼓捣也能把车修好。”大海说：“哎哟！左邻右舍谁不知道咱喳喳呼呼去野餐？要拖回了这么个鼻青脸肿的破车多现眼，不怕

您说我丢不起人哪！”后来有人问起大海怎么车不见啦？他还装出一副义无反顾的慷慨说：“借给一位亲戚开到外州去了。”

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有些险情是难以预测的。例如有一回我和“嘘嘘”、“赖皮”在40号公路上赶路，那天天色阴沉，还下着小雨，四周黑茫茫的，“赖皮”说：“这种天气巡警早睡觉啦！”于是一个劲加速，猛然间车灯前照见了一只黑色的大牛，正在公路当中站立着，在这千钧一发的瞬间，“赖皮”哎哟一声，方向盘稍偏，与大牛擦身而过。幸亏“赖皮”反应快，化险为夷，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高速公路上遇到各种动物都危险，但却不一定都恐惧，有时甚至还会有点乐趣。

有一年春假，我邀朋友一起结伴到加州北部的一个公园去参观。大约离目的地还有三四十分钟的路程，前面的车不走了，不大一会儿车子就排得像条长龙。当时我想：坏啦，肯定是出车祸了。但过了一会，就听见一阵阵此起彼伏的喇叭声。这就有点怪啦，若有车祸，大家都会在紧张地等待警车和救护车来处理，怎么可能就像在一个教堂的门口，来往的车辆向一对新人表示祝贺似的？眼下这是怎么回事？过了几分钟，三辆警车亮着警灯呼啸而过。我出于好奇，下车随着人群往前头走，想看个究竟。到了前面，只见警车横挡着，并没有发生什么车祸。警察在扩音器里说话，要求大家保持安静。随着人们的议论和指点，再往远处一看，可把我乐坏了。原来有一头大棕熊带着一头小熊下山蹒跚，大概因为累了，正坐在路上歇息。别看警察平时管人很威严，大棕熊可不吃他们那一套。警察只得向保护野生动物委员会及他们的专业捕捉队求援，来请“二位”早点回山去。美国很强调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所以山上常有动物出没，一般来说，你不攻击它它也不会无故伤害你。有一天，中国远洋公司的两位朋友应邀在优美胜地国家公园的一个疗养院中投宿，临睡前忘了关上大门，次日清晨起来，发现冰箱的食物被洗劫一空。开始以为是有小偷光顾，后来发现冷冻箱上粘着一撮撮熊毛，才知是“熊偷”而并非“人偷”。

有些时候，在行车途中放些优美动听的录音带，再观赏一番四周往返的各种年代不同、型号各异的车辆，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在路上不仅能看见十分名贵、价值上百万美元的高级轿车，同样也有机会看到二三十年代的老爷车。我还看见过造型像拖拉机的露天汽车，但它跑得很快。据说这种车外面买不到，是汽车爱好者们自己拼装而成的。汽车可以自己拼装，车牌同样可以自己设计，如果你不想要交通局统一发放的车牌，就可以自己另加钱按设想订购。这种车牌可谓稀奇古怪，牌上写什么都有。在中国人的汽车上常见的车牌有“888”和“666”，甚至开玩笑地写着：“我是250（我是二百五）。”美国人的车牌上，有人写“Mis:U.S.A.”（美国小姐）以及“weLoveMusic（我们爱音乐）。”反正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就连车子的颜色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涂改更换。反正各种喷漆、点漆、刷漆都很容易买到。有一次我们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镇上，准备在快餐店买些食物充饥，看见院子里停放着一辆白底黑花的轿车，花纹类似荷兰奶牛，等走近车子一看，车里关着一只狗，也是这个颜色。刚打算进餐馆，从里面走出来四位，身穿的都是白底黑花的休闲服，看起来是一家子。大家都兴致勃勃地望着他们，对方也很热情地向我们挥手致意。美国人的个性很开朗大方，他们不怕招风，有时还故意琢磨出些与众不同的新花招逗趣。这白底黑花的格调想必是为了同他们的爱犬一

致，才下了这番功夫。因为衣服可以订制，汽车颜色可以涂改，只有那只白底黑花狗儿的颜色才是货真价实天然的。

美国政府对道路桥梁的管理同样是严格的。在荒郊野外人烟稀少的地方，每隔一段就安装有紧急求援的电话机。对道路的保洁也作了一些法律条文的规定。例如：在很多的高速公路旁都竖有这样的牌子：“乱扔垃圾污染环境罚款 500 至 1000 美元”，尽管如此，当然还是有少数人不顾公德，为图方便，偷偷地扔。我们的那位“赖先生”就差点在阴沟里翻了船。那还是 1988 年夏天的事。我在达拉斯进修，妈妈已到旧金山妹妹那里，正在计划回国的行程。恰好我的一位朋友大程也要回国，妈妈便临时起意要与大程结伴同行，一路上好有个照顾。我想去旧金山为妈妈送行，但没有预定机票，临时购买是正常价的四倍，差不多需要 1000 美元。我很着急，心里矛盾极了，去与不去下不了决心。“噓噓”知道我心烦，就提议干脆开他的那辆“别克”车去加州，他说只要带上各种工具，一路好好保养，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想这样也好。但仅仅只有我和“噓噓”二人，开的又是老车，心里没把握，所以我们决定邀“赖皮”一起同行。他开车技术好，又会修车，三人换手，既不累又安全。“赖皮”贪玩，加之平时与我们相处得也不错，所以一叫就走，这么远的路，他二话不说，上楼背上他那件春夏秋冬三季都穿的活里大衣，提着个小牙具袋就下来问：“现在走吗？”“赖皮”出门就这么简单。为了赶路，我们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从德克萨斯州到新墨西哥州，连续开了 14 个钟头。我们有点疲倦了，就把车停在路边靠近山坡歇着。“噓噓”提议换一点机油，说有利于长途行车。“赖皮”说：“好。”“噓噓”说：“那就把车开离高速公路，找块空地，把装废机油的塑料袋准备好，等到加油站有垃圾箱时再扔。”“赖皮”说：“天下的事哪有那么巧？你老兄一辈子就吃亏在胆子实在太小啦！”就晃晃悠悠地拿起一个手扳子，连塑料袋也不拿，钻到车底下就把机油箱的盖子一卸，机油全部泻漏在地上。“噓噓”无奈，只好到后车箱去取新的备用机油来加。“赖皮”变本加厉，还想把车里的垃圾口袋和烟灰也拿出来扔。当时我靠在车里休息喝饮料，只听见“赖皮”大叫一声：“噢嗨！坏啦！还真来啦。”我回头一看，一辆警车已靠近我们停下，车里走出两名警察。我心想这下子可完蛋了，如果警察发现我们把机油泻在地上，不罚我们 1000 元才怪呢。今天长途跋涉无非就是想省点机票钱，这一罚就是 1000 元，劳民伤财，得不偿失，那可太惨啦！灵机一动，我立即抓了几瓶可口可乐向警察走过去。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要把警察的注意力引开，一定不要让他们有机会低头看到那块被我们污染了的土地。我说：“先生，早上好！这里应当是新泽西州了吧？我们是从德克萨斯州来，是 S.M.U.（我们学校是德州的名校）的学生（意思是别看开旧车，但人是有学问的），我们已经连续开了 14 个小时了，好累哟！今天天气真好，先生们喝点饮料吧！”警察说：“噢！谢谢！”然后言归正传地发问：“刚才我好像看见那位先生（指赖皮）在扔垃圾是吗？”我赶紧示意“赖皮”把车里的垃圾口袋拿出来给警察看，我说：“先生，我想这是个误会，您看我们的垃圾在车上，我们刚才是在谈论为什么有人会把饮料罐扔在这里，这样不好（当时路边恰好有两个很旧的空饮料罐），这位先生想把它们拾起来放在这个塑料袋里，我说太脏了，没必要这样做。”“噓噓”在一旁拉着脸，嘴里嘟嘟囔囔说中国话：“说开远点，不听，就为偷这点懒，在警察眼皮底下卸机油还不用东西接，找死……”我知道“噓噓”是又生气又害怕才漏了嘴。我担心警察发现我们

情绪不一致，会怀疑有什么问题，赶紧用中文提醒“噓噓”笑着点，别让老警看见你是不高兴。

“噓噓”立即无奈地挤出一脸尴尬的笑容。我觉得那比哭还要难看。“赖皮”很放松，学着我，从车里又拿来几罐饮料请警察喝，还说：“天气很热，你们工作好辛苦，喝点饮料吧？”警察说：“谢谢，如果各位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我们就走啦。”我心想：谢天谢地，赶快走吧！我说：“谢谢警察先生的关照，我们实在太累了，需要在这里休息一下。”我表面装作镇静，其实心里直扑通。好不容易熬到警察上了路，我们赶紧把四罐半机油倒上，开车就溜。这回总算被我们蒙混过去了，好险！

记得那一趟从达拉斯去旧金山，我们一共开了 32 个小时。在回程的路上，起初我们还是按照“噓噓”立下的规矩，每隔四小时换班，被换下来的人，可以躺在后排长椅子上睡觉。走了约有一半的路程，该轮到“赖皮”接手的时候，他突然大喊肚子好疼，这下子真把人急坏了，当时我们在北线的山区行车，前无村后无店，要是得了盲肠炎怎么办？！时间耽搁长了还会肠穿孔变腹膜炎呀，我越想越紧张，一个劲地追问“赖皮”究竟是哪处痛得最厉害？急得我都糊涂了，甚至连盲肠到底在哪个部位都记不准啦。想想这两位都是为了帮我才历尽艰辛，真有个好歹我怎么对得起他们？我心里沉重极了，“噓噓”更是双眉紧锁，咬紧嘴唇。我们让“赖皮”在后座躺好，用“噓噓”的小旅行袋给他当枕头，我把大衣替他盖好，一路上不时照应着他。“赖皮”一病，司机就三缺一了，只剩我和“噓噓”，四小时才换班就太累了，于是我们改成一个半小时或二个小时倒一次班，并事先讲好，为了对全车人负责，困了就下来，不许逞强。其实我本来很困倦，被“赖皮”的事一搅，反倒精神了。我和“噓噓”分秒必争，尽职尽责地把车安全开了回来。一进学校大院，“噓噓”和我都长舒了口气说：“总算到家啦！”“赖皮”一听到家就翻身笑了起来说：“什么？什么？到家了？这么快到家啦？你二位开车好棒喔！”说完揽起大衣就从车里钻出来。我说：“你肚子疼好点了吗？”他说：“其实没有什么事，我就是困，想睡觉，睡一睡就好啦。”原来上了他的当！我骂他，他嘿嘿直笑。最可怜的是“噓噓”，一路上受尽惊吓和折磨，他一听“赖皮”根本没事，只撅起嘴说了一句：“怎么可以这样赖皮！”

[老别克]被盗

一个夏日的夜晚，乌云压顶，狂风呼啸，阵阵雷鸣电闪过后，下起了瓢泼大雨，雨中还夹着冰雹，打得玻璃门窗噼啪作响。我们住房一带的电路出了故障，周围一片漆黑，家家户户紧闭，困守在屋里，不知老天为什么发那么大气！暴风雨就这样不依不饶地折腾了一夜，直到次日清晨才善罢甘休。我走出阳台，环顾四周，看见不少树枝被折断，有些小树被连根拔起，地上还躺着几只在暴风雨中遇难的小鸟。

“嘘嘘”第一个出门，他打算去学校查资料，刚下楼几分钟又匆匆折回来，只听他说了一句：“车丢啦！”他那不冷不热的腔调，一时也分辨不出到底是真是假，直到他拿起电话向警察局报案，我们才知道真的出事了。

我曾不止一次驾驶和乘坐“老别克”，加之“嘘嘘”又是我的挚友，与他分忧理所应当。为了寻找“老别克”，我立即往各处打电话，向各界朋友打听，看看有没有汽车被盗失而复得的先例可参考，想找出一条寻找失车的捷径。但大多数人回答说，汽车一旦被偷，要想失而复得机会渺茫，因为有些车被开到外州私下交易变卖掉，有些则偷去拆成零件销赃灭迹，即使有幸找回来的，也已伤筋动骨面目全非……

“老别克”的后车箱比较大，以前每次伙食团买菜都用它载回来。车子被盗后，团友们除了对“嘘嘘”的同情外，多少也怀有几分失落感。“嘘嘘”平日除了上学，下课有空就钻进车里，摸摸这整整那，他爱车在同学中是出了名的，丢了“老别克”，可以想象他受到的打击和挫伤。他从报案后，一直目光呆滞地蹲在屋角，足有两三个小时没动地方。我试着劝他到室外透透空气，他却说：“不，我不能离开，不然警察局来电话通知我去领车的时候，找不到我了。”听他这一说，想想原先从咨询电话得到的回答，心中格外酸楚。

随着“老别克”的丢失，伙食团再听不到往日的欢笑。说到偷车贼人人有切齿之恨，大家都表示要为找车出把力。有人建议各自开车从不同的方向出去转，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不能轻易放弃，接着各自设想着擒贼的方案。赖皮说：“我要是看见了贼就紧追不放，超车堵截，让他插翅难飞。”阿财说：“我要是发现了贼，就跟踪，要能发现贼窝，记下来去报警，说不定能抓出盗窃集团呢！”我说：“我开车技术不如你们高超，飞车肯定拼不过小偷，要是被我碰上，我就把脸一侧加大油门冲上去，因为我保了全险，无论是我撞到对方还是对方撞了我的车，保险公司都能够酌情赔偿。眼下抓贼要紧，我唯一的顾虑是怕玻璃割伤脸破了相，我舍不得放弃自己的专业，以后我还想上舞台呢。”

第二天“嘘嘘”把自己反锁在屋里抽闷烟，直到傍晚才打开卧室门对我说：“明天你路过自动售报箱替我买份报纸回来，我想在广告栏里找找看是否有人在卖1980年的别克车。”我心想偷车贼怎么可能登广告卖赃车呢？他可真够呆的。

伙食团在郁闷的空气中又熬过了一天，大家心情不佳，食欲大减，冰箱里塞满了剩菜剩饭。

“嘘嘘”平日敬老爱幼，颇得人心，他丢了车街坊四邻都挺关心，我听见隔壁小女孩毛毛家80高龄的外婆在虔诚地为“嘘嘘”求神：“求求中国外国的菩萨一起来保佑嘘先生把车子找回来吧……”

一直到第三天晚上 11 点左右,电话铃声大作,警察局果真来电话通知“噓噓”,车子找到了,让他去办理领车手续。这可真叫人喜出望外,我恨不得立即陪“噓噓”去取车。后来想一想车是有下落了,但没有提及是否可以开动,赶紧往警察局再拨一通电话,对方回答:“车已损坏,无法启动,具体情况自己来看。”车不能开就得拖,半夜不好找拖车,只能等到第二天。这一夜我心里想着受伤的“老别克”,翻来复去怎么也睡不着。好不容易盼到天亮,我和“花心大少”陪“噓噓”去领车。我们到赃车认领处一看那场面,都惊呆了,只见足有上千辆不同档次良莠各异的车辆按编号一排排整整齐齐地停在一个大广场上,刹时间我陡增了几分看热闹的好奇心。

我们到得并不算早,各路难友已先我们一步,排成一行等在那里。不知是失而复得的喜悦,还是同遭劫难的境遇促进了彼此间的沟通,最热门的话题当然是相互叙述失车的经历。我心中仍惦着“老别克”的安危,无心参加情况交流,只是独自依门而立,就在这还不到一个小时的功夫,我就看到拖进了四辆赃车,尤其醒目的是,有一辆价格昂贵的德国“奔驰 500”,汽车的四个轮胎被卸走了,趴在拖车上矮了一大截,活像一名高傲的绅士,无端受到了歹徒的糟蹋。美国有些偷车贼偷车不偷整车,而是想要什么拆什么,许多好端端的车,被毁得如遭五马分尸似的惨不忍睹。好不容易排到“噓噓”。先交了 55 元的存车费,办妥了交接手续才允许我们拿上单据进场去认车。我急不可待地跑在前面,数到第 27 排,远远地我就认出了我们的“老别克”,只见右车帮被撞得凹进一大块,前面保险杠被撞歪,后车箱钥匙孔边上被掏出拳头般大小的一个空洞。“噓噓”又检查了车内和机件,情况更糟:方向杆被撬断,方向机和化油器都不见了,后排座位及收音机全遭破坏,连车里平日存下的一点买路钱也被洗劫一空。

我们雇了一辆拖车把“老别克”送到修车厂去估价,连料带工钱没有 2000 美元修不下来。“噓噓”是花了 2200 美元买的这辆二手车,丢弃不修太可惜,因这辆八缸车引擎好马力大,冷气也还能用,但想不到修复它所需费用如此之高。这事相当棘手。

最后我们一商量,干脆上 JUNKYARK(废车场)去配零件,自己若能动手去拆成本还可降低。美国的废车场非常多,基本上以不同国家的不同车型分门别类收购,光是美国车还能分出是福特厂出的还是通用厂出的,全是些年久失修或因交通事故报废的车,各种不同年份的都有,等零件全卖光再把车壳压扁当废铁回炉。我陪“噓噓”上废车场连着跑了三四趟,庆幸以低廉的价格买到了保险杠、方向杆和方向机,最后只缺化油器了。化油器在车里很重要,作用是将油气化并控制和空气的混合比。这个零件要求有一定的精密度,平时化油器脏了都会引起行车中的抖动和熄火。一开始我们找了两个型号接近可以代用的化油器,但因那两辆车前盖都是开着的,久经风吹雨打必然缩短零件寿命,“噓噓”犹豫,我就更不踏实。于是我们又跑进另一个同类废车场。一进场看见一辆型号相同的别克车,我和“噓噓”如获至宝,拿着工具就赶过去。那车的车龄比我们的那辆还新两年。“噓噓”急着去开盖,但打不开撬不动,这是辆撞坏的车,前车盖已被紧紧卡住。

我开始想办法,环顾四周,看见一位南美长相的工人,头戴草帽,赤着膊,右肩搭一条擦汗毛巾,正在埋头干活。我走过去和他聊天,我用西班牙语向他问好,他抬起头立即说了一大串西班牙话,我哪能听懂!最后当然就改用第三国语言交谈。他自我介绍说叫弗兰多,来自墨西哥。我说墨西哥人

在美国干活很吃苦卖力。弗兰多说一切为了挣钱养家没有办法，他说很少见到女士到废车场来转悠，问我来做什么？我对他简述了“嘘嘘”失车之苦，眼下急需配零件，“嘘嘘”是我的朋友，他曾对我有过许多帮助，现在他遇到难处我应出力帮他。我说：“在我的印象里，墨西哥人非常团结友爱，甚至有人偷渡来美国非法打工被移民局抓去坐牢，同乡们还会自动捐钱去取保……同胞间的爱心也是中国人最赞赏的美德，你一定会明白我来废车场的目的，我想帮‘嘘嘘’买到满意合格的配件。你看起来很和善，我想请你帮我们打开那辆别克车前盖。”他被我说动了，回库房里提来几件大号工具，又锤又撬忙乎一阵，车盖丝毫未动。弗兰多无奈地双手一摊说：“打不开，打不开。”我不肯退让地说：“不，我一定要买这个，我知道在这里只有你可以帮助我们打开。”弗兰多没再说什么就默默离去。

“嘘嘘”见我执拗地站在原地不动，任烈日暴晒，心有不忍，反而劝慰我说：“算了，走吧，还是去买刚才那个露天的吧！”我一听他又想撤退，就更加不肯放弃。

就在我们说话间，场院门口尘土飞扬，一辆黄色大车疾驰而来。我以为又有废车进场，就凑过去看，原来是辆大铲车，弗兰多坐在驾驶台上。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加大油门朝别克车一冲一铲，随着一声巨响，前车盖弹起，挡风玻璃粉碎，车头两侧也同时受毁。“嘘嘘”奔过去迅速拆下了化油器，别提有多满意了。弗兰多大显了神威后也有点得意，他对我说：“你给我找麻烦，劝我帮朋友，今天我老板可吃亏损失啦，好在他休假没来。”说完嘿嘿一阵憨笑。为了谢他，我们送他些小费。“嘘嘘”给他留下电话号码，告诉他在需要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为他提供帮助。弗兰多把我们送出大门外，等我们车子上路，他才转身回去。

零件总算凑齐了，我们回到修车厂。按“嘘嘘”的原则：

小毛病自己修，大问题他帮老板打下手，有客户送修有电路故障的车，他就主动帮忙，成了心照不宣的换工，老板也挺乐意。“嘘嘘”原是电机方面的高级工程师，修车行老板还向他讨教了几招儿。就这样等车子修到可以重新起动，连工带料我们才花掉800元。至于车体损伤部分，在“嘘嘘”辅导下，我和他一起动手，分别从汽车用品商店买回两盒俗称补土和铁土（一种金属粉末）的原料，经与膏状催化剂混和搅拌均匀后，涂抹在车身和钥匙孔上方，等它干透受硬了，再用不同编号的粗细砂纸打平磨光，然后再从本车档案里查对油漆编号，买回同色的油漆喷上，二三日后再洗净打上蜡。经过这番精心的整修，“老别克”又恢复了往日的风采，老马不退役，再次披挂上征途。

经历了这段与“嘘嘘”分担劫难的日子，我不仅学到了修补和美化车体的本事，而且还能准确地说出旧车解体后，每个部位零件的价格。

送礼趣闻

我小时候很淘气贪玩，不肯用功读书，家庭作业不能及时完成，老师就写条子给家长。为此父母很恼火，有时还拉开架势打算好好地管教管教我，正好赶上又来了客人，有些客人还送玩具给我。大人出于面子忙于同客人应酬，就无暇继续那威严的训斥，等到雨过天晴，我也就蒙混过关啦。这类客人在我心中如同及时出现的“救世主”，最希望他们能在我家多呆多聊。

我也喜欢跟着大人去探亲访友和送礼，因所到之处总是充满着友情和欢笑。尤其赶上过年那阵子，小孩子们还能收到一个又一个的小红包，尽管那些钱仅仅是暂时过一下手，很快会被大人收缴去统一“保管”，但那也磨灭不了我曾经拥有过的那份快乐。

也许就是童年养成的个性，成年之后我仍然承袭着礼尚往来的习惯。

来美国前看见有一篇介绍美国人个性和生活习惯的短文写着：美国人热情豪爽，喜欢互赠礼品，但一般价格都不会太高……读过这篇文章受到启发，又想起中国那些“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远亲不如近邻”的老话，联想到自己即将涉足异邦，对友谊的渴望就如同生活中需要的阳光。

于是乎我就一趟接一趟地往王府井工艺美术服务部跑，从大小不同尺寸的景泰蓝花瓶、软木雕刻、真丝头巾、香木扇子、中国国画到西游记人物小木偶，应有尽有，这也正是我那两只皮箱之所以超重的主要原因。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们对演员这个行业总有几分偏爱和厚待，我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加上又会演唱，尽管到此不久，但邀请我参加各种聚会的机会很多，狮子会、同学会、为残障儿童募捐会……有些则纯属家庭宴请，所以更不能空手跑去白吃白喝，每次出门前，我按国内的习惯，根据不同对象挑一件礼品，拿张旧报纸裹上塞给人家。后来发现美国很讲究礼物包装，有时包装盒的价格甚至比礼品本身还要贵。不仅如此，还针对不同的节日设计出不同的专用包装纸，千万不可惜用，否则也会闹出和牛医助同类的笑话。

稍好看点的包装纸，买一小卷就得花上好几美元。刚开始我有点舍不得，认为这纯属是浪费，后来看见美国人送礼都是极认真地包装好（贵重些的礼品还会另付钱在商店内包装），然后再由受礼者当众撕开致谢。既然如此，我也只得入乡随俗了。

我带来的礼品都是经过反复挑选的，所到之处，每当主人打开我的礼品盒时，经常看见的场面是：睁大眼睛一脸惊喜，倒吸一口凉气再喊出声：“哇！”接下来就说：“啊，太美了！”“哦，这真令人难以置信，谢谢你亲爱的甜心……太感谢你啦！可爱的蜜糖，您带来的礼物正是我最喜欢的……”有时还要左右拥抱一番，说得我飘飘然的，心想：别看咱虽没到过美国，但选出的礼物件件都能中人所好，这无疑和本人的艺术素养有关。这是一种感觉，一种无形的财富，可不是一教就能学会的，为此我还颇有点自鸣得意呢。

直到有一回，我到我的美国朋友杰克家，参加他的儿子克莱顿两岁“庆生会”时，才悟出其中的缘由。

杰克不过三十出头，因房地产投资很成功，家境富有。杰克共有五个兄弟，父母及祖父母都还庭在，妻子苏菲娅是装潢设计师，也出生在一个大家庭。克莱顿是长孙，因此庆生会准备得非常热闹隆重，邀请卡由苏菲娅亲自设计，共印了200多份。庆生会那天，杰克夫妇还特地从农村租了些鸡鸭马

牛，圈在后院供孩子们玩耍观赏。庆生会从上午 11 点开始，先是亲友们互道问候，接着是丰盛的自助餐。酒足饭饱之后，由杰克把着克劳顿的手，在庆生歌声中吹蜡烛切蛋糕。最后一个程序是由孩子自己动手，撕开一张张礼物上的包装纸。客人们则围成一圈，各自等着拆他们的赠礼时，朗诵那些写在生日贺卡上的最美好的祝愿。克莱顿非常聪明，大人一教他就兴致勃勃地开始拆礼物，杰克夫妇在一旁紧密配合，每拆一份由苏菲娅倒吸一口气惊呼一声：“哇！太精彩啦。”杰克立即补充：“克莱顿快说，快说谢谢！我太喜欢啦……”当克莱顿拿到会说话的米老鼠和能唱歌的唐老鸭的时候，搂着玩具又拍手又亲吻，开心不已。

时间一长拆多了累啦，他就有点厌烦，不愿干啦，有些客人送来价格昂贵的儿童燕尾服，尽管苏菲娅提高调门千呼万唤，但克莱顿连头也不肯回一下。恰好这时又赶上有人叫杰克去接电话，苏菲娅更是孤掌难鸣，幸好杰克 80 高龄的老祖母立即挤过来充当“义勇军”，答谢仪式才得以顺利持续下去，稍不同的是这回由太奶奶扯开嗓门：“哇！呀！啊哈！”一惊一诧接着喊，换下苏菲娅边拆包边致感谢词。宾客多礼物多，足折腾了快两小时。我一看克莱顿早已靠在沙发上睡着了，当时不仅认为这场面有点滑稽，还觉得克莱顿和参与应酬的太奶奶都有点可怜，原先以为这只不过是异国风情罢了，后来听朋友说，夸张的表情也意味着对送礼者的一种感激和尊重，有着这层含意，那就难能可贵了。

美国人送礼还有一个与中国人完全不同的习惯，就是首先要把商品上的价格牌全撕掉，按他们的解释是友情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友谊交往不可留下商业的气息。中国人则相反，很喜欢在礼品上看到价格，一来满足了好奇心，二来是送礼的一方有时也担心送了高价礼品因没标价对方不识货，错把人当成萝卜条腌在咸菜缸里，得不到应有的器重和反响。

其实我发现许多美国人尤其是一些家庭主妇们，收到礼品时也希望知道价格的。例如我们邻居那位布鲁斯太太，每当她收到一份礼物时，她就会抽空去商场寻个价，然后再酌情进行一番调整，有些价钱太高的童装她就拿到商店去退钱，因为美国大商场只要商品完好无损，购下又没超过一个月，没有发票也仍然可以退或调换。有一次是她两岁小女儿朵拉的生日，有位医生太太送了一套名牌夹克装，她跑到商场一看，标价要 250 美元，就立即拿去退掉换回一套自己穿的晚礼服。她说孩子长得快，穿几回就小了，不必买档次太高的衣服。美国人平时生活节奏很紧，即使亲戚间也很少往来，但到了每年圣诞节前，都要写贺卡包礼物，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

各家把收到的礼物堆在圣诞树下，假设是圣诞老人半夜三更送来的。有些家庭为了渲染节日的气氛，还先用红红绿绿的礼品纸包几个大空盒子摆在树下，这树最迟放到节后 14 天才撤掉，是真树就拖出门外，等垃圾公司来拉走，塑料树则收藏好来年还可再拿出来用。

人们对礼品的处理有几种办法：中意的或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留下自用，其它的转送他人或拿去商场找个理由退货。对积压过多的同类礼品，也可以在家庭车库大拍卖时廉价处理掉。有些经济不富余的家庭正好买下存着以备下年交换礼品时用，还能省下一笔开支。反正物质不灭，各取所需倒也不错。

送礼物与别人送重样了也挺扫兴的，尤其是要给新婚夫妇送礼更是件费脑筋的事，因当代不少男女很开放，同居多年后才论及婚嫁的大有人在。例如我的好友莫娜和她的美国男友陆易斯已共同生活了 12 年，最近才终于决定

要携手步上红地毯。面对这类情况，家庭用具肯定不缺，真不晓得送他们什么礼物才好，无奈只得打电话向莫娜的姐姐蕾莎讨教，蕾莎说他俩需要的东西早已开好清单，你们去梅西百货商场的电脑上一查就知道了。

我们到梅西百货商场那天，碰上不少人也是去查电脑对号送礼的。这个办法还真方便，礼品价钱从几元到上千元高低不等，宾客各自量力而为。每买下一样，电脑上就抹掉一样。有些新婚夫妇大约很年轻，否则开出的清单，怎么会要求亲友选购电子游戏机和遥控小跑车呢？！

我认为这种有的放矢的送礼办法相当实惠，不像我在国内结婚那时，大家都送我茶具和暖壶，当时一下子收到了7套茶具16只暖壶，新房变得活像卖茶具的小店铺，喜庆过后我就留心亲朋好友谁家有短缺暖壶者，便主动馈赠于他们分享之。

美国人不仅送贺卡送礼物有不少讲究，连送花也不可心血来潮拿起就送。本人就曾有过一次令人尴尬的经历：那是三年前的秋天，我受公司之托，陪一个商务考察团访问华盛顿和费城。在费城的独立广场上正遇上救世军送爱心给黎民百姓。赞助这次活动的是一个玫瑰园的老板，十几位妙龄少女怀抱着一束束含苞待放的红玫瑰，每支都套着透明的塑料保鲜管，这种花在市场上每支少说也要3~5美元。我们代表团一共得到八支。男士们把花都转到我手里保存。当晚我们歇息在华盛顿假日旅馆，恰巧一楼酒吧有舞会，大伙都想去见识见识。我有点疲倦不想跳舞，就坐在大厅一角喝饮料，邻桌有位白人男子把椅子拉过来同我聊天，他得知我是中国人就显得异常高兴，他说曾到过中国并非常喜欢中国，还兴致勃勃地同我大谈特谈中国的美食。此君个头不算高，模样有点像中国足球队聘请的那位德国教头——球迷们时常提到的“施大爷”，不过年纪比施教头要大。他自我介绍说名叫约翰·海那克，在假日旅馆西餐厅工作，专长是做法国大菜。他问我是否喜欢吃法国菜，其实我根本闹不清正宗法国菜啥味儿，出于礼节我说很喜欢，他说他也非常喜欢中国菜……他问我：“家在美国吗？”我说：“只是我自己在这里。”当时我想没必要向陌生人多谈家庭所以才一切从简回答。他说：“Metoo（我也是）。”后来记不清天南海北聊了些什么无关紧要的内容，只记得他说最近想退休搬到加州去。他问我们公司的联络地址，我留下一张名片。我因次日清晨6点就要赶路，所以起身告辞，这时我突然想起房间桌上扔着的玫瑰花，枯萎掉怪可惜的，不如做个人情让约翰拿回去插花瓶多养些日子。于是我对约翰说请等一下，我有花要送你……约翰接过花，红着脸说了不少感谢话。我就这样和他匆匆道别。

谁曾料想两个星期后我收到一封信，那是约翰寄来的，信上写着这样的内容：“蜜糖：我打算在下星期去加州看你，在我得到玫瑰花的时候，我就懂得幸运之神正在向我召唤。如果我们能生活在一起必定是很快活的，你说过爱吃法国菜，你不可预料我的厨艺有多么精湛！你若乐意展示你的中国烹调，我也同样是乐意享受的……”

我一向被友人称之为勇敢泼辣，但面对这阴差阳错，表错情会错意的困扰，我还真没勇气去回复和道破，原先我根本不知道许多人是借玫瑰花来表达爱情的。

收到信后足有好一阵子，我连接电话都要先听清留言是谁打的，才敢拿起话筒回答。

监护人的苦与乐

美国法律条文规定，凡将 12 岁以下的儿童单独留在家中，就犯下遗弃儿童罪，所以大人上班或旅游都要请 babysitter 照看孩子。babysitter 还不单纯像在国内人们概念里那种看家做饭喂牛奶抱婴儿的保姆，因为 babysitter 最首要的职责是暂时代家长监护孩子，保证他们的安全。在这期间没有什么家务一定要你做。如果留下的是十来岁的大孩子，所需要的只不过是陪他们看电视、做功课、溜狗喂猫之类的。

12 岁以下孩子要有人监护，但只要年满 16 岁以上，就有资格监护旁人家 12 岁以下的孩子。正因为如此，许多学生课余或假期去当 babysitter，挣自己的零花钱，家长也不会去阻挠孩子逐渐培养自食其力的好习惯。

我从中国来，在国内见到许多双职工的孩子，都在脖子上挂串门钥匙上下学，生活能自理的不计其数，所以开始听说这法律条文，认为不过是起警告和阻吓作用的。有一回在电视新闻上看到：芝加哥有一对夫妇外出度假，估计是想节省点请 babysitter 的费用，于是购足食品后，便将他们 9 岁的女孩及 5 岁的男孩留置家中。为怕外人发现，临别嘱咐他们不要接电话。不料在他们离开后有一天，孩子不慎触响了警铃，警察赶来，真相披露，立即把孩子带走交给防止虐待儿童协会监护。等那对夫妇兴致勃勃度假归来，刚下飞机，就遭逮捕。这我才相信绳之以法一说，并非戏言。

不仅美国，英国也有类似的报道：女演员亚斯米·吉布森因将 11 岁的女儿杰玛留在家中两周，自己去西班牙度假，回来后，同样遭到警方逮捕。她在警车上痛哭流涕申辩道：“我没做错什么呀，我曾邀她同我一道去旅游！”尽管如此，按英国法律规定，单独将幼童留在家中，最高可判 10 年徒刑。

大部分美国人工作都很尽心卖力，干完一段后就要调整休假。还有些结婚多年的夫妻，平日精心照看孩子，周末外出应酬或想过两人世界时，也不带孩子。正因为如此，babySitter 这行往往还有点供不应求，一般付给临时监护人的报酬是按时算薪，大约在 3~6 美元左右。

我第一次当监护人，是去一位电脑工程师家里，住宅离我们学校大约 5 分钟车程。他与妻子要去墨西哥做 4 天商务考察，家里留下 5 岁和 6 岁的两个男孩子需要有人照看。朋友知道我在国内就喜欢逗孩子们玩，就建议我不妨去试试看。我想反正只身在外，假日也闲得烦闷，和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在一起无拘无束地打发时间也不错，于是便痛快答应，并请同学陪我约时间面谈。

面谈那天恰好是个礼拜日，这一家人刚参加完教友团聚会回来。女主人玛格瑞娜热情地接待我们并介绍孩子同我相识。两个孩子西服革履，文质彬彬，一派绅士风度。他俩自我介绍，棕色头发的是哥哥，叫鲍勃，今年 6 岁，金黄头发的是弟弟叫汤尼，今年 5 岁。玛格瑞娜对他俩说：“妈妈跟爸爸一起要去墨西哥，请这位歌唱家女士来陪伴你们好吗？”两个孩子几乎同时回答：“妈妈，很高兴她能够来。”然后就不声不响地坐下看电视。汤尼挨着我坐，这时他突然打了一个喷嚏，立即扭头来对我说了一句：“Excuse me（请原谅）！”小哥哥鲍勃还立即补上一句：“上帝保佑你！”当时我心想陪这样懂事的孩子还有什么可操心的？“行啦，来吧。”玛格瑞娜也对我十分中意，于是说定星期三早上来接她的班。

回学校的路上，我和同学探讨着中西不同的教育方法。美国孩子从小就

培养独立的精神，两三岁孩子的自我感觉就已经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我不只一次听到那些两岁左右的孩子向妈妈提出异议：“妈妈，以后再不要叫我 baby（宝贝）了，我已经是个大孩子了！”看见他们天真严肃的样子实在可爱。在中国，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多半是手把手地倾囊相授，而且能多领一步是一步，二三十岁的年青人被父母仍称之为“乖乖”、“宝贝”的也大有人在，孩子的自我感觉当然和美国孩子不相同。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国内的邻居，全国次重量级举重冠军的儿子——小义，他小小年纪就长得虎背熊腰力大过人，经常在校因与同学角力而惹祸，搞得他父母亲苦不堪言，问小家伙何以如此？他说：“浑身有劲没处使。”有一天下学，他因用弹弓把公共汽车上的玻璃打碎，被带去汽车总站问话。等把他接回来之后，我听见他外婆苦口婆心在开导他：“小义呀，你明年就满八岁啦，按说该让大人省点心啦……”只听小义结结巴巴地回答：“姥姥，您您……您别着急呀，不是好好些人说七……七岁八……岁讨人嫌，九岁十岁还得饶……饶……饶两年嘛！”这俏皮的答案令我久久难忘。若拿小义来和刚见过两个孩子比较，想必带鲍勃和汤尼会容易多了。

星期二下午，玛格瑞娜打电话来说，想把一些要求提前告诉我。我应约前往。玛格瑞娜面交给我一厚叠打好的电脑纸，我接过来打开一看，足有 5 尺长，每篇几乎都打满了，着实让我吃惊，心想他们不是说只出去四天吗？怎么会有那么多事？玛格瑞娜请我在客厅坐下后，对我说：“我刚给你打好一份孩子四天的活动日程和一些需要注意的事，内容你回去再慢慢看吧。但有几组电话号码我来解释一下，在美国，家里万一发生杀人、抢劫、火灾或是有急病中毒之类的事，都可向 911 求救。你知道吧？”我点点头。她接着说：“汤尼这孩子有哮喘病，如果发病时不很严重，你替他喷一下配好的药。如果嘴唇发紫严重缺氧，你要赶快打电话给他的保健医生。如果孩子们受了外伤，需要缝合，就通知某某医生，他是我们的朋友。但如果伤势很重，那还是应该先打电话给 911……如果孩子不肯执行日程，就打电话请他们的祖母过来协助你……”她假设的一些意外，我听了就觉得刺耳，回去告诉了室友，但据他们说：“老美都习惯把丑话说在前头，万一出现差错可立即分清法律责任，免得没完没了扯皮。”室友劝我不必过于紧张。我把那叠纸拿出来让大伙帮我翻译，内容真多真详细也真啰嗦。除一般作息时刻表外，还有每小时活动的规定，甚至连每天下午球队练习穿什么颜色的上衣、短裤、球鞋、球袜，家中一猫一狗几点钟进食喂水，孩子骑自行车的活动范围……等，都一一加以说明。

星期一早，送走了玛格瑞娜夫妇后，我便捏着一叠日程表，寸步不离地紧盯着两个孩子，要求他们一丝不苟地执行日程。上午过去，虽说他们并不乐意受到过多的束缚，但也还能勉强配合。下午送他们参加体育锻炼，我先回宿舍放松了两小时后才去把他们接了回来。回家刚换好衣服，他们要求出去骑自行车，我一看日程上面有骑自行车一栏，但还差一小时，为不扫他俩的兴，我临时将画画和阅读的时间推后一小时。他俩同我讲好就在住宅周围转，不走远，半小时后回来。我顺手把屋里整理了一下，就坐下写了一封家信。半小时过去不见人影，我想孩子贪玩，不足为怪，又过了一刻钟他俩还没回来，我在附近绕了好几趟，又向邻居打听，都说没瞧见过汤尼和鲍勃。我有点慌神，赶紧开车走街串巷去找。开过了大约有十几个路口，突然见到马路边有一大群孩子围着，圈外横七竖八地摆着许多小自行车。我一眼认出

汤尼和鲍勃的小蓝车和小粉车也躺在地上，当时就像头上挨了一棒，脑子里轰的一下：眼前这一切还有什么好说？！无疑是凶多吉少，不是汽车撞人逃离了现场，就是骑自行车摔伤了。我的心跳加剧得好像立即要从嘴里蹦出来，只觉得浑身瘫软四肢无力。看来这牢狱之灾已无法幸免，准是被玛格瑞娜的那番无端的假设咒出祸水来啦。想到远隔重洋翘首盼儿归国的老娘亲……如今只因我一时不慎将使全家为我饱受连累和屈辱，叫我于心何忍？！……我顾不上再多想，强忍夺眶欲滴的泪水，不顾一切地狂奔过去，冲进人群查看究竟……却万未料到见着的是一群孩子正在聚精会神地玩弄一条二尺来长的粉红色带花纹的蛇！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连遭惊吓，对眼前这突发的情况，头脑发木一片空白，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小学课本上就学过的有关蛇的那一节，到底蛇头是三角形的有毒？还是椭圆形的有毒呢？两个孩子玩兴正浓，根本不同我打招呼。我当时那点英文程度要和他们讲道理沟通也困难，只得简而又简地挤出了几个单词对他们大喊：“小心、危险、会死！”几个孩子同时抬起头一脸狐疑地问我：“会死？怎么可能？！谁会死？你说蛇还是我们？”有个年岁稍大一点的孩子干脆提起那条蛇一甩一甩地朝我走来。面对险情，在这群半大小子面前，我既不能迟疑又不能显得惊慌失措，当时最要紧的是赶快把自己管辖的两个孩子撤出危险区，至于别家的孩子，我也是出于无奈，只能用“生死有命”这句老话来宽慰自己了。

管美国孩子，打不得骂不得气不得恼不得，在兴头上要把他们拉走真不容易，最后我只好对汤尼和鲍勃说有个大礼物要送他们，叫他俩快跟我回学校宿舍去拿。这样他们才恋恋不舍地随我走。我把两辆小自行车放进后车厢，把两个孩子塞进车里，逃命似的驶离现场。到了学校，惊魂未定，先把室友“赖皮”刚从台湾带回来送我的那只价值 60 美元的玩具大狗熊转送给他俩，我虽有点舍不得，想想眼下是“破财消灾”保个太平，也只能割爱了。

一天下来，辛苦异常。次日清晨我又披挂上阵。他俩头天和我有点陌生，对父母的要求基本上还能够完成。等到了这第二天，他们除了喂狗喂猫还算“兢兢业业”之外，其它项目能拖就拖能赖就赖，光想看卡通片不肯写作业，不肯洗澡。不仅如此，还在后院和了一大滩稀泥扔着玩，邻居的墙壁也被污染，晚上又拖到快 12 点才入睡。我自认为颇有失职之嫌，想起北京那句“没有金钢钻别揽瓷器活儿”的训诫，心中有点懊悔实在不该应下了这趟差。本想打个电话给孩子的祖母求援，又怕人家觉得咱没能力。半夜里越想越睡不着，干脆拨了一通电话给我的医生朋友孟兰。孟大夫比我早到这里三年，在国内是某医院的主治医生，刚来那几年她也是只身闯荡，干过各种工，吃过不少苦。孟大夫年幼时曾随父母侨居国外，但因回国内读书较早，所以能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她中西医技术都不错，加上为人热心豪爽，平日空闲我们也常以电话联络，我最佩服她的一点是有问必答，妙语连珠。

她听完我的诉说，长叹了一口气，叫了我一声名字就不紧不慢地开侃，她说：“我说小筱啊，像你那么当 babysitter 还不得把人累死？美国人用电脑打字多普及呀，心里想到哪里打到哪里，就跟聊大天一样。你别总拿着那叠纸当中央文件，孩子是‘活物’，尤其美国孩子主意可多呢，他们哪能全听你摆布呀？他们做作业是学校老师的事，不肯洗脸洗澡你也别着急，反正在他们爹妈回来前让他们洗得白白净净，到时候完完整整地交给他们的父母，这就是你的伟大胜利。要是你整天瞎忙乎，功课倒是完成了，澡也洗啦，屋子收拾得干净利落，可孩子磕着碰着伤着啦，家长回来不但不领情还要你

负法律责任。你说咱们出门在外值得吗？我跟你说的这些全是自己的经验。我说小姐耶，你可别再那么绞脑汁儿犯傻啦。”经孟大夫一番启发，我好歹把4天混了下来。虽说才4天，就像度过了40天，从经济效益上来讲，挣的一点钱也已大部分花在孩子身上了。

初次应征，元气大伤。再次接触孩子已经是半年以后的事了。起因是学校有个教授学者妇女俱乐部，每星期六上午有一项活动要上课，但他们大多数人都带孩子去。孩子们的年龄跨度较大，大的11岁，小的刚出世不久。俱乐部因人手不够，需要义工，找我帮忙。我考虑这回是和大家一起管，压力没那大，再说去瞧瞧人家怎么带孩子也行，于是就应承下来。

在妇女俱乐部我不仅接触了不少孩子，还因此和他们的父母成了朋友，这也给我提供了进一步了解美国家庭和孩子的机会。

美国是个离婚率很高的国家，使我折服的是他们之中的绝大部分家庭，能够面对现实，正确处理和前夫前妻所生孩子的关系，而不会以个人的恩怨迁怒无辜的孩子。继父继母一词对美国孩子来说，没有禁忌当面称呼的约束。令我感触最深的一点是他们对领养的爱，甚至胜过骨肉之亲，他们不仅不对孩子隐瞒领养的真相，等孩子懂事后还带他（她）们去看当年是从哪家医院抱回来的。这些孩子绝大多数也深爱他们的养父母。我曾走访过这样的家庭和孩子，他们的回答是：父母在一起寻欢作乐而怀了孩子，从主观上讲有的想生孩子，而有的根本没想要孩子，但孩子却降生了。但对养父母李说就不同，他们是一心一意需要我，才把我抱回家，他们给了我新生，我当然感激他们永远要爱他们。这一方面和我国的民俗相距甚远。中国有些家庭领养了孩子，整天提心吊胆，为防将来孩子万一知道身世会弃他们而去，恨不得从此能脱离社会而隐居。事实上在文化大革命中也的确有些心术不正的人，将道破领养的家庭关系当作致人于死地的杀手锏。

美国孩子思想上很独立，见多识广，成熟也早，但有些生活方面的能力却很差，这当然和他们接受的教育方法有直接关系。例如：十来岁的孩子还不会过马路。美国在学校附近的马路，不仅上下学时间对车速有严格的限制，而且路口还站有些退休老警察或社会义工举着STOP（停止）的牌子，领着学生过马路。

还有个令人费解的现象，有些二三岁的孩子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从小就不穿开裆裤，但西装裤里却仍然裹着纸尿片。过去见孩子们裹尿片，但并未在意过将裹到何时？后来我是去陪苏菲亚的孩子克莱顿时才发现的。记得我的孩子才出生一个月，母亲就开始嘴里发出“唏唏”的声音逗他尿尿，孩子刚会站立又训练他懂得坐小便盆，还嬉称是“肥料公司开工了”。

我很疼爱两岁多的克莱顿，他也非常喜欢我，有时他会突然跑过来搂着我亲我，还说很喜欢我的头发。午睡时如果苏菲亚正好回来，他也仍然坚持一定要我陪他。但有两次他独自站在书房角落满脸通红，眼中含泪，当我要接近他时，他竟然大吼：“别打搅我！离我远点！”后来我才发现他的隐私，就对他讲这件事每个人都要做，你不用害羞，下次你如果在拉屎就对我说“业务活动”，不要大吼大叫显得没有礼貌。我是逗他玩这么顺口一说，哪料到从此他不仅真的称拉屎为“业务活动”，还挺好奇地问我：“Shiao—Shiao，When you do your business（小筱，你什么时间业务活动）？”我也只好一本正经地说：“有时早上有时晚上。”

他应了一声“哦”，点点头才慢慢走开。

以前我也不明白美国孩子长期裹着尿布不透气，皮肤怎么不过敏？后来才知道原来为防尿碱伤害，所以事先在孩子臀部涂有白色的酸性药膏起到中和作用。

在美国几年，我交下了许多孩子朋友，享受着他们最纯真的友爱。一开始有些孩子像难以羁绊的小烈马，后来一个个都成了我的朋友。他们在学校受奖要告诉我，转到好学校会通知我，连有了什么新宠物也会打电话给我。有些大孩子至今一直还与我保持着通信联络，前几天我还接到一位叫高夫的大男孩子的信，他告诉我最近考取了飞行员执照。同学们很奇怪，问我用什么招数拴住了孩子们的心？

仔细回想，陪美国孩子说难也不难，首先你要了解和掌握他们的特性，才能取信于他们。例如有个叫麦修的 5 岁小男孩，因为是个遗腹子，母亲对他过于宠惯，所以 babysister 很难带好他。有一次他母亲请我帮忙，我去时他正在大哭大叫，不许他妈妈出门。我进门后装作没看见他，也不过去劝慰他，径直走进书房看电视。平时我观察到孩子最希望受人器重，美国孩子有更强的自尊心和表现欲。过了一会儿我就喊：“麦修先生，请过来帮我调一下电视，我听说今晚有棒球赛，但没有找到。”他一听我求教，果然跑过来帮忙，调了半天也没找到（其实根本就没有球赛）。我说：“你刚才在做什么呀？”他说：“嗯……我正在哭。”我说：“哦，真对不起，打搅你啦。”他不好意思地笑啦。

和孩子们培养感情的另一个诀窍，是和他们一起玩宠物，要让他们相信你和他们有同样的爱好，他们就更加乐意接近你。孩子们的宠物五花八门，除常见的猫狗小鸟小猪外也有养鸡养鸭养四脚蛇的。汤姆医生家的几个孩子养了一只小鸭子，取名黛西，每回去他家，孩子们都要邀我同去小河边放鸭子。黛西长大了开始下蛋，美国人不吃鸭蛋，孩子们就把鸭蛋摔着玩。我看了挺心疼，就告诉他们鸭蛋用盐水腌了很好吃。孩子们一听就再不乱甩鸭蛋了。他们每次攒够了 5 个鸭蛋就打电话要我去拿，前后送给我足有 40 多个鸭蛋，连室友们也跟着沾上了光。有一天孩子们哭着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一个噩耗，说黛西被大狗咬死了，他们正在给鸭子准备葬礼，问我要不要去参加。我首先向他们表示同情说我也很难过，然后答应有机会一定帮他们再买回一对鸭子，其实我也真的有点喜欢那只黛西。但对另一家孩子诺玛的宠物——变色龙，我就有点害怕。每次去她家前，她会打电话要我穿颜色好看的衣服，一到她家她就立即从笼子里抓出变色龙放在我身上，让我看它变颜色，虽然我紧张得脸也跟着变颜色，但为了哄孩子我还要装得兴趣十足。为此，每当周末只要听说是诺玛家要我去，我是能推则推能躲就躲，因为我从小最怕的就是爬虫类。

其他还有些取悦孩子的办法，如花点钱在外面租些新卡通片给他们看，参加他们的庆生会送礼物给他们，家长规定他们晚上 8 点睡觉，如果他们提出异议，你可以答应他们稍稍延后十分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执行家长的要求，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工作完成得不好，下次就不能来了。有些孩子很懂事，和我相处得也非常开心，听我这样一说他们就不会再来为难我了。

美国人的个性与习惯

几次回国，都碰上有人希望我能扼要地介绍我所了解的有关美国人的个性与习惯，与中国人有什么不同之处？以便他们来美时作一借鉴。为此我陆续讲过几次，一般都先从鸡毛蒜皮的小事开始讲，例如：美国人习惯于早睡早起，清晨洗头洗澡。有孩子的家庭，女主人会为孩子准备好丰富的早餐，如果孩子是学龄儿童，父母还会为他们配好简便但营养丰富的三明治、土豆片和甜点果汁随身带走。

多数美国人的脸上总挂着微笑，随便同陌生人打招呼。最初在学校，人家对我笑脸相迎打招呼，我误以为对方认错人啦，等我明白这是一种友好的表示，就在琢磨我们中国人若能一改平时那种严肃木讷的表情无疑也会变得相当可爱。美国人很喜欢赞美别人同时也非常喜欢接受对方的赞美，他们听到赞美先说声“谢谢”，然后就洗耳恭听，听到合意之处还会来几句补充。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一段小插曲，去年冬天我和朋友艾咪开车去内华达州，半路到一处加油站加油。美国各加油站规矩不尽相同，有些区别仅在于先付款还是后付款，有些则在油表旁安装些按钮，内容包括你打算加满还是只加几块？付现金还是用信用卡？你使用何种信用卡？那天天气很冷，又是半夜三更，我哪想到加油还那么麻烦，胡乱按了几下按钮，但却不下油，这时只听见扩音器里一个女人粗声粗气在嚷，我问艾咪怎么回事？她说：“人家责怪你瞎按，问你到底加不加满？”我心想加油付钱就得了，管那么多干什么？！交钱的时候我看见一位膀大腰圆的白人女子凶巴巴地坐在收款台后面，看样子足有三四百磅。这时顽皮的艾咪突然对那女人说：“刚才在扩音器里听你的声音好优美喔！”那女士一听顿时眉开眼笑乐不可支地说：“是吗？我还从来不得自己的声音原来非常优美呢！谢谢你告诉我这个好消息。”艾咪回头一笑对我说：“这下糟啦，以后嚷得更来劲了。”

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会遇上这样的情况：朋友或同学约你说要不要一起出去吃个饭？你可别误解成平白无故要请你吃饭，这只不过是约你作个伴，边吃边聊聊天而已，吃完各付各的账。所以你不必紧张，更不用勉强自己，想去就去，不想去就说另有安排，这不算失礼。有时对方若说明要请你，那就是他已事先申明这趟由他来付账，下回你再付就行啦。

我曾多次与各阶层的美国朋友进餐，他们吃完饭后剔牙的时候一定会一手遮住嘴用另一只手操作，造型如同以前中国京戏中的饮汤，这既可防止牙垢祸及邻座，又可将呲牙咧嘴的表情遮掩之，实在是优雅得体。

但他们的一些习惯却实在有点令人不解也无法苟同。洋人进餐既用刀叉，但吃烧烤之类也常用手加以辅助，一旦指头沾上调料，他们就会将手指又舔又吸的全数过上一遍。初见此状，我误以为仅仅是某个人保留了童年的恋结，便立即将视线别移，以免难堪。然而，有一次我和石油巨头及前总统秘书一起用餐，席间见他们边聊天边吸手指，不时还伴有吱吱的声响，这才惊觉到这吸手指的动作如同剔牙一样，在大雅之堂是同样和被普及认可的。

美国是个用电话最方便的国家。从一份家庭问卷表上得知，93%的美国家庭都装有电话，按键式的电话查询资料，银行转账，足不出户就可办好事。正因为电话如此普及，所以办事也都有预约的习惯，也便于时间能有个统一调度，包括吃饭会客均不例外，这和中国民情大不相同。尤其探亲访友一事，和朋友谈起，几乎家家都有些苦衷。某些人剃头挑子一头热，不择时

日突然来访，他们才不在乎你正做什么？或准备做什么？一坐下就侃上几小时，主人既然不愿给人留下不仁不义的口风，就得搜肠刮肚地找话题敷衍，无端端地任大好光阴流逝。美国人就很直率，绝无类似困扰。按他们的逻辑是一切以我为中心，过了晚上 10 点打电话就已失礼，未约造访不仅不会令他们开心，甚至有可能被拒之门外。

美国人的住房和办公室地点都有一定的距离，一般在半小时至一小时的车程。

美国是个先享乐后付款的社会，65%的成年人每人至少有一张信用卡，还有的人同时有好几张。他们用抵押贷款的方式买房子。美国人房屋的搬迁率相当高，很多人买房子时，都是打算自己住 5~7 年，作为他们申请贷款和家庭经济预算的依据，因为 5~7 年之间他们可能换了工作，也可能家中添人进口，需要换大房子，或因离婚而家庭解体；还有人因退休卖掉房子搬到有管理员的公寓，可以不必凡事需要自己动手，或到阳光地带去安度晚年。

美国人不在家中放值钱的东西，他们到银行租赁保险箱寄存贵重物品，急用时才取，用完仍送回保险箱。一般买房时就买下房屋保险，万一遇上天灾人祸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赔偿。

和美国人打交道还有几点需要提醒的：一、切莫随便问年龄。其实按说也没必要非把人家的生辰八字追问得一清二楚。二、别去随便问薪水。三、切忌信口打听人家的婚姻。这些都是失礼的。不过直呼名字，哪怕是孙子直呼爷爷的名字，在美国不但不觉失礼，反而会让人感到亲切。

有人说美国人穿着很随便，不像欧洲人那么讲究，其实这概念并不完全准确。例如有两次我邀美国同学和他的父亲去领事馆参加国庆招待会，他事先几次打电话问我穿普通西装还是要穿礼服？许多公司上班有专门设计订做的制服，在律师楼和银行上班的老板和职员们则天天都是西装毕挺，而且每日均需要换，若两日相同，就容易被人误会是个夜晚没有回家更衣的人。

若说美国人穿着不讲究，那一般是指下班以后逛商场或周末度假，大多数人都穿宽松的休闲服，但若去教会活动或参加各种晚会，大人孩子们都穿得非常正式和光鲜夺目。

总之，该穿该脱？穿什么才好？不同情况都有不同的选择标准。比如美国有些提倡回归大自然的裸泳场，那就是个该脱而不该穿的地方了，若想加入回归大自然的行列去脱一脱游一游，门票还相当贵呢！

美国人做事计划性很强，无论家庭开支还是时间安排都有周密的计划，凡属计划内的，他们都会乐于接受的。一般说来美国人的个性都比较急，这从他们争分夺秒的开车风格上我也有体会。前年冬天我刚从达拉斯搬来旧金山，在一个有五个交叉口的路口上，对不同的交通灯我一时没反应过来，正在判断信号，仅这瞬间的迟疑，紧跟在后的一辆车就烦躁地按喇叭催我。这也许是他觉得我有点木讷，也可能是看我车后的牌子是外州来的而欺生。我心想瞧我来治你吧，就故作焦急状，打开紧急灯，表示车临时有故障，干脆熄火停在路口不开了。这下子他也没辙了，只好先倒车然后小心翼翼地绕过去，等他开走了我才重新发动车。

美国人对心理有准备的排队实在耐心得叫人叹服，例如周末去餐馆吃饭，等上一两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既不夹塞儿也无怨言。特别是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回忆：达拉斯是个夏天热得吓人的城市，但四年前的冬天气温骤然下降到了零下 20 度，室外滴水成冰，许多房子连水管都被冻裂了。

圣诞节前汤姆医生夫妇及孩子们几次打电话来，执意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家庭大团聚，还说会给我一个惊喜。我觉得盛情难却，心想深入体验一下美国家庭大团聚的气氛也不错。圣诞夜下午4点我准时赶往集合地点——一个商业中心的广场上，好家伙！只见人山人海，圈套圈排着长长的队伍，好不容易挤进圈里一瞧，见汤姆医生一家比我到得还早。汤姆和前妻生的4个金发男孩子、妻子凯西和前夫生的两个孩子及汤姆和凯西生的一儿一女全到齐啦，最小的女儿娜蒂两岁，最大的男孩子高夫18岁。他们平日和我相处极好，见我也去，同声欢呼，使我深受感动，就这样我和他们一起在露天排着队。一小时过去也没见怎么挪窝，我心想这是项啥活动呀？！但因记得他们曾说要给我一个惊喜，所以不便启齿，只有静观事态发展。又等了一个多小时，这期间几个金发的大男孩子轮换跑出去买回些食品和饮料让大家充饥，有汉堡包、土豆片、三明治、可乐、蛋糕，我和孩子们一样领取了三次食品。那日我事先不知有室外活动，为保持形象轻巧，所以衣着单薄，冻得我不仅发抖还直流清鼻涕，为怕被人看见，我一直不断用餐巾纸擦。

3个半小时过去，这项令人惊喜的活动才见分晓，远远听到凯西兴奋地在喊：“汤姆，轮到我們啦，我们有11个人，一辆车坐不下要租两辆。”啊，原来在等马车！孩子大人一个个兴高采烈地登上了披着节日盛装的马车，坐定之后我问高夫我们要去哪里？高夫碧眼生辉含笑对我说：“可精彩呢！我们将要在这海兰住宅区兜一圈，去观赏各家门口的圣诞树和灯饰。”

听着马蹄在路上奔驰的得得声，刹那间勾起我不少回忆和联想……张家口军垦农场、河南五七干校、延庆县上山下乡，坐在马车上的滋味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但还没等我想得更加深入，思维即被迎面马车上乘客那“圣诞快乐！”的祝福声所打断，接着孩子们一个个地催我：“你也喊呀！你也喊呀！”我只好也跟着大叫大吼：“圣诞快乐！”赶车的老汉介绍说：今年他们出动了6辆马车，结果还是因游客多车辆少，供不应求，所以要等很久才能乘上。我们一共兜了20分钟，车票、小费加食品花了足有200美元，才结束了这轰轰烈烈的节日团聚活动。分别时大家说了许多彼此祝福来年大吉大利的好话，尽管那一带几乎是我每天上下班必经之路，我也仍再三道谢汤姆一家对我盛情相邀，使我在异国他乡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节日。

回到宿舍我赶紧喝上一大碗姜汤驱赶风寒。

美国人的优缺点是非常明显的，我反感他们那种一切以我为中心的自私，但尊重他们在工作上一丝不苟、讲求品质的高尚职业道德。我不喜欢他们见利忘义的实用哲学，但又欣赏他们不记前仇的潇洒个性。

不过真正使我受到震撼的是美国人处变不惊的坚强。记得在波斯湾战争开始时，有位妻子送新婚的丈夫去参战，不久就传来丈夫遇难的噩耗，这名年轻漂亮的白人女子热泪盈眶地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说：“有战争就有伤亡，对方有牺牲，我们当然也不可避免，对我来说等待已结束了，就该开始明天新的生活。”当时我甚至有点怀疑她是否太年轻，夫妻感情不够深。另一起悲惨的事件似乎更能说明美国人这一性格：那还是大约10年前的事，有一个幼小的男孩在跟母亲逛街时被人诱拐，他的头颅后来在迈阿密附近被发现。面对这致命的打击，孩子的父母没有一蹶不振，而是化悲愤为力量，以自己的孩子的名字成立了“亚当·瓦夫基金会”（Adamwalshfoundation），用同情大众的捐款，组织了一个专门搜寻失踪儿童的服务团体，竭尽全力去保护别人的孩子。亚当·瓦夫的父亲约翰·瓦夫，就是每星期“美国最大通缉犯”

(AmericaMostWanted) 这个电视节目的主持人。通过电视把罪犯们的罪行和特征呈现在荧屏上，发动大众提供罪犯的线索，根据这些线索，警方侦破抓获了 100 多个通缉犯。约翰·瓦夫忍受着心灵的巨大伤痛，对社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最近加州又发生一起类似案件震惊了全美：一名前科累累的罪犯李查·戴维斯，此人从 19 岁（1973 年）起，便身触法网，尔后又六度犯罪在狱中过了 15 年，1985 年又因绑架、抢劫和重伤罪被判 16 年徒刑，坐了 8 年牢，今年 6 月刚获保释，10 月 1 日窜到加州北部小镇佩塔路玛，公然持刀登堂入室，绑架劫走 12 岁女孩子波莱·克拉斯。女孩子失踪后，当地居民出于邻里之情，立即组成救援机构并成立了“波莱·克拉斯基金会”，两个多月来，有 5000 多人出任义工，每天 24 小时值班，他们满怀悲戚，全心投入，共向全国各地发出了 8000 万封信函和海报，尽一切努力要缉拿真凶，救回波莱。

现在凶犯虽已落网，波莱却已身遭毒手，魂断荒郊，眼泪、鲜花和烛光都已无法挽回一个人的生命。在佩塔路玛，在加州，乃至全美各地，都有不少人为波莱不幸的遭遇深表同情和叹惜，同时因本案的发生而对美国当前的司法措施提出质疑和强烈的不满。

为了纪念和哀悼波莱，“波莱·克拉斯基金会”决定将现有的捐助和今后的所得全部作为寻找其他失踪儿童的基金，防止将来再发生类似克拉斯的悲剧。通过这次规模空前的救援行动，写下了美国民众同心协力，反暴除害，保护儿童，无私奉献的一首赞歌。

